

原件短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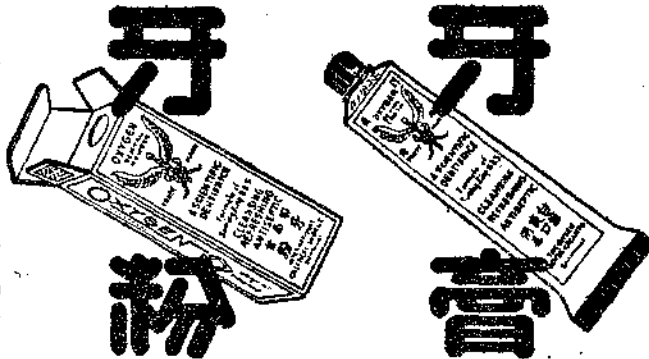
O X Y G E N

DENTAL CREAM ★ DENTAL POWDER

固齒靈

一何保持着領袖地位 一九四六年偉大買獻

本品入口越擦越多



別牌品質越擦越少

粉

膏

一抵普通牙膏四管應用 一比普通牙膏四盒大效
 多泡·齒白·口爽·消毒 比象不

西風社書籍一覽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 電話三九五七八

幼童教養法

沈陳式譯述
黃嘉音編校
定價六千元

特許全譯本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再版 · 九千元

科學小品

星空巡禮

戴文賽著
定價四千元

翻譯論集

執筆者為嚴幾道魯迅
林語堂胡適曾孟樸等
黃嘉德編

三版 · 六千元

名人名傳

羅斯福傳

盧特威著
黃嘉歷譯
初版 · 五千元

漢英對照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著
毛如升譯
再版 · 二千元

有不為齋

古文小品

陶淵明等著
林語堂譯
三版 · 三千元

歐美印象

林語堂
老舍等著
初版 · 五千五百元

西風漫畫集

如此人生

再版 · 一千五百元

修養名著

幸福的人生

費南魯著
顧啓源譯
初版 · 五千元

西風信箱集

失樂園

黃嘉音主答
初版 · 六千元

紀念徵文集

創痕

初版 · 五千五百元

生活修養文集

人生之路

再版 · 三千五百元

社會暴露文集

大腿戲

初版 · 六千元

徵文集

空遊

定價 · 六千元

社會暴露文集

創子手

初版 · 六千元

△渝版廉價書

天才夢 一千五百元
光明之路 二千元
我愛講的故事 二千元

西風合訂本

- 第一集（第一期至第六期）
 - 第二集（第七期至第十二期）
 - 第三集（第十三期至十八期）
 - 第五集（第廿五期至第三十期）
 - 第六集（第卅一期至第卅六期）
 - 第八集（第四十三期至第四十八期）
 - 第九集（第四十九期至第五十四期）
- 每冊定價 · 二萬元
- ### 西風副刊合訂本
- 第一集（第一期至第十二期）
 - 第二集（第十三期至廿四期）
- 每冊定價 · 二萬元

黃嘉音主編

每册二千五百元

訂閱預付二元

西風社總經售

上海膠州路
社址
電話
一八六號
三九五七八

第一本新型的綜合月刊

三十三年六月四日號·第二十二期要目

兩大長篇自傳

我的抗戰

生活……馮玉祥

這是馮先生繼「我的生活」以後所寫的自傳，描寫抗戰期間的形態形式，由蘆溝橋砲火和他指揮京滬抗日戰爭開始，寫到獨山失守，黃山會議和勝利結束為止，洋洋灑灑不下數十萬言。

天涯……海戈

海戈先生是戰前論語和宇宙風的作家，這是他最近所寫的自傳，本期所載的「林語堂一家」，「借林語堂遊蘇州」，和「論語八仙」三段，內容文壇逸事極多。

印度的太陽(中篇小說)

王君華

價(散文)

陳輝模

美國工業高效率在那裏?(美國觀感) 林彬度

出國記(英國通訊)

程 軼

新聞記者在美國(美國通訊)

駱 白

蘭州的「高等竊犯案」(蘭州通訊)

曹 子

濟長之行(東北通訊)

天 牧

邊區公醫四年記(貴州劍河通訊)

陳象滋

報導文明進展

闡述世局演變

★ ★ ★

助你頭腦清醒

使你開明進步

總管理處：重慶·分支行：全國各重要都市

聚興誠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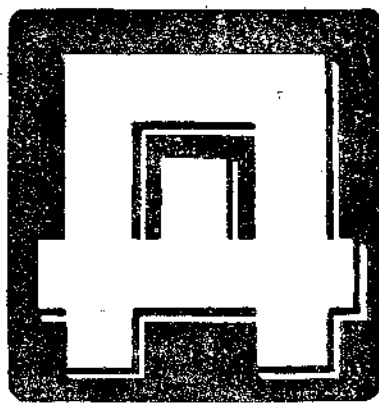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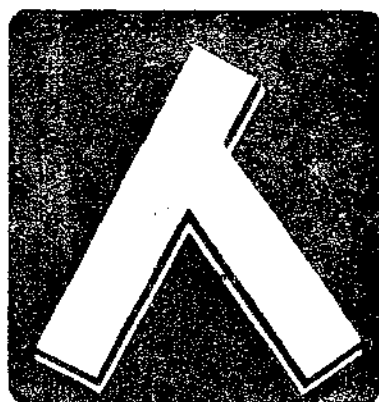
指定外匯銀行

營業項目

各	各	押	存
種	種	款	款
信	儲	匯	放
託	蓄	兌	款

上海分行：江西路二五〇號·上海辦事處
靜安寺路戈登路口
八仙橋青年會對面

龍虎老牌



既有國產良藥
何必再買敵貨

用國貨最光榮



品質提高
藥料加重
吃過顧客
一致贊譽

分廿粒，六十粒，四百粒，珍瓶裝及一百五十粒，銀瓶裝，一千二百粒，五種。

上海中華製藥公司出品

首創化學特效「磺醯胺衍化物」眼科專藥……

龍虎眼藥

不麻不痛·奏效迅速·眼科名醫·爭相推崇

主治：

新老砂眼赤腫痛

眼紅腫翳膜粘

畏光羞明多眵多淚

中華製藥公司出品

中南銀行

營業項目

存款放款	押款匯兌	各種儲蓄	各種信託
------	------	------	------

總行：上海漢口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五二二二

本埠支行：八仙橋 靜安寺 福州路

新書出版

西風社 徵文集 **空遊**

本書為『我的職業生活』徵文選集之一，內容精采，文章清新流麗，包括文章十六篇，要目如下：

- | | |
|----------|-----|
| 我是心理分析家 | 丁璣 |
| 女記者生活 | 林茵音 |
| 空遊 | 魯美音 |
| 國醫的內疚 | 步人 |
| 癩三教師 | 潘嘯 |
| 電話西施 | 小玉 |
| 看不見太陽的生活 | 沈天鶴 |
| 一個女嚮導的自白 | 木易 |
- 西風社編·定價六千元

歐美印象

本書為西風月刊『專篇通訊』選集，

內容計分三輯。第一輯『北美』，第二輯『英國』，第三輯『歐陸』。執筆者有林語堂，老舍，戴文賽，林疑今，馮玉祥，林如斯，李金髮，馬彬和，林無雙等。各地風光，介紹詳盡，篇篇可讀，手此一冊，儘可臥遊天下。本社定戶九折優待，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林語堂·老舍等著·定價五十五元

西風社發行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五七八

西風月刊第十九期目錄

編者的話……………(二〇四)

專篇·通訊

白蒂的幾封信……………司徒惠

一位英國女朋友……………(二〇五)

小西遊記(七)……………沈有乾

亞力山大遊美印象……………(二一一)

英國人和狗……………李孟平

高等動物和低等動物……………(二一六)

太平洋沿岸小城風光……………楊惠

在阿柏定城渡週末……………(二一九)

旅英假期瑣記……………顏煥中

在英國過復活節……………(二二三)

西風特稿

史迪威公路印象記……………賈之澄

一千一百哩的長征……………(二二七)

怎樣解除自卑情緒……………程玉塵

選擇合理的路……………(二三二)

習慣使然(卡吞)……………(二三七)

科學·發明

一九四七年科學預言……………余範

科學家的夢想……………(二三八)

無線電熱的應用……………陳業榮

看不見的『電焰』……………(二四一)

醫學·生理

防癆血清……………葉羣

BCG的神力……………(二四四)

神妙的人體……………今純

身體中的生力軍……………(二四九)

風土·人情

蘇聯印象(下)……………顧啓源

一位記者夫人的見聞……………(二五一)

西風月刊第三十九期目錄

徒勞無功(卡吞)……………(二五八)

人物·傳記

我的二姊……………

一位無名的女英雄……………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二五九)

心理·修養

在感謝中生活……………

睜開眼睛看仙境……………

何凱
(二六三)

社會·暴露

竊賊自由……………

妙手空空兒的話……………

蕭莎
(二六七)

殘廢人謀生有道……………

怎樣才能殘而不廢……………

彭國元
(二七二)

紀念徵文

軍隊的眼睛……………

光學器材的誕生和長成……………

逸鶴
(二七六)

雛鷹的長成……………

周耀西

中國空軍的故事……………(二八一)

長篇連載

流犯餘生記……………

一個意外事件……………

黃嘉音
(二八七)

西風信箱

不平凡的希望……………

努力有沒有用……………

陳壕下
(二九七)

到底有沒有鬼……………

一個難解的問題……………

陳扶倫
(二九八)

實踐互助的精神……………

救助「牆倒眾人推」的主角……………

陳師母
(二九九)

讀者來函

「萬靈過癮藥」……………

對西風的期望……………

陳振源
(三〇〇)

願西風像千人針……………

忠實讀者的祝福……………

余光和
(三〇一)

通訊運動

(三〇二)

上海西風月刊出版社發行

黃嘉音主編 黃嘉音主編 黃嘉音主編

家 風 西 光

雜誌 月刊 雜誌

★ 促進健全婦女生活 幸福家庭 幸慶婦女 福生括括 ★ 譯介歐美名人雜談 西歐美人 洋人雜談 華精社 華會

- 定閱辦法**
- (一) 自由定戶一次預付定費二萬元，多交聽便。
 - (二)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以免誤寄。
 - (三) 郵費包費由定戶款中照扣。
 - (四) 定費將用完時由本社專函通知續定。
 - (五)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匯出，郵票代洋九折計算，函寄現款倘有遺失，責任由寄款人自負。
 - (六) 來函請逕寄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西風社，光雜誌社或家雜誌社。

定 戶 四 大 利 益

- (一) 每期出版照上海定價九折優待。
- (二) 自由定戶儘先提早寄書。
- (三) 本社出版或總經售書刊一律按照上海定價九折優待。
- (四) 自由定戶委託購買外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即可享九折優待利益。

歡迎 定閱 介紹 優待 批發 經銷

西光家風雜誌月刊社社
上海八路
發行

黃嘉音主編



第十五期要目

蘇聯小寶寶 (照片) 封面
 兒童保育在蘇聯 (照片) 封裏
 婦女健美操 (四) (照片) 封底

社論 希望在下一代

壞習慣的陰影

舊金山有一個家 (通訊)

在美國過感恩節 (通訊)

小搖籃 (佈置)

在中國六個月 (通訊)

留美家書 (通訊)

蘇聯的托兒所 (社會)

科學的家事處理法 (家政)

理想的家庭藥櫥 (醫藥)

怎樣決定嬰孩性別 (生理)

子宮癌的恐怖 (醫學)

未婚母親的問題 (社會)

上床後做些什麼? (習慣)

寧波舊式婚俗 (風俗)

培養兒童的注意力 (心理)

粵菜烹調法 (烹飪)

家雜誌社舉辦
 全國大中學生
 文藝創作競賽

延期截止收稿

我們為接受一部份同學的要求起見，決定把家雜誌創刊週年紀念所舉辦的全國大中學生文藝創作競賽延期截止收稿，並把獎金略增，手續簡化。茲將辦法列下：

(一) 參加資格：民國三十六年全國大中學生，均得參加。

(二) 題目：參加者應作短篇小說一篇，內容以描寫封建家庭中青年的痛苦和舊式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為中心。題目自定。

(三) 字數：三千字以上，一萬字以下。

(四) 期限：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一日截止收稿。

(五) 揭曉：徵文結果在三十七年新年號家雜誌發表

(六) 獎金：第一名贈獎學金二十萬元，第二名贈獎學金十五萬元，第三名贈獎學金十萬元。其他合格稿件稿費照給。第一名至第十名各另贈作者及作者學校圖書館家雜誌全年一份。

(七) 手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註明作者姓名，籍貫，年歲，性別，科系，年級，校址及通訊處。稿件請寄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家雜誌社文藝創作競賽編輯部。

★ 促進家庭幸福 ★

★ 健全婦女生活 ★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家雜誌社發行

每冊定價三元 訂閱預付二元

編者的話

因為上海物價的波動，影響了西風售價的提高，因此已經有一份不勝負担的內地老讀者，表示不得不與西風暫別；同時爲了郵路的不甚通暢，航空郵費又貴得驚人，因此我們決定從西風第九十二期三月號起，發行『重慶航空版』，用熟料土報紙精印。內容與上海版完全相同，售價僅及上海版的三分之一（每冊定價約在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之間）。這是一種爲讀者服務的新的嘗試，希望可以減輕內地讀者的負擔。如果進行順利的話，我們準備每期這樣做，一直到國內物價平穩，內地的讀者買起上海版的西風來不覺得吃力的時候爲止。我們希望每一位讀者和同行都把這個消息報告其他的讀者和同行，使西風能真正吹遍全國每一個角落！

『白蒂的幾封信』是司徒惠先生從廣東內地寄來的一篇文稿。這不是一篇杜撰的小說，我們以爲頗能表現在英國青年的生活和思想。

我們曾函詢司徒惠先生他在英國除了這位白蒂小姐以外，另外有沒有其他的羅曼斯。他說沒有，而且他目前正在偏山僻野中埋首幹着水利工程，實在來不及也不可能有所羅曼斯。對這樣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工程師，我們應該表示敬意。

李孟平先生旅英多年，現在在南京服務。他的這篇『英國人和狗』，充分地表現了他對英國民族性的認識的深刻。我們希望不久可以有李先生的大作發表。

史迪威公路是抗戰期間的一個偉大的工程。這條公路對於中國抗戰的勝利，實在有不可磨滅的功績。賈之澄先生的這篇印象記，寫得相當生動活潑，好像把未到過這條

公路的讀者帶到這一千一百哩的路程上去同遊。

『一九四七年的科學預言』雖然是科學家們的一些夢想，但是這些夢想並不是空幻而毫無根據的。在過去，已經有許多科學預言是言中了，這可說是科學的科學預言。

程玉慶博士是我國有數的精神病專家。在抗戰期間，他始終在成都華西大學守住他的崗位，勝利後到廣州嶺南大學去執教。最近爲了親友的敦促，聽說就要到上海來行醫了。『怎樣解除自卑情結』是他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演講材料。另有數篇將陸續發表。

『防癆血清』是一種造福人羣的藥品，已經有醫學上和統計上的證明。可惜爲了小小的誤會，却被埋沒了許多年。這種血清在我們這『病夫國』一定有很大的需要，希望醫學界人士趕快介紹到中國來。



★今後我們英國人需要和美國人合作重新改建一切，這兩個國家聯合起來可以領導人類改造世界。或許這個領導會屬於美國和蘇聯吧？還是中國和蘇聯呢？

白蒂的幾封信

——留英生活追憶——

司徒惠

是一九四〇年夏天，那時我在英國的塞夏斯郡(Somerset)一個海濱城市，在一個星期日我趁着長途汽車到倫敦去會幾個同學。路途有五十多哩，汽車要行兩個多鐘點。一路經過好幾個小市鎮，和清幽古雅的英國南部的村莊，白粉牆蓋上草頂的村舍，小小前園裏盛放着可愛的英格蘭番梨花。當汽車走過村前廣場時，隱約地可以聽到那古色斑斑的鄉村教堂傳來的星期日早上的鐘聲。

汽車每到一個市鎮或村莊，都要稍停一下，待乘客上下，就在這個場合我認識了白蒂。

汽車是單層的，座位分在兩旁，兩個座位連在一起，當中是一條走道。我是在起點趁車，所以能找到個靠近車窗的座位，能够看看沿途風景，也可略解單調。

當汽車由日村莊再開行後，我發覺身旁空着的座位來了一個女客，坐下來後便翻看一本法文小說。十餘分鐘後，這位女乘客突然地向我說：

「對不起，可否請你把玻璃窗放下點？車裏空氣混濁得很呢。」

「當然咯。」我說過後，便把車窗放下一點。
「謝謝你。你喜歡糖果嗎？」她遞過來一包糖果請我吃。

「謝謝你！」我不客氣的拿了一塊送進口去。
「味道很好。」

這樣便開始了我們的談話。英國人生來沉默寡言，這樣和一個陌生的外國人在車廂中談話是不容易做到的，何況是個年青的女人。

白蒂是個廿五歲左右的女孩子，不帶帽子的頭上長着比普通女人要短的栗色的頭髮，生有一個文雅聰穎而不塗脂抹粉的臉孔。穿着一套樸素大方粗呢做成的短外套和裙子，這種服裝是英國智識階級女人最喜歡的星期日便服。

談話間我曉得她是倫敦一間市立小學的教員，戰爭開始後便帶了幾個小學生疏散到這個小小的日村。白蒂說她不喜歡城市而愛大自然和清幽的鄉村生活，今天是星期日特意跑到倫敦的國家藝術館去觀賞。她希望我能陪她一道去，不過我已經約了同學在倫敦相會，不能陪伴。

過了一星期，白蒂來信約我到在我所住的城和她的村莊中間的郊外散步。到鄉下郊外散步是英國人很嗜好的習慣。村莊的名字我可忘記了，不過確是個很清幽的地方。

我坐火車去，白蒂騎腳踏車來。我們在火車站會到後，便循路跑過幾幢樸素古舊的村舍，有數家前園還存有一個古老的水井。遠處可以望見幾間十分精緻小小的現代式的房子。我們在村莊小教堂旁便穿過教堂墳地，走向空曠的田野，田野坡度跟着山邱起伏而變。這是多霧的英國一年中最可愛的時節，而田野村莊又是英國最令人留戀的景物。時間雖然在下午五時後了，可是溫暖的太陽還是高懸在遠處山上；眼前一片無垠的綠草，野花盛開着，棕白相間的斑色牛羣正在懶洋洋地吃青草。

白蒂喜歡花，老是笑着像小孩子般跳着採花來告訴我它們的名字。一面走着，除了花草大自然以外，我們談到哲學。韋爾斯(H.G. Wells)、赫斯穆(Huxley)都有涉及。後來談話轉到音樂、繪畫和詩，末了她還念伍茲華斯(Wordsworth)的『水仙花』(Daffodils)給我聽。

那年初秋，法荷比三國相繼淪陷後，殘酷的戰爭侵入到這孤島來了。倫敦、利物浦、伯明漢等城，和英國東南部，每天都遭受着轟炸。當時交通有點混亂，郵政和電報都是阻滯得很。我那時因學業要北上蘇格蘭。在混亂情形下忘了和白蒂告別，後來到了蘇格蘭，才寫信告訴她。

我喜歡白蒂，因為她沒有現代時髦女人的濁氣；不塗脂，不抹粉，談吐清雅，思想高超。她喜歡古典劇和現代的話劇。她欣賞古典音樂；而不喜歡時下好萊塢式的電影。還有因為工作的陶冶，她有小孩子般的天真的心情。

在蘇格蘭的幾年間，我和白蒂沒有會過面，我們都是用書信來繼續我們的談話和討論。她真是個十分完美的通訊朋友，我很喜歡她的信，她的信總是充滿着哲理和詩意；文體流利可愛，情感洋溢紙上，字也寫得活潑不羈，毫無女兒氣。字裏行間，雖然常常表露對現實不滿，尤其是戰爭造成的環境。可是白蒂絕對不是個傷感消極的人，反之，她是充滿奮鬥情緒和熱血的。她童年遭遇很苦，七歲便失掉了父母，而她的丈夫（我到了蘇格蘭一年後她才結婚）又是個戰前留英的德國籍人，因為是個反納粹者，被禁在拘留營裏。後來獲釋後便參加那時英國組織的國際工兵隊。

下面是白蒂給我的幾封信。

惠：
謝謝昨日收到的你的信，我覺得很奇怪，因為信是從蘇格蘭寄來的。我老是以為已經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答覆你上次的信，回信是寄到你英倫的地址的，倘若我的記憶力不好的話，那我要向你道歉。還有我會於兩天前寄你一本描寫中國生活的書，附帶一個條子說我的未婚夫已從拘留營釋放出來，現在參加了國際工兵隊。他現

在駐於布刺特霍城 (Braithford)，而我是希望這週末能到那兒去看看他呢。

我在這裏倒相當安寧，雖然常常聽到德國飛機像有定時的飛經我們的上空到倫敦去。這幽靜的村莊附近，也領受了多枚的炸彈，好在距離還遠，祇隱約聽到爆炸聲罷了。昨日村外三哩地方，有三架德國飛機被擊落。

因為夜短的緣故，我現在沒有像在夏天騎腳踏車那般興奮。可是今天吃過晚茶後，我却來了一趟十分快意的飛滾，騎着鐵馬在一條小山路跑。兩旁是林木和田野，金黃色的落葉松像在青青的樅樹頂上偷看人們一樣，還有那柔弱得搖搖欲墮的黃了葉的樺樹。

我每週一次坐交通車到鄰近的賀森城 (Horsham)，在那兒的藝術學校學習雕塑，這幾星期我是在塑凱撒 (Caesar) 的頭，快要完成，以後我希望做點臨生雕塑。每星期六早我還在這裏上課呢。有時我是騎腳踏車來的，路途是很適意的，尤其是在秋天，當樹木都呈着一切想像得到的黃色和棕色的時候，路上要經過兩個小湖，湖水的反映更不能描寫的美麗。

你能有這種機會去尋求你需要的經驗，我覺得很快慰，尤其是你能看看蘇格蘭。雖然我未嘗親遊其境，但是聽說它北部高原崇山峻嶺，風景是舉世最偉大和最美麗的。我所感覺遺憾的，是在你未北上之前，我們未能再會一次。倘若將來我們不再會面而你便回中國去，那

我便會十分失望了。這時期是如此困難，先期的約會往往是不能辦到的！

我最近讀完了法文莫洛士 (Maurois) 的『詩人雪萊傳』 (Ariel, The Life of Shelley)，英譯本已在企鵝小本叢書 (Penguin) 刊行。這書我要介紹你看，雪萊是個何等純正和勇敢的崇拜美麗和公理的詩人啊！因為感悟靈銳和愛好書本，他少時在學校便飽受了同學的侮辱。一天，他枯寂地在河畔發了一個誓，他發誓他要在能力內做個純直公正和自由的人，他發誓永不以幽默來擁護自私自利有權勢的人，他發誓委身崇奉美善。我曾在賀森城遊過這詩人的誕生地，遊覽過他當年常遊的湖泊，會盡情地在他的故鄉塞夏斯郡的無數幽靜小徑遊，更因我愛讀過他的詩，所以覺得這偉大詩人的精神，像在我的心靈中發亮。

本想在睡前寫封短短的信給你，但是一坐下便不停的寫起來，現在已快深夜了！可惜這是單方面的談話，我是多麼喜歡和你相對着討論一切啊！

祝你愉快！

白蒂。一九四〇，十一，六

惠：
謝謝你的來信，我今天再讀它時，才詫異地發覺已是一星期以前的了，忙的時間真像飛般過去。曉得你最近也是很忙，而你能够得到各種的經驗，一定是很愉快

罷？嘗過充滿污穢貧民窟的格拉斯哥（Glasgow）的生活，那你一定歡迎古曼諾（Kilmarnock）的清靜。

不知你是否正趁現在美麗而充滿陽光的週末，去附近的村鄉和田野遊覽。反正你不難料到這種清朗美麗的天氣是會激發我的遊遊情緒的。雖然我不會流浪遠行，但是到賀森城的七哩多路程，在光輝太陽照耀下，確是一種爽快的經驗。最近下雨天，我多是趁交通車去的，但是在陰暗的冬天，我也不是完全忘掉了我的鐵馬，較短的路程我還是利用它。昨天我才發覺田野和林木間蘊藏着的真愉快。是的，春是到了人間了，圍籬長着菜莖增加了無限的優雅，小鳥也像在唱新歌，就是那些緩慢的鄉下人，在溫暖陽光下也變成爽快點。這是我今年首次看到一羣獵馬在草地上跑着跳着，充滿愉快和自由，其中一隻很高興地臥在草地上滾，突然地牠又站起來，把後蹄向高空猛蹴。當馬羣發覺我停下來看牠們時，很快的便改裝上了一副很嚴肅的容態在食草，你絕不會想像這樣端莊泰然的傢伙，在幾秒鐘前却是盡情嬉戲歡樂的吧！靠近我的一棵樹頂上一隻畫眉正在吹嘯和高歌。

是在這大自然的景物中，我懷着愉快的情緒，騎着鐵馬到賀森城去。在藝術學校，我對着一個老年的鐵路工人作一小時的鉛筆素描。中飯是和一個從倫敦來的藝術教員吃的，午後和兩個空軍飛行員喝下午茶。

這兩個被現實所迷惑的飛行員，曾參加皇家空軍，

去尋求冒險的刺激，但是終覺得這刺激也是枯澀無味！他們以為世間值得看的東西他們都見過了，值得幹的事都幹過了，可是在我看來，他們祇是兩個英勇慷慨而未受過高深教育的孩子。他們希望歐洲戰爭結束後，跑去中國幫助你們作戰。這樣從一個戰爭跑到另一個戰爭去追求刺激！和平時期的生活是太單調了。當我說戰爭結束後，人類會重新組織一個新世界新社會時，他們却變成很悲觀，以為那絕不會在他們的時代實現。這麼多的精力這麼多的勇敢却要消磨在破壞工作上，想來我真要流淚！或者不是消磨而是可憐的誤用吧。

在這個可怕的世界爭鬥中，人類是要順從實現的。現時我們的問題祇能如此解決，但是我相信我們終能看一個較有理智的世界。讓事物怎麼變幻，我希望我總會見到一個較有理智的將來，而不像一般人與時共老，接受世間一切矛盾；如地大物博的世界，却有極端的貧窮，又如普通一般人，對奴隸般縛束的痛苦生活毫無掙扎。人們祇要把握科學的成就，便可改進人類的精神和物質享受。

這一大堆話然像老生常談，韋爾斯和羅賓遜（H. Wells）不是比我發揮得更好麼？後者能够興奮奮地將一切問題分析得特別清楚，並指出社會前進的一切障礙。我們怎樣才能獲得這種清明心理？倘在上者能够達到這境界，則世間所有的問題不難解決。孟子不是這樣說過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嗎？

你介紹給我的幾本關於中國的書，我都未曾讀過，它們是一種蘊藏着的愉快。過去幾個月，我讀過兩本很好的法文書，兩本都是贊漢美爾（Duhameil）自己家庭生活的美妙描寫。還有一本名叫『我聲如衆』（*My Voice is Million*），是一個嫁給波蘭人的英國女人寫的，作者在波蘭住了多年，直到德國侵犯，飽嘗殘酷，後來她和丈夫逃了出來。經過很多痛苦，到瑞典邊境時却又不幸給德國巡洋艦捉回集中營，她丈夫再被囚，但她却得釋放，後來便寫了這本波蘭痛史。作者雖然文筆有限，她那種愛波蘭的狂熱情緒是足可彌補的。這是一本充滿熱情的生活經驗的書，但是以之作爲歷史的文證，則嫌成見過偏了。

我很想寫一本真好的書，當我經驗較豐富時，我希望能達到這願望。倘若你要寫一本關於英國的書，那你會寫的什麼？自戰爭以來，我得了不少認識各樣人的機會，我旅行時，常利用每一個機會和人談話。

我的未婚夫的部隊，現在正駐在西北的徹士特城（Chester），這是個小小但很古舊的城市，充滿羅馬遺跡，因爲羅馬人是我們歷史上的征服者。在英國還有好幾個這樣的城市，古色斑斕值得看看。英倫西部的浴城（Bath）更是其中有名的，那兒還有羅馬人昔年享受的溫泉浴池和溫泉水汀浴室，就算用現代物質進步的標

準來說，它還算得很講究。這種古跡現在由市政府保存供人遊覽。城裏還有一所很偉大的教堂。我希望你在回國前能和我的未婚夫會面，可是你在蘇格蘭，他在徹士特，我在塞夏斯，一北一西一南，機會何等渺茫？但又誰知環境不會重新自己排配呢！

再會吧！

白蒂 一九四一年二月廿三日

惠：

謝謝你的信和寄來的那本書，我知道你會原諒我這樣遲才答覆你，因爲真正朋友間請看是不需要的。

我本來要寫一封長信給你，不是有什麼特別事情，祇因你這般歡悅地囑我寫信呢。可是今晚我覺得有一點疲倦，原因是昨天工作繁忙，晚上竟又讀你送給我那本『西北通路』（*North West Passage*）到深夜，書裏的冒險和痛苦描寫的精采，令我心情激動，不能入睡。在深夜一時，我再開了燈繼續讀了兩個鐘頭，才恬然地離開這知覺的世界。

『西北通路』是一本用簡單生動文筆寫成令人戰慄的冒險書。很奇怪，我早就想找一本關於美國北部的書看，最近會讀過一個美國女作家阿羅斯·密勒（Alice Miller）的一本詩叫『都佛白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讀完後令我對美國人有新的認識。這位作者是在第一次大戰時嫁給一個年青的英國軍官，她用精警而坦白的筆法，描寫她在英國的經驗和對英國人的觀

感，雖然她的觀感不全是討好的。上週末我讀過一篇關於威廉·潘 (William Penn) 歷史的散文，現代教友派的信徒 (Quakers) 給與我很深的印象，這一班信徒自稱為教友會 (The Society of Friends)。他們的工作是真實施行各大宗教所常宣傳的教理，他們不祇是舉世知名，而且有過百年的歷史。

我本來應該對美國的一切有較深的興趣，因為我有一個結了婚的哥哥現在住在美國，但我總是很愚昧地抱着一種不確定的成見，厭惡美國的一切——尤其是美國電影，我以前的斷定是美國太膚淺太好賺錢了，但是今日看來，創造新世界的希望是存在美國。

我今夜實在太疲倦了，不能多寫些那春天帶回給我的興奮和酷愛，籬笆、樹木、田野、一切都是慢慢地復生起來。上星期五晚，我會採集些櫻草花，今天下午我在一塊盛放水仙花的林地散步。我感覺自己也充滿新生命，很多事情要做，但又不知從何開始。我已經和學校的孩子們得了新的接觸，幾年來我辛辛苦苦地在孩子們中間成立一種能够抵禦課室紀律造成的緊張的友情關係。最近我似乎得了這秘密——那是利用我所教的圖畫課。我現在能够從每一個孩子自己繪的畫和他發展一種私人的接觸，這種機會我在倫敦祇教法文時是沒有的。你在送給我那本書的首頁的中文題字是多麼美麗，令人迷悅！相比之下，我們西方文體一定很粗俗而缺乏

靈感吧！

好吧，你還要過幾年的旅客生活才能回國？你是多麼幸運的人啊！我希望你不會再見到一個所謂情境如舊的歐洲大陸。我希望你在將來的旅程中能够見到一種新現象慢慢地但必然地代替了過去的混亂。這點我是懷着莫大的希望和信心的。人類是在思想着，這戰爭令每一個人考慮和審判那造成現在瘋狂混亂的社會情境。今後我們英國人需要和美國人合作重建改造一切，這兩個國家聯合起來可以領導人類改造世界。或許這個領導會屬於美國和蘇聯吧？還是中國和蘇聯呢？

惠，有機會時你得任情的遨遊，這樣你會成爲個更完善的人，從中國或世界來說，你也可以成爲一個更有用的公民。倘若世世的政治家真正用旅行去研究各國情形和民衆，那他們絕對不會讓我們飄流入現在的戰爭。沒有從旅行所得到的學識和瞭解，則今日人類的教育是多麼可痛的不完全啊！祇靠書籍和電影是不足的。

我的思潮慢慢地停頓下去了，真的我應該等精神稍振時才寫這信。

友善的遙祝！
白蒂 一九四一年三月廿三日

惠：雖然許久未有信給你，但是你常在我的思潮中，我希望你在復活節那天也和我一樣的在無線電收音機前聽你們的駐英大使在回國前的演講，我以爲他的演講很精

采。復活節前，我又曾在徹士特聽到有名的芙爾拉女士 (Margery Fry) 演講中國情形和問題，所以我感覺得像和你保持聯絡一樣。

現在再寫起信來真不知從何處繼續我們的話絲。世間一切雖然混亂不堪，這裏鄉村生活倒還平滑的流着。時代雖然令人不安，可是工作倒還給我一種撫慰的韻律，同時田野是充滿着安靜的美麗。春天很柔緩的來臨與乎各花盛開，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我願望你能看到這兒林木裏的不能相信的各種精緻青色和那無法描寫的寶石般紫藍色的鐘花。還有那雨過後的芬芳！大概這一切你在蘇格蘭也欣賞過吧？你看到四月的櫻草花如紫羅蘭嗎？

兩星期前便開始寫這信了，到現在還未完，日來心緒不安寧，沒有耐心寫長的信。物質生活雖還平順，精神上則有時如高山的充滿興奮，得意揚揚，有時却如深淵般苦悶不滿！有時我感覺我的工作偉大的，有意義的，真的在幫助教育下一代的人，但有時興趣却會被日常不變的工作或是個人探險的願望所消滅。我感覺到沒有些兒成就而更缺一種爲人師長的自信心。

今晚坐下繼續寫這信時，却想不到會向你像向神父般懺悔的啊！

雖然我是奮鬥着，戰爭是在給與我的樂觀主義不少憂鬱的效力。但是我懷疑它能够消滅我對於新社會的熱

望。人類要用這麼高的代價來買得殘酷的經驗，第一次大戰後不能分析我們的爭執的因果，現在却重複演出錯誤悲劇。這是多麼的可怕啊！但是今日尚有一顆光耀明星——科學進步——世界統一——是可能的事。但當各國正過着一種愚蠢和浪費生活的時候，我却追求這點，這不是矛盾不合理嗎？倒不如轉過來談談我的小小生活好。

我還是每兩星期回家一次，每月一次跑到徹士特去看我的未婚夫，他最近有一星期假期，我們會去皇后堂聽過最後一次的交響樂會，那時還未給德國炸彈燒毀。在這混亂時期，我們祇能逃避到書本、音樂和藝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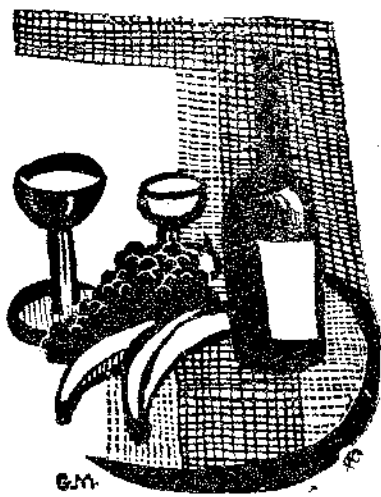
我現在寄給你康勒 (Joseph Conrad) 寫的『海之鏡』，這是一本很美麗和充滿詩意描寫帆船和海上生活的書。康勒是波蘭人，可是他的英文非常美麗。

現在是深夜了，真的我是有些想睡的樣子……我希望你身體好和安全，我知道蘇格蘭也受過空襲的遭遇。

你的朋友 白蒂 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

自從跑到蘇格蘭後，我好幾年未和白蒂會面，相隔雖然有五百餘哩，但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間，戰爭的趨勢已轉，英國已渡過危機，盟軍聲勢大增，英國情形一天天安定下去。雖然交通因軍事的需要忙得不可開交，但也相當的滿意。但是我和白蒂因工作關係，一南一北，總未有機會碰過面。一九四五年夏天，我爲着快要回國，便跑到倫敦去一趟，並請與白蒂一會。我約好了她和她丈夫在倫敦地下電車最繁盛的比格的里 (Piccadilly Circus) 車站相會，然後到一家中國館子去吃飯。那是我五年間第一次而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白蒂。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小孩眼中的新大陸。

亞方山大遊美印象(七) 乾代述

——小西遊記——

(四三) 七月裏用得着開放熱汽管嗎？

我們本來預備寒假期中回國，因為哈佛大學給爸爸的聘約是從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到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但在快近年底的時候，福爾摩斯院長又請爸爸再留一學期，開一門新的課。所以我們訂正了計畫，決定於六月底或七月初啓程返國。但實際的日期又比預算遲了一個月，我們一直到八月二十七天才回到上海。

原因是這樣的：我在快放暑假的時候，忽然扁桃腺發炎，熱度很久沒有退清，後來住醫院開刀，出院後又休息了兩星期，最後於七月二十四日才啓程返國。

甘茲醫生曉得我們正在計劃回國，第一個建議是要爸爸媽媽把我留在美國，寄在他的家裏，免受國內衛生設備缺乏的不良影響。爸爸很願意考慮這辦法，但媽媽不大熱心，又怕祖父失望，終於放棄了。

甘茲醫生於第一個建議打消之後，提出第二個建議，是要我在回國以前把扁桃腺割了，免得以後再發炎。這個建議爸爸媽媽都同意。一天下午我就搬進波士頓的兒童醫院。媽媽本想陪我住院，爸爸說用不着的，醫生聽了也當做笑話，於是我只得忍住眼淚獨自住在單人的病房裏。這是我生平第一夜獨睡一間房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子。（我本來想說這是我生平第一夜不和媽媽睡在同一房間。但爸爸說不對，早已有過很多例外。生出的第一夜就沒有和媽媽睡在一間，是和不認識的嬰兒睡在一間。）

開刀的外科醫生叫做富來克（Flake）。扁桃腺割去後，過了兩天，又拔掉兩隻壞的牙齒。拔牙的牙醫叫做包威士（Bowers）。

這次在醫院一共住了三星期，但只費了三十元。因為爸爸和哈大許多教授都加入藍十字會，每年付款十二元，本人或家屬必需住院時，如住雙人病房而不超過三星期，可以完全免費。我因為住了單人病房，所以要付三十元。

醫生的手術費也很公道。富來克醫生是專割扁桃腺，很有名的。他開來的賬不過五十元。拔牙的手術費只有十元。但管理麻醉藥的護士每次也要十元。此外甘茲醫生的出診費當然是另外的。

我住院時，每天媽媽總來陪我，有時爸爸也來。記得有一天是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紀念日，爸爸來院時身上穿着大衣。我正表示奇怪，但他露出更驚訝的樣子，走到熱汽管旁邊摸摸說，「原來有熱汽，怪不得這樣溫暖，外面真冷！」我本來不曉得那天有熱汽，只是並未覺得冷，可見如果沒有熱汽一定是很冷的。

（四四）美國也有看相騙錢的人嗎？

我住醫院的第一夜睡不大着，以後就很慣了。每天在媽媽未來之前和出去之後，護士們常進來和我談笑，有時給我看美麗的圖畫書。到出院的時候，我覺得住得非常舒服，幾乎不願意回家了。

在我住院期間，媽媽對爸爸說，她有一天在劍橋的街上遇着一個老年婦人，堅持要媽媽讓她相面，說她看出媽媽有遠近兩重憂慮，但都不要緊，希望媽媽讓她細細相一下，收費很公道等話。

過了幾天之後，爸爸對媽媽說，「那婦人的相面方法，我也會的。自從那天你把這婦人指給我後，我們不是在醫院附近遇見她好幾次嗎？以前我們未曾注意她，但她一定早已注意到你了。大概她是專靠這醫院招徠生意的。她看見你常在兒童醫院進出，當然曉得你有近憂。加上你不是本地人，那末也免不了遠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慮了。說不定她還從醫院裏的護士或別人那裏探聽些小孩的病狀，甚至已經跟着你找到我們的住址，從房東那裏探聽到許多其他的消息。幸虧你沒有上她的當，否則你一定會當她神仙，被她騙去不少錢。」

(四五) 你知道納加拉瀑布的名稱怎麼來的嗎？

我搬出醫院後，又休養了半個月，我們才啓程回國。爸爸買好聯運車票，預備沿路遊覽納加拉瀑布與黃石公園等地方。

第一天我們從波士頓乘火車到野牛城 (Buffalo)，半路在紐約州的首都阿爾朋內 (Albany) 換車。那夜住在野牛城的旅館裏。

第二天一早從野牛城乘火車到納加拉瀑布，約費一點鐘。這一段支路的旅程是鐵路公司送給長途搭客的贈品。那天乘客很少，並且車也很舊。爸爸說和十五年前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大不相同，大概近來汽車更加多，短距離的火車不大人乘了。

我們從車站走出，先吃了早餐，不久就走近瀑布。在看到瀑布之前，早就聽到瀑布的聲音。

我們先在望園 (Prospect Park) 望瀑布。瀑布分兩部份，中間隔着一個島。近的因為在美國境內，叫做美國瀑。遠的因為像馬蹄，叫做馬蹄瀑，是美國和坎拿大的分界。

望園雖然離瀑布很近，但在瀑布的側面，從那裏看不見瀑布的正面。不過爸爸說那已經是美國岸上看瀑布的最好地點了。那時我恰巧望見瀑布下面河裏有條輪船，就說從那船上看瀑布一定是很好的。我們休息了一會，就乘升降機下降到乘船的地方。這船叫做『霧娘』 (Maid of the Mist)，船上有橡皮的雨衣雨帽，船票每人七十五分包括衣帽的租費。只是穿了悶熱難受。從船上看瀑布確比岸上看好得多，整個瀑布可以完全看見。爸爸指給我看瀑布上面我們剛才看瀑布的地方，與把瀑布分做兩部份的山羊島 (Goat Island)。瀑布下面有塊大石，叫做萬世巖 (Rock of Ages)，後面是百風穴 (Cave of the Winds)，那裏有許多人扶着欄杆走。船開近瀑布的時候像下雨，面上濺得都是水。船在坎拿大那邊也靠岸，有些人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上下。我們回到美國境登岸。

下午爸爸本想帶領我們去乘環繞美坎兩岸的遊覽電車，但發現已經停辦，鐵軌都已拆了。大概又是因為汽車多了乘客太少之故。

在尋找電車的時候我們看見了遊覽汽車的廣告，說晚上有車到坎境看彩色電光照射瀑布。爸爸把我們的護照給那公司的辦事人看，問他可以不可以乘他的汽車到坎境。他說可以，並且約我們六點以後去買票。我們決定在納加拉住一夜，先去定好旅館，再到山羊島遊玩。

山羊島在美國瀑和馬蹄瀑之間，但從島上只能看見瀑布的上面，爸爸說好比從樓窗望敲門的人，只見頭頂，不見面目。島的下面就是百風穴，我很想乘升降機下去看看。爸爸說上次已經下去過，那裏總是大風雨，很難走，他們也不一定有我穿的雨衣。並且除了水花也看不見甚麼，遠不如從「霧娘」上看過來的風景，因為你自己變成這風景的一部份了。

我們提早吃了晚飯，預備乘車到坎境去看彩色的瀑布。那知汽車公司辦事人已經換了班，說外國人一律不許過境，這是歐洲戰事發生後的辦法。白天那辦事人不應當胡亂答應，現在即使他許我們乘汽車，不能過境也是徒然的。我們沒有辦法，那天晚上只得在望園馬馬虎虎地看了一下。

後來爸爸講給我聽納加拉的地理和有些地名的出典，同時我看看地圖，學到以下幾點：

納加拉瀑布在納加拉河上。

納加拉河南面接伊利湖 (Lake Erie)，北面通達他利亞湖 (Lake Ontar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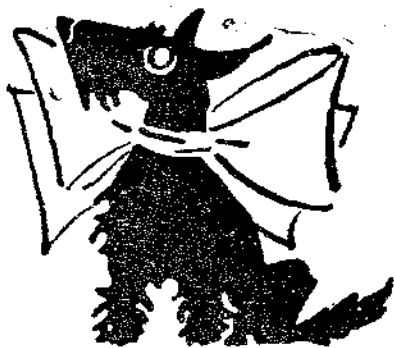
伊利湖的水面比他利亞湖的水面高三百二十多呎。

瀑布約高一百六十呎，約等於兩湖水面高度差別的一半。

美國瀑闊約一千呎，馬蹄瀑闊約二千五百呎。

山羊島是因爲有一次島上其他牲口都凍死，只存一隻山羊而得的名稱。

納加拉是印地安語，形容瀑布聲音如同雷響。



★根據外國人士的觀察，狗仍不失為英國人最好的朋友；因為他們在優點和缺點方面，都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他們同樣地忠於職守，同樣地保守緘默，同樣地尊重私人財產，也同樣地具有勢利的眼睛。

英國人和狗

李子孟平

——英倫回憶之一——

有一次一個具有幽默感的朋友說：『假若下一次上帝再教我變人，我得問清國度；因為生活在某些國家的人，還不及若干國家的狗。』

說到狗，我總不能忘記那些在英吉利社會裏享受着特殊尊榮的『啞行造物』。在中國，狗確是下賤的動物。在我們啓蒙時期所讀的三字經裏，狗在馴服禽獸的等級裏位列第五，在一般人的眼中，牠的地位也僅高於毫無智慧的豬而已。而牠的生活也是頂下賤的；牠喫人類的排泄物。最近南京的中央日報還登載過狗在重慶附近爭喫嬰孩屍體的紀事。而且，平時狗隨時有被人腳踢，棍打和石擊的可能。但在英國狗面然在街上嗅不到人類的糞，在地面更爭食不到無人收埋的嬰孩的屍體。記得有一次，報載一對年青夫婦被法庭處罰了，僅僅因為他們把狗關在家裏兩天，而不會為牠留下充分的食物。另一次，兩隻狗打了架，很平凡地雙方互咬了一下，而附近的一個警察却立即趕

來並拿出簿子對兩個領狗的主人作了頗為詳細的詢問，如：那隻狗先發動打架的？打架的時候牠們是不是都有練子牽住？在相打的時候，狗的主人們會否企圖將牠們分開等等。最近我會把這段瑣事在茶餘告訴了一個老先生，引起了無窮的感慨。他提醒我在最近某處有一位縣長不經法庭審判，便把一個現役軍官槍斃了的事。『人猶如此，』他用乾枯的手擊打光滑的棹面，感慨地說，『況狗乎。』

在中國，我們決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或精力去為狗取名字。習慣是以形狀來區別牠們，叫牠們做大狗，小狗，或者依顏色來區別，叫牠們為白狗黑狗；或者以牠們的氣派來區別，叫牠們做開口噬人的狗，搖尾乞憐的狗，或垂頭喪氣的狗。至多我們僅能給予牠們一類合乎狗類身份的名字，如來富，來喜，來寶等等。但我們萬物之靈的人，倒常借用狗的名字，來藉貶下賤，希冀免遭天忌，而長命百歲。如湖南鄉下人把孩子叫做『狗牙子』，江北鄉下人

叫孩子做『小獅子』。而人們却決不能把人類高貴的名字隨便賜予給下賤的狗的。

但在英國這却是另外一回事。在那裏，狗和人共用着同類的名字：約翰，彼得，派狄，威廉，全是人狗共享。記得有一次，我去看一個朋友，她在軍隊裏服役的丈夫的名字是約翰，她那蹣跚伏在她腳前的毛狗的名字是彼得。她一再同樣親切地提出約翰和彼得兩方面的性格，愛好，與憎惡。當時我便不知道那個是她的狗，那個是她的丈夫。另有一次，有一對夫婦在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來臨以前，感到爲他取名十分困難。因爲，據他們自己供認，他們最喜悅的名字已經給予他們的兩隻狗了。再有一次，英國某貴婦人想要對中國表示尊敬，曾企圖借用我國第一夫人的姓字去命名她所最喜悅的狗。被認爲一代英雄的英國名將蒙哥茂利元帥，當他對抗德軍的時候，也許是想在生活裏給予他自己以警惕，他把他最畏懼的兩個敵人隆美爾和希特勒的名字做了他那兩隻隨軍的狗的名字。在一九四一年，英人稱譽邱吉爾抗敵的毅力的時候，稱他有『猛犬的決心』。一九三六年，英皇愛德華八世爲着美人丟下了錦繡江山，孤影孑然渡過英吉利海峽的時候，但他却帶走了他的蘇格蘭泰利狗。當他的繼承他的王位的弟弟，喬治六世，在一九四四年到義大利前線檢閱英出征軍的時候，亞力山大元帥便把他兩隻隨軍的狗和他部下威武勇猛的大將們一同介紹了給他的陛下。

有一次，在一個倫敦書店的傳記組裏，我看到一本叫『張的生活』的書，當時我以爲一定是關於某位中國名人的傳記。打開一讀，才知道那三百多頁的書，全是記載一隻北京狗的生活。在英國不僅有專爲狗做的餅乾、項鍊的店，且有專爲狗而設的美容室，更有爲着保障狗權而設立的社會組織。在日曆的畫片裏，最普遍畫的是狗。有一位馳名英倫的中國畫家，爲着要迎合英國人士的狗趣味，也煞費苦心的用毛筆把狗畫入國畫。在倫敦繁華中心的攝政街或公債街，盛裝過市的摩登婦女，不少是牽着狗的。在大學裏競選的女生，有時也在她和她的愛狗同照的照片上，幽默地寫着『投我的票，愛我的狗』。一個丈夫想要出去踴躍，他的最好的藉口便是『我得領着狗去散步』。

狗在英國人類的社會裏的地位，既這樣崇高，因此，中國人以狗爲中心去謙虛自己或侮辱別人的語辭，在他們實不能了解其內在的意義。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間，國內詆罵那些出賣本國利益的政客或買辦階級做『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對這口號，英國人一定體會不到它所含著的惡意。因爲帝國主義者是英國人所崇拜的，同樣被尊崇的是他們的狗。反過來，一個慣讀線裝書的人，稱他自己的兒子做『犬子』，和一個老粗開口罵人做『狗生的』，同樣的，英國人不能體會到那兩句話的謙虛和侮辱的意義。然而狗也並不全是到處都受英國人尊重的。在我們的

記憶裏，以前英國人負有主要責任的上海工部局，就曾在兆豐公園的門口設立過『中國人與狗禁止入內』的牌子。由這牌子所表現的，似乎在那個歷史階段裏的英國人，對於我們中國人和狗同樣地欠缺尊敬。假若一個民族的行為一定得用某種潛伏的理論去解釋，這解釋應當是：一、江南的橋移到江北便變為枳；走過蘇彝士東岸的英國人都程度輕重不同地變了質。二、到了遠東以後的英國人，對存在這區域內的人和狗，同樣地要顯示他們的優越感。但近來對這事件還有第三種解釋。被認為英國的中國通的亞里克·麥克滿爵士，在他死前出版的『中國事務』裏，根本否認在兆豐公園前曾經有過那樣對中國人民挑釁的牌子存在。篇幅不容許一個對這事件詳盡的批評，但我們可以簡括地說，大凡一個民族或一個人，對某種既往的行為或事實的否認，便是在意識上承認這行為或事件的錯誤；而對於錯誤的承認常常是一個改進未來的行為的趨勢。自從珍珠港事變以後，在遠東的英國人對中國人已逐漸地改變了那種由他們的優越感出發的驕傲態度。假若英國人再喫些從一九四一到四五年間的日本料理，也許將來他們對我們那些沒有人類名字的狗也會慢慢地低下頭來的。

雖然，在英倫三島上，根據外國人士的觀察，狗仍不失為英國人最好的朋友；因為他們在優點和缺點方面，都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他們同樣地忠於職守，同樣地保守緘默，同樣地尊重私人財產，也同樣地具有勢利的眼睛。

一九四六年的最暢銷書：

廣島被炸記

John Hersey: Hiroshima

約翰·海爾賽著 黃嘉音譯

據美國新聞週刊發表：一九四六年美國共出新書七千五百種。『紐約時報』特選著名批評家十位，對這些書加以品評。結果約翰·海爾賽的『廣島被炸記』一書，被認為是最值得推崇的報告文學。是一年中發人深省而令人不能忘懷的書。

這是一本轟動歐美的新書，描寫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前後，六個炸後餘生者的故事，生動深刻，是原子世紀中一部露骨的寫實作品。

全文原載一九四六年八月卅一日『紐約客』雜誌，該刊出版後，立即銷路一空。比刊時商會，普林斯頓市長和愛因斯坦博士紛紛函電大批訂購，英國八六報紙要求轉載，形成了文壇上的空前盛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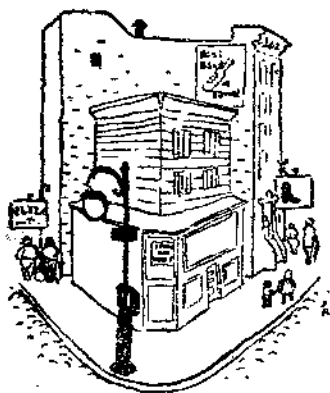
我們曾把這本『光雜誌』的定戶試閱，結果讀者紛紛來函表示感謝，並希望我們繼續挑選好書寄去。但像『廣島被炸記』這樣的好書是可遇不可求的，這種內容和筆調都是千載難逢的。

本書初版業已售完，再版亦已出書，印刷裝幀均極精美。您看過這本嗎？您想看這本嗎？請您立即寄下四千元。我們當把這本寄上。

西風，光雜誌，和家雜誌的訂戶一律九折優待。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五七八

每冊定價四千元
光出版社發行
西風社總經售



★這是一個極團結極真實的小社會，大家都是朋友，都能認識和了解相互間密切的關係。

太平洋沿岸小城風光

楊 惠

——阿柏定城週末遊記——

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歐戰停戰紀念日在美國是一天相當重要的假日。這次，恰巧是禮拜一，就把十一月這第二個週末延長了一天。年輕的大學生到處都一樣，都很想玩，三星期前兩個朋友（都是華盛頓大學三年級的女生）就來和我說好，預定請我這三天到離西雅圖城（Seattle）一百五十哩的阿柏定鎮（Aberdeen）去度這個特長的週末。我現在當然不後悔我接受了她們的邀請，因為在教書，開會，演講，和研究的忙亂的生活中，能抽出那麼幾天，找一個新的『改變』，看看美國『小城風光』，真是人生一樂也。

阿城在西雅圖的西北，兩地之間的距離就好像上海和鎮江，在公路非常發達，差不多人人有一輛汽車的美國，就等於城內和近郊一樣方便了。我於下午四時走出教室，拿了幾樣隨身東西，五時就上汽車，是一個朋友自己開的一部八年前的福特，並不大，坐五個人正好，車內也有暖

氣和無線電。我和兩位女朋友三人坐後面的座位，舖上毯子，再蓋上絨毯，整裝出發。

這條公路中間須經過六個小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華盛頓州的省會——奧林比亞（Olympia）。有人問為什麼華盛頓州揀這麼一個小地方做都會，為什麼不要西雅圖這全省第一大城市，我想這倒或許可以和我們江蘇省省會鎮江相比，也不是全省最大最有名的都市。因為這州名和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名字相同，所以省政府的房子也是照白宮的模型建造的，夜間在幾十哩外就看見閃爍着小黃點燈光的這座圓頂大廈，許多在美國西部住家的人，一生沒去過東部，也不想花許多錢到紐約和華盛頓『第西』（Washington, D.C.）去旅行，就都要開一輛車到奧林比亞見一見這『小白宮』，以飽眼福。

我們在太古馬（Tacoma）和省會奧林比亞之間途中一家飯店停下來晚餐，這是一家義大利人開的夜總會，叫

寶塔總會 (Pagoda Night Club)，是以海產著名的。門口有大的霓虹燈，寫着『海菜』 (Sea Food)。我點了牡蠣湯、新鮮的特大鮭魚、明蝦、水果凍和咖啡，吃到一半時，鄰桌寫着『定座』 (Reserved) 字樣的客人來了，三男三女，男的是全身大禮服，女的是露肩赤背的漂亮夜禮服，叫我這從課堂出來沒換衣服的人不免相形見拙，我沒跳舞，却很欣賞他們的表演 (Floor Show)。

爲了要趕行程，不能多在夜禮服羣中多留戀，喝完末一杯咖啡就再上汽車。這時天已全黑，看不見什麼，但是『月圓天上』，叫我記起這是陰曆十月半，不知國人是否也在欣賞月色。美國朋友看我低頭凝思，問我，『你的家人在中國看見的也是這個月亮嗎？』

隨着汽車行程表的轉動，我就被它從一個城帶到另一個離海更近的小鎮，旁邊的朋友孜孜不倦的告訴我離目的地還有幾哩路，每過一座橋，一個鎮，一個湖，他們就報告一個名字，這是美國西北海岸，開發得最晚，所以這些名字大半是來自印第安人的舊名——華盛頓州可以找得出許多印第安人的遺跡。

晚上九點半，我們駛入阿柏定鎮的市區，兩家電影院，兩家最大的百貨公司，兩家大銀行，一所大醫院，兩家旅館，此外，藥房，寫字間的大廈，加油站，書店，酒排間等，把這小城點綴得也很熱鬧。阿城的多雨比西雅圖還要出名，至少它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濛濛細雨中遊城。

當夜我住在阿柏定路的朋友家裏。這是一個足以代表美國小鎮的一個普通平民家庭，一共三個人，鈕先生，鈕太太和鈕小姐。一座白色的小房子，前面是住宅，後面就是鈕先生的機器修理舖，這是十年前他買的房子，自己造了一個二層樓，自樓梯，油漆，地板，牆壁，沒有一樣不是他一個人的成績。戰事一起，材料買不到，他的工作也就停頓。戰事停了，他却患了關節炎，一條腿不能走路，須用兩根拐杖做的架子幫忙，但是他的工作不停。他給我看他們屋裏所有的電氣用品和機器。他問我：『你們中國家裏也有嗎？』我最近接家信，知道上海因爲煤荒又要限制用電，想至此，簡直啞然。

在他們恬靜美麗的客房中一夜好睡，第二天 (九日) 精神煥發。早上先去參觀了阿城的郵局，房子並不高大，但已可說和上海四川路郵政總局差不多。這位局長叫戴特 (Het)，三十四歲，矮小的個兒，沒受過大學教育，剛坐火車和他太太兩人做了一次美國全國的旅行。非常健談，拖我談了二小時之久。他沒見過幾個中國人 (來自中國的中國人)，很奇怪我能說英文，把我大大的恭維了一陣，又談了許多中國的情形和目前的國際問題。最後，他希望我乘聖誕節的假期再來阿柏定，還說可以到郵局去做事，因爲他們很需要人幫『忙』 (聖誕節是『忙季』)。

郵局出來，已是中午，趕着到百貨公司，因爲我們得赴一個朋友的朋友之約。是我的女朋友的朋友林小姐

(Lynn)請我吃中飯。她在百貨公司做事，我們根本不認識，她只是藉口的聽到我，就要請吃飯，也是美國人『好客』的明證。她一面在大學念書，一面在百貨公司做事。我們到這鎮上最講究的咖啡館去吃飯，擠得很，也是先到先吃，須等上十幾分鐘，誰說美國沒有問題，『天下的烏鴉一般黑』，玻璃絲襪(Nylon)和象牙肥皂不容易買，但我認識了人，這次在阿柏定就買着了。

這天晚上我的兩位朋友為我開了一個宴會，都是年輕的大學生，和我在上海時常參加的宴會(Party)大同小異，只是他們更加活潑一點，不怕難為情，無論玩什麼遊戲都極起勁，沒有人忸怩的不肯做這樣那樣，譬如遊戲中說好你拿到紙條，就須做紙條上寫的事，不管是多麼『不可能』。他們沒有人『掃興』的『破例』，都很爽氣，我就在想，假如在中國就不會這樣成功。

美國晚上當然沒有戒嚴。週末大家都晚睡晚起，譬如大學宿舍中女生週末可以在午夜之後二時回來，小城中晚上比較冷靜，但街上還有人，汽車更多。

禮拜日我沒晚起，因為我要去做禮拜。到阿柏定城中的聖公會禮拜堂去了。這禮拜堂叫我似乎看見聖約翰大學的禮拜堂，因為建築，大小，堂內的裝飾，椅子，都差不多一樣。儀節當然又是大同小異，唱詩班和牧師的魚貫而入，我不能否認我的『心』已回到了上海的母校。我很歡喜這鎮上的美國人，每個人都那麼友善而親切，禮拜完了

人人過來和你拉手，當然我在阿柏定三天內所說的話老是那幾句，寒暄和客套的話說得有點叫你厭倦，但我始終對美國人的『客氣』很有好感。譬如在禮拜堂門口碰到一位史先生(Smith)，他從來沒見過中國人，而別人介紹我是『剛從中國來的在華盛頓教經濟學的楊小姐』，他說：『是不是每個中國小姐都和你一樣好看？』

做完禮拜，幾個朋友開車請我到阿城北部數十哩的古瑞湖(Lake Quinault)去玩，又是公路，沿途景緻美極了，一直是在高達二百呎的森林中行駛，兩邊是高大的杉木，太陽好極，對面是華盛頓州最出名的盧尼山(Mount Rainier)，已是滑雪勝地，一片銀色，和雲霞湖光相映，真是『人生有得幾回瞧』的眼福。古瑞湖邊有印第安人的『圖騰』(totem pole)，是五顏六色的雕刻着他們土人所崇拜的祖宗和動物(和宗教有密切關係而用個人或宗族的標識)，還有用他們的文字寫出過去的歷史，這種動物或宗教神和他們的關係等等。有人送了我兩個小的模型，也是紀念品。湖邊泉水很多，有一處簡直和廬山枯嶺的三疊泉完全一樣。古瑞湖是華盛頓州最著名的名勝，終年遊人不絕，有古瑞旅館，古瑞酒排閣等等。

遊湖回來，已是萬家燈火。這晚我宿在另一位朋友韋克斐小姐家裏。韋先生在銀行做事，四個女兒一個兒子，他太太也在『冰廠』內做事。這天晚上我在他們『溫暖』的家裏坐了兩小時，我感覺到美國人的家比中國人的家似

乎多了一樣調味品，增加了它的美滿和快樂，那便是每人的『自由』和『興趣』。孩子在地下打滾，和小狗玩耍，大小姐和男朋友並坐談情，二小姐和女朋友出去看電影，三小姐在打字機前做作文，四小姐做手工，父親在收音機前看報，母親看完聖經在解報上的『字謎』，每人是充滿了高興與幽默和生活的熱忱，把這一個家溫暖了不少。

十一日的停戰紀念日，又是『好天』，紀念塔前的半旗和花園叫你不得不在走過時想起在兩次大戰中犧牲的英雄而誌一下『哀』。我又被一位間接的朋友請了一次午飯，他到過上海，是在美國海軍中於去年八月日本投降後自硫磺島飛上海，看到了我，兩人的談話當然是『三句不離上海』。下午我們又開車到海邊的月島(Moon Island)去看飛機場，有不少架C-47的大型飛機和L-5的小型飛機，也有不少人帶了家眷去坐飛機，大概就等於我們國內週末父親帶太太和子女坐汽車出去兜圈子一樣的不稀奇。看到這些，我們怎麼能再不努力急起直追？

五點鐘到公共汽車站，坐長途汽車踏上歸途，耳邊還是：『我們真高興你來，希望你再來！』的聲音。

比起上海，當然阿柏定可玩的地方太少了，因為這是小鎮，你們大概在地圖上找不着。但小鎮也有它的好處，這是一個極團結極真誠的小社會，大家都是朋友，都能認識和了解相互間密切的關係。聯合國大會開會的第三天，美國的貝爾納斯念一封施老太太(Mrs. Stanley

Schnelle)——她是美國中部某小鎮的無名居民——的來信，她一共有七個孩子，其中的一個在海軍中作戰時死了，她說：『我的兒子走時說：我並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去打，但我是為國家。現在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剩下的是我們的更艱鉅的工作。我的家是一個充滿了笑聲和同情心的家，雖然我們窮，但我們都快活；我雖有七個孩子，但我不能少一個。現在你們知道我的心，我祈禱上帝賜給我們永遠的和平，祝福國務卿貝爾納斯，加添他的力量叫他完成為世界和平的服務。我不能看世界上有誰受飢寒的壓迫，我已經在節省食物，織補衣服，我要盡我的力量，因為飢寒才產生憎恨和敵對。——就是我們的敵人，只要他是人，我愛他們，不能看他們凍和餓。』貝爾納斯說：『美國的偉大就在這中下階級的簡單的家庭裏，美國的偉大就由於這些小市鎮中這些母親的偉大——她們為敵人祈禱，時時刻刻願意幫助別人，——她們也要幫助敵人。』

西風社遷址啟事

敝社現以業務擴展，原址不敷應用，自即日起遷至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新址辦公（電話三九五七八），嗣後讀者或同業投函或接洽業務，請逕向新址賜洽是盼。

家雜誌社
西風社
光雜誌社
仝啟



★我想去雪菲爾過一個靜靜的假期，安恬地讀幾本書，把工廠裏緊張的空氣鬆弛下來。

旅英假期瑣記

顏煥中

——英國通訊——

在英國工廠裏，每年在復活節前後有一星期的假期。這是員工們最快樂的時期，也是最花費錢的時候。今年，我想去雪菲爾過一個靜靜的假期，安恬地讀幾本書，把工廠裏緊張的空氣鬆弛下來。所以我到雪城後所找的一個旅館也相當幽靜。有一個很大的花園，花草盛放；中間有一個池子，和一些樓台亭榭，處身其中，自有一番風致。可是假期中非但過得沒有像理想般的安靜，並且比工作時還疲乏一些，這也許就是所謂外國式的假期。

(一) 原野

雖說我們住在英國的鋼鐵中心——菲城，可是玩的却是北坦司(Northern Derbyshire)的山嶺地帶。一般說起來，這些地方只不過是一帶崗巒起伏的山岳，而最高峯不過海拔二〇八八呎，比去年在湖區所登的斯堪多(Skidow)高峯還低了些。可是不同的却是那一帶多是很少墾殖的原野。當公共汽車駛過時，有許多簡直可說人烟稀少，幾乎全是一片空曠的草地，間或有牛羊一二躑躅嚼草而已。原野的自然美景，可以從此地好好的欣賞到！當我在原野中散步時，看到通過的鐵軌，樹林的森

鬱，人烟的稀少，不禁憶及曹禹的『原野』。這真是一幅逼真的佈景，只可惜少了一些狼嗥虎嘯以及提了燈籠給小黑子叫魂的焦大媽！我不知曹禹對他那一幕的佈景是如何構成的，當然他不會到過這兒，可是我却在這兒找到了一幅比他想得更逼真的真實的原野。

(二) 最大拱形洞

星期一，我們聽了方（他是在雪大攻冶金的）的勸告，到一個叫堪薩爾頓（Castledon）的地方去，那兒有幾個山洞。我們進去了一個，叫山巔洞（Peak Cavern）。裏面有電燈裝置，每人須付一先令，始能進去觀光。那洞口是一個很完全的拱形，那個領導的說這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然拱形洞。到底確否却是待證的事。進去後，在裏面看到鐘乳石和石筍石不計其數，並且有許多很明顯的痕跡可以看出山谷流水改道的情形。據那人說，目前的最上層是百萬年前的海底，這是經過地質學家研究而得的。他還指出一些水底動物的化石遺跡給我們看。一路進去，谷流也就愈改愈低，有時水不能在有些堅硬的岩石通過，就在某部上升成爲渦流而挖成一個自然的圓頂。更妙的是一連有八個很完全的圓拱，這一切看來真使人佩服大自然造物的靈巧了！最後看到水流離開我們進洞時的地面高出一百二十呎；據云有時山洪暴發時還可能淹沒山洞的一部。在山洞出來後去憑吊一個已毀的碉堡，山頂上，四圍都是削

壁，只有一路紆迴而上，形勢險要。現在只不過供後世花三個銅板，上山憑吊一番；其他也只能付諸流水年華了！

(三) 天上人間

次日，我們計劃去貝斯羅（Bastow）。車抵那兒，隨許多人走的方向走去。我們走進一片廣大的牧場，裏面有完善的汽車道，疏落的幾所精巧庭院，樹木長在周圍，盡了一部份遮陽的責任。我們以爲是到了一個大花園，因爲一望無際，也不見有很多人住在附近，雖然知道那地方叫查華士林（Chatworth Wood），可是詳情却不曉得。

慢慢的走，在前面有大批的牛羊，還有許多小鹿。在不遠的地方，有一所壯麗的大房子。在這種地方，會有這種宏偉的建築，却又不見有人，我們以爲一定又是什麼歷史遺留的堡壘之類了。沿路前進，到了一個方的台傍，周圍有五尺寬的水繞着，只有一邊石級上下，我們就走向石級前去，有三個老太婆和一個老頭子坐着，她是和我們一般的遊客。那老頭兒却自告奮勇的解釋給我們聽：原來這地方是屬於台梵夏公爵（Duke of Devonshire）的，這個石台是當年蘇格蘭的曼麗后（Mary Queen of Scots）被禁的地方。原因是她長得太美，一顧可傾城，再顧可傾國；那幾個女的就插口形容她是如何美，如何美。居然在英國歷史上也有這一套，祇要她一開口，當年的一批公侯都可爲她捨生。因爲這緣故，依丽莎白皇后爲要保持她

自己的皇位，就非把她犧牲了不行。那幾個女的說得妙：『如果曼麗一天存在，依利莎白的皇位就一天不穩。』所以結果可憐的曼麗終於被葬送在斷頭台上。但在她被處刑之前，有很長一個時期被錮在這小石台上，不過現在已看不到當年的屋子了。那幾個婆子一談到曼麗王后時，對她的美貌真是崇拜之至。可惜沒法看到她的照片，不知究竟美到如何地步？但他們却形容得如人間嫦娥，我想她們真有些悔恨她們不會長得如伊美貌，不然也可傾倒衆生，大出風頭，享幾年人生艷福。但曼麗王后在天之靈，知道尙受後世人的仰佩感慨，也可釋然無恨，不虛前生了。

公爵的偉大住宅，現讓給一個威爾斯女子學校撤退到這兒來上課。戰前進那學校須年付二百鎊，其貴族化的程度，可以想見。我們會要求參觀他們的臨時校舍，但是那學校從不曾開放過，因為省得分散那批女孩子們的心，所以被客氣的謝絕。我們祇好在外面看了一陣，對裏面那批女孩子們真感到羨慕，只希望她們盡量的好好享受一下目前難得的機會，別錯失了。山頂上有精緻的碉堡，有汽車道可通，但不能上去。英國的私人路實在可惡，有時還在路下加一句：『No Passing』(不許通行)及『To Be Presented』。那天我們感感快快不置，不能盡興而返。

(四) 二個市鎮

星期三決定到英格蘭最高的市鎮巴克頓(Buxton)

去。這鎮原來的名字是 Buckton，在這裏，英國人的保守也學會了美國人的簡便，將字母省下了幾個而改爲『Buxton』。市鎮拔海一千呎，有溫泉數處。當很早時，台梵夏公爵就花了十二萬鎊來造一個半圓的房屋，那裏同時也有許多古羅馬的遺跡，因為當年的羅馬人似乎對溫泉特別具有興趣，只要有溫泉的地方，總有他們的蹤跡。

公共汽車內裝了四十多人，一看，足足有四分之三是女人，而多數的還是老得走不動的婆子。他們不顧二小時汽車的行程艱苦，到底是去玩呢，還是醫病可不得而知。因為據說那兒的溫泉可以治療風濕的。下午爲了候汽車過晚，不得不改乘火車(比公共汽車貴三倍)，隨着黃昏的晚風從孟徹斯德換車返雪城旅邸。

次日去爵斯德非特(Chestfield)。那裏是斯蒂芬生(Stephenson)的家，他發明了火車，因此三路火車通過爵斯德非特，使這小鎮繁榮起來。那裏沒有什麼好玩，祇不過看看一個教堂上尖塔——彎曲，可是却不倒下來。我們又到馬洛克(Matlock)的海杜爾(High Tor)去，那兒風景很美，有相當瑞士之稱，可惜未曾到過瑞士也無法比較，只不過山水曲折，比起他處別有一番不同的景緻。

(五) 歡宴

星期五那天，大家都不想出去，主要的爲了雪大的李在晚上請客。雖說是請客，可是一切都得自己動手，所以

我們都去得很早。那天晚上因為買不到米，只好吃麵，把鷄子燒的燒，炒的炒，用鷄蛋粉來炒了一個蕃茄炒蛋，又像回到國內學校中的情形，但人可換了不少，只有方和我還留在一起。想起人事的飄忽，每有無限的懷念和感觸。

吃完開始『打通關』猜起拳來，房東太太看到了這情景，笑不可仰。李在她那裏住了八年多，所以也略知一些中文，見到我們猜拳，她也伸出指頭來叫『三』，引得滿堂鬨笑。這在雪城中國學生的聚宴，至更深樂盡而散。

(六) 尾 聲

常聽說黑池 (Blackpool) 是英國最有名的消假勝地，所以特在星期六返巴羅 (Barrow) 途中，慕名而去。地方濱海，和巴羅隔不了幾哩的水路，可是陸路走要繞個大圈子。那裏的遊客，人山人海，但除了有美的沙灘外，其餘也沒有什麼。到處都得錢。那兒有吃的，喝的，各種玩的，女人看男人，男人看女人，大家忘了時光，盡情的玩，也許這就是富吸引力的緣故吧！

星期日是最後一天的假期，大家在宿舍中玩，打乒乓球，打彈子，很快的一個上午就過去了。下午從兩點半到五點半一直在打網球，打得臂腿酸疼。洗了個冷水澡，真是痛快無比。因為大家快回到各人的工廠去，所以晚上就大擺『龍門陣』，我和炳更是暢談達旦。

早上廠裏上班的聲音，驚醒了迷夢，也就結束了這一週匆忙過去的假期。

金 城 銀 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四二〇〇

分行處：全國重要城市



★這次，在反侵略的戰爭裏，中華男兒在印緬著下了一筆不可磨滅的功績。『功垂印緬，義著盟邦。』新生的中國就是在這次抬起了頭。

史迪威公路印象記

賈之澄

——本刊特稿——

(一)別了印度

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的早晨，喜馬拉雅山下的原始森林裏隱伏着的雷多 (Ledo) 地方的天氣，是十分晴朗明媚的。記得前夜微風細雨酒過的碧綠的森林，在朝陽下顯得水滴滴的怪有意味；尤其是初晴時蔚藍的長山，頂着蔚藍的天蓋，有時，天蓋的一隅，畫上一道霓虹，更令人醉心眩目。的確，雷多在雷雨裏，蒸熱的酷暑裏叫人討厭，而在自然美景上，實在有欣賞的價值。

就在那個晴朗的早晨，我們趁着朝陽。開始離棄了那令人留戀而更可怕的窒息的深林，馳騁在偉大的史迪威路上。

七十輛小吉普，和十輛大卡車，組成了一股蜿蜒迂迴

的鐵流，浩浩蕩蕩的吞蝕着那全球聞名長約一千一百哩的史迪威公路。我們看着飛輪滾轉，聽到了機械的聲響，輕鬆愉快的心情，到這時更變成了強烈的興奮。

一小時後，車行抵鬼門關 (Hellgate) 的確，這『鬼門之關』比駭人的虎狼更可怕，一上一下，全成S形的急彎，山嘴吐出了硬舌，攔住了前路的視線，車子又一直向四十五度以上的長坡爬去。最不幸的，高山上下着大雨，洪水衝斷了路面，車子在泥濘中晃動。看見右邊開張血口石巖，左邊深溝裏滾滾的黑水，在雲霧的深林裏捲起了怒濤，壓住了機械的聲響，當時，我的心緒非常麻亂，一次不安，方向盤幾乎扭轉了頭。真的，要是當時一不小心，實有『一失盤成千古恨，再回頭更萬丈深』的危險。

過了鬼門關，爬了一段險坡，我們纔吐了口氣，回頭

望望雨林道：『別了，你這古老的佛國——印度。』

(二) 野人山行

沒有達到宿站，那天晚上，我們在虎狼咆哮的原始森林裏露宿一夜，第二天爬起來，衣服濕透了，白雲隱伏在車廂裏，雨還不停的落着。有什麼辦法呢？人生就是這樣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於是我們無所顧及，在雲霧裏開始了行程。

雨越下越大了，車子也爬得更高了，在那陰雨的高山上，四野是白茫茫一片，這時，我們打開了燈關，減低行速，讓車緩緩的駛着我們，像鵬鳥一樣遨遊在雲程裏。

有時候，雨停了，太陽從薄雲裏透出紫光，反映在山腰中的闊葉林上，點出了百斑彩球，連成了千道霓虹。有時候，山崖瀑布的洪流，拼命的滾滾奔下，浪頭濺起的水珠，在夕陽的輝映下，像打花鼓的女郎在玩着五彩寶珠。有時候，在雲霧的包圍中，吉普馳過的剎車尾燈，像流星在薄雲裏跑過的一道紅線……這一些幽美的幻景呵，我們再也看不到了。

在那荒蕪的野人山上，除了披着雨衣修路的工人及駕着開山機的老黑外，幾乎看不到一處人烟。然而，偉大的工程師們的足跡展到了，連通了戰時中國的大動脈——油管，一直從加城爬到昆明，經過了山溝，野林，河川，靜靜的伸長了腰肢，躺在荒野的原始森林裏，又伸長過緬北

平原，與長途電話一樣的被稱為史迪威路上燦美的兄弟。

(三) 懷緬北

這次，在反侵略的戰爭裏，中華男兒在印緬著下了一筆不可磨滅的功績。『功垂印緬，義著盟邦』，新生的中國就是在這次抬起了頭。

當我們經過敵騎殘踏的荒城密支拿 (Myltha) 的時候，看見了那悽慘的景象，不免令人酸心，不很大的地面，完全是一片瓦礫而放出血腥的臭味，裏面有幾家華僑，還維持着蕭條的市面。其他像八莫 (Bhamo)，芒友 (Mong Hsat) 及南坎諸戰地，都是一樣的荒涼，有時候，我們幾乎辨別不出那還是城池。

凡車子經過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敵人橫行的慘狀：有些村莊的房屋，只留下一堆瓦礫，一樁孤立的紅牆，樹木沒有了枝葉，有的被燒得只剩下禿的烏幹，人民用遺棄的汽油桶架起房子，四五個男女鑽在裏面，有的小孩還在那裏哭，母親現出一種難堪的表情，背着簍子往外走，那是多麼不景氣的悲劇呢！沿途的公路，被彈火侵蝕得千瘡百孔，大的橋樑都被破壞了，山林裏的工事，汽油桶子圍成的營房，都被炸毀了，尤其是八莫一帶，那些戰爭的製造物，都在你目睹之下了。

在那彈火飛舞過的地帶裏，我們可以隨時看到中華男兒的殉國紀念碑，直立在緬北的綠原上，他們像原野上

的碧草，永遠的不滅，永遠的活在人們的心裏，鼓勵着我們向前，像七十二烈士一樣的啓示着我們。

(四) 擺夷女郎

過了伊洛瓦底江 (Irrawaddy) 的大浮橋，我們便享受到緬北平原的自然美景了。那起伏的丘陵，畫出圓弧的曲線，調和着平原的幽韻；那潺潺的溪流，正盪漾碧空，湊和着青鳥的歌唱；那綠茸茸的平鋪的稻田，不像野人山的陰林那般可怕。雖然，我們看不慣那些荒城廢墟，但馳騁在那伊洛瓦底江兩岸的綠原上的時候，沈鬱的心情豁然愉快了許多，打起精神，看着村莊，田園，和來往不絕的擺夷族人。

那一帶的村莊，多架木爲房，分上下兩層，上層居人，下層飼養牲畜，居住方式，多屬我國南方遺風，居民衣飾，亦似近漢人（不像印度人那樣濼瘦，漆黑），男子多著中式服，婦女則結髮頭頂，以青布束腰，上著衣衫，下圍藍裙（不一定是藍色），男女大小皆赤足，出入多佩帶一鋒利的小刀，名叫緬刀，聽說專爲防止毒蛇而置。

在那裏，我們看到了向來聞名世界的『擺夷女郎』，果然，那些姑娘們名符其實，像東方姑娘一樣的有着白白的而帶着紅暈的圓臉，烏髮或結或剪，服飾異常華麗，腰間仍用有着花紋的青布束得緊緊的，畫出平滑的曲線，下肢圍以錦繡花裙，露出豐美的膝頭和腳趾，嫵媚的走過，

攪動着她那赤裸的圓腿，特別的描寫出她的窈窕。當車子經過她們面前的時候，她們慣以『OK』『頂好』向我們叫着，那種天真大方的姿態，表示了她們毫不拘束。我們的『老黑』，看見那些婷婷美女，醉了似的放慢車子，攔緊方向盤，『頂好！』『頂好！』的歡呼起來。可是，車子不留情的慣性的跑着，刹那的美景，終於在夢中消失。

(五) 沒有太陽的地方

過了『中國車輛檢查站』，滾入碗町，我們算進了祖國的懷抱，躺在溫暖的祖國的胸膛裏。『可愛的祖國！』那時候我們向祖國祈禱，希望這從劫難中成長的祖國，給我們以安慰，一些好的印象。

在歡狂的興奮中，掠過了田野，村舍，穿過了無數的森林，街市，沿着祖國的臂膀，也越過了高山，渡過了長流，但是我們驚異這些中華民國邊疆上的國民，不懂得『中國』是什麼。當我們問他（她）『你的名字叫什麼？』『你知道中國？』的時候，他（她）們只是淡淡一笑，搖着頭一個字也說不出。有些活潑的小孩，僅以『OK』『頂好』的招呼，向我們要餅乾。

後來，當我們行進一處地勢險要的山溝裏的城市（龍陵）的時候，車子還沒有停妥，就擁來了一羣人們，穿着西裝的，便服的，軍衣和旗袍的人兒，前前後後的擁着吉

普。那時，我們初次遇見祖國的同胞和那些天真的兄弟，活潑的太太們，覺得非常愉快，興奮，認為自己人總是親熱的，相近的。但是，從他（她）們的行動上看來，我又感到了驚奇，相信戰後祖國邊陲地方的人民是可憐的，他們多半是無家可歸的逃亡者。

他們的話非常好懂，他們問我們有沒有Rationed買香烟嗎？換 Rupee 不換？這些問話叫我們感到為難。事實上，除了行李之外就是我們自己，半年在印度，帶給祖國的就是一輛吉普和我們摯誠的心靈。

在那裏，不論老少，任何人都有一疊疊關金二十元的鈔票，可是，沒有麵包，沒有米。啊！祖國，請救濟那邊塞上的人民吧！

(六) 輕渡惠通橋

下着雨，車子在高黎貢山上的雲霧裏慢慢的爬着。

那是滇緬公路的舊道，路線蜿蜒的在山腰中盤繞着，差不多每一寸地，都是開山闢石。路面仄窄，雖然瀝青石子，但因年久且經戰爭的摧毀，已是坎坷不平的甯道了。

沿着薩爾溫江的紅流，我們被包圍在青蔥的羣山裏，在那裏，我們發現了許多汽車的骨骸，有鐵架，有車身，有輪軸……有的是炸壞的，有的是燒燬的，也有覆車撞毀的，現出各式各樣的姿態，靜靜的，在山坡，縱橫參錯，殘毀不整，滿身生着濃紅的鐵銹，好像一羣可憐的傷者，

暴露着駭人的殘骨。那些，那些都是戰爭送給人們的一種不愉快的觀感。

接着那些殘骨，在不遠的山角，我們望見了一座浮在眼前的吊橋。前面的卡車在徐徐的輕渡，橋身隨着車子的滾動而下墜，好像有些吃不消的樣子。雖然老黑在叫着：

『Slow! Slow!』

當時，我們在橋南上發現了『惠通橋』三個不可思議的大字，那是一個神聖的血的感召。那是一九四二年敵人猖獗北上，滇緬路上我軍和鬼子激戰的聖地。我們想起國軍壯烈的犧牲，千萬埋在青山下的無名白骨，啊！那又是一種怎樣的情狀呢！

(七) 戰時新生的寵兒

沿着波濤洶湧的黑水（禹貢稱怒江為黑水），我們終於滾出了怒山西坡，到了那戰時新生的寵兒——保山。

保山，四面丘陵起伏，峯巒插秀，全山樹木青蔥，稻田碧綠，枯柯河經其東，常流春水，風景頗佳。

一九四四年，自史迪威公路通車，中美運輸從陸路開始以後，保山顯然成爲史迪威公路的鎖鑰，出入往來的門戶，亦佔有西南邊防運輸終點。

在那裏，休息了一天，我們到保山城裏去玩，覺得那是回到祖國後的一個新奇的印象，那雲嶺下荒蕪的山城，在中央的統治下不到三四年的功夫，就會煥然一新。尤

其，當我們進到一所縣立的中學，看見那些活潑的同學的時候，我們更感到愉快，興奮。他們的年齡並不大，見了我們表示歡悅，他們並不嫌我們是汽車夫，穿着油膩的衣服，便親熱的圍住我們，問我們是不是青年軍？在印度受訓的情形如何？又安慰我們在中印路上的辛苦。那裏女同學也很多，她們仍然是天真，溫柔，態度上表現出大方，不拘束。她們距我們約五六公尺，也聽着我們的報告。

當時，我有兩種感想，第一，我認爲五年以後的保山教育，要是不斷的改進的話，也會踏上我國普通縣城的學校程度，其次，我感到興奮的就是在抗戰期間，我國的文化能够普及到邊陲。

但是，在那初關的處女地方，仍有民生窘迫的現象，我們在那裏只宿了一夜，就發生了種種盜竊的現象。我們也難怪他們，我們只能希望祖國能够富裕起來，注意到邊陲的民生。

(八) 到了昆明

地理上偉大的橫斷山脈，伸長了它兩條粗大的臂膀，叫雲嶺，怒山緊緊的擁抱着我們，讓我們日夜猖狂在它的腰肢。

我們別了保山，循着枯柯河的靜穆的清流，傍着綠茵似的野草，聽着柔和的歌唱，看着那潔白浪花造成的起舞在水面的漣漪，在那嫩白姑娘的身旁，悄悄的緩行着。

出了口山，我們聽見了浪濤撼天的江流，——浪花飛濺的瀾滄江。像野馬一樣的奔放，像猛獅一樣的怒吼。在兩山嶙峋的深谷裏，任性的涵湧。

瀾滄江水勢激湍，濁浪排空，天水一色，人以鐵練鎖於兩岸峭壁間，橫貫江面，來往行人。山崖間有流水叮咚，路旁有一木牌寫明『毒水』二字。右側又有一石碑告訴來往行人：『上面山崖上流下的小水，含有毒汁，飲後則肚子脹痛，觸皮膚亦可潰爛。』當年諸葛武侯南征時所遭遇的瘴水，大概就是此類水吧？

過了瀾滄江的昌淦橋，爬過了一座大山，經漾濞，洱海，楚雄……轉出山角，便可以望見晶瑩一片，那便是滇池，戰時的『花都』——昆明。





★如有此種自卑現象，應選擇一種合理的解決方法，或者各種方法同時運用，努力解除此種心理上不健全的病態。

怎樣解除自卑情結

程玉慶博士講
陳梅生記

——本刊特稿——

自卑情結通常與自卑感混合不分，而實底裏此二者是有分別的；自卑感 (Inferior Feeling) 是一種自我的有意識的感覺，感覺到事事不如人，怕羞，消極等等。由內省法可以清清楚楚地自我感覺得到，這種毛病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不過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至於自卑情結 (Inferior Complex)，則是一種潛意識的自卑現象，常常在有意無意中表露，自己不會覺得，自己亦不能控制。但不是人人都有的。因這種的有意識和無意識，沒有一定的明顯的分水嶺，所以要明顯地區分自卑感和自卑情結，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

但潛意識的存在，却無可諱言。我們日常生活也常常會受潛意識的支配。譬如一個患神經衰弱症的人，他自己下決心去求醫診治，當然是清醒的，有意識的，決心要把病症從根除去。但另一方面，自己的潛意識却緊緊地抓住

他的病原，使擾亂的思緒干涉着他的病象，使他不能很快地健復。許多失眠者，其原因亦復如是，他的意識硬逼他叫他睡着，而他的潛意識又硬逼他使他睡不着。所以在這種場合裏，有意識和無意識簡直是相反的。

我自己有一次從重慶到江西去看病，看了病要坐飛機回去。那時候還在抗戰，戰時交通的困難尤其坐飛機的不容易，諸位現在一定還能想像得到。我當時托人情，賣面子，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得一張美國軍用機的飛機票。航空站叫我當晚三點半鐘去上飛機，諸位一定也可以想像得到我當時的興奮和神經緊張的情形。意識到若失了這一機位，不知何年何月才回得去。所以臨睡時我又再三叮囑茶房，叫他在三點鐘以前無論如何要叫醒我。但到了那時候，我自己却不期然而然的突然醒來了。在我當時緊張的思索中，以為一定太遲了，但實在還只是三點差五分，茶

房則呼呼地沉睡著，這一事就證明不但我的意識而且潛意識都在警告着我：『三點鐘，上飛機，否則——』所以到了那時，我自己自然會醒來。我想這樣的經驗，每個人都該經歷過的。通常我們做數學題目，整晚得不到答案，明早起來，却毫不費力的計算出來了！這些都可以是說我們的潛意識的作用。

意識和潛意識的意義已如上述，自卑情結和自卑感兩者之區分，在學術上雖很有意義，而實際上實很難把它們劃分。譬如一個女子，自己感覺得矮，她因為想要和他的丈夫並肩立着差不多高，所以時時想着高跟鞋。你說她這穿高跟鞋的行爲，是自卑感呢抑是自卑情結呢？似乎是自卑感，又似乎是自卑情結，又似乎兩者都包含有一部分。又比如一個士兵，在前方受了傷，他想退下來，但一方面又以爲若退下去了，會被歡送過的同伴們嘲笑。他想還不如重新上去，叫同伴們聽到談某人『負傷殺敵』不是大堪誇耀一下嗎？他雖然這樣想，而人的怕死本能又支配着他。你說！他是自卑感還是自卑情結呢？所以它們雖有學術上的分別，我們今天講的，只能以通常的事實來解釋。讓我們先討論自卑情結的特徵和形成原因，然後再談解除此種病態的方法。

大家如果不健忘，一定還記得做小孩子的時候，對先生或陌生人說話，總要半天纔急得出一句來。心慌氣急，臉孔漲得通紅，喉嚨裏像有什麼梗着似的。平常自己一

個人能够誦得流利的文章，很能够發表謔言碩論的東西，等到先生叫你立起來回答，便十成裏講不到三成。這些是大家都會有過的經驗。小孩子趁父親不在家的時候，常常穿起父親的衣服，得意洋洋的學做父親的動作。這些是自卑情結的表現。他們看大人們是那麼的高，他自己是那麼的矮，大人們可玩的東西，小孩子却無權顧問，甚至有些好吃的東西，也只有流口涎看大人們吃。所以他們自己覺得事事不如大人，事事受大人的壓制，而急望自己馬上變成大人。他們穿大人的衣服，學大人的動作，當作是一種慾望的滿足。有時他們故意執拗，事事反對父母。百事要照自己的意思，這情形在小孩二三歲時也常常發現。他們竭力想控制反對自己的人，而做到『唯我獨尊』的地步，

阿特勒(Alfred Adler)就有這樣一種自我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說每個人都有這種事事要克制別人的心理。這實在亦是一種自卑情結的特徵。在中國，小孩子只是小孩子，沒有獨立的人格，事事不許自主，所以小孩子的自卑情結亦特別普遍。通常還有一種情形，就是當小孩在十三四的時候，不幸地犯了手淫，他自己不敢告訴人家，但又不能克制自己，等到自己照鏡子，『呀！眼眶都黑了！於是怕和人家見面，消沈，神經過敏，什麼病狀都出現了！這是自卑情結形成的一個非常普遍的原因。

上述都是男孩的情形。女孩子有沒有自卑情結呢？一般講來，女孩子的自卑情結實在比男孩子還厲害，她們不

單時時覺得不如別人，而尤時時覺得不如男子。這次國民大會中女代表們竭力地爭百分之二十的代表的名額，就是一例。平常即使是一個漂亮得意的太太，你問她：『下世你願意投胎一個男的，還是女的？』這一定不會有第二個不同的回答：『要投胎男的！』

女子爲什麼自卑情結特別厲害，而又時時不忘要做一個男的，這是一個頗饒興趣的問題。有人說她們因爲沒有男人的陰莖的緣故。這樣的說法，是不是一個挖苦的話柄呢，其實倒也未必然，我們可搜集許多例子來證明：

一個未開化的民族間，常可以看到一條圓木頭一端刻着一個神像，立在家裏，當作菩薩供養。這圓木頭的菩薩是什麼？依心理學的眼光來看，實在就是一種男性性器官的象徵。再如有些『七級浮屠』的寶塔，高聳一切，尖尖的，圓圓的；一個神廟裏，中間一個大菩薩，旁邊四個小菩薩。這一些又象徵了什麼？你若用心理學的頭腦來分析一下，你一定會承認這是有象徵的有意思的。現在的苗民的風俗，在秋收後還有一種實行『亂交』的習俗，說是可以預兆明年的豐收的。我國鄉下人，即在此原子的現時代，也還有一種有力的傳說：『童子便，治百病。』所以常常禁止自己的小孩子隨意將便溺便給人家。你想：亂交可做豐收的預兆，甚至便溺可做治病的藥材，由此可見人們對男子性器官的崇拜了！自古至今，即將男子性器官，當作一切生命能力的泉源。所以男子們最怕的病是腎虧。女

子們則因爲缺了『這個』而引起深度的自卑情結。

女子中有些對於性的發育不甚了解，自己覺得她的處女膜破了（有很多時候是幻想的而不是真的），將來不能對人，因此亦可以養成自卑情結。但這種可以說是中國的特殊情形。

上述是關於自卑情結的特徵和形成的原因，現在先讓我們研究一下，如已患了自卑情結應用何種處置方法。

有一種自卑情結的處置方法，是絕對要不得的。舉一個真實的故事來做例子。

有一學生，不幸地命運註定他做一個姨太太的兒子。大家都知道，在中國社會裏，姨太太的兒子的家庭地位是很低微的，他當然亦不能例外。但因此却形成了他的自卑情結。他對什麼功課打不起興趣，他自己說是智力低，吃不准研究『學問』，所以避重就輕，想去研究音樂。但他的『音樂天才』，又阻止着他跨進國立音樂院。後來靠人情進入重慶那裏訓練樂手似的『軍樂訓練班』。是否他的智力商數真的是那麼高呢？不得而知，而他的自卑情結在擾亂着他使他喪失對自己的信心，則是事實。他自己承認在校時會犯手淫，而說有一次看見對床一位同學整理床鋪時，一念之間，就大發神經，以後天天躲在房子裏，不出來見任何人。而且常常痛苦地說：『人家這樣不要見我，我就不見他們好了！』這其中，他和那個同學的床鋪有什麼關係，我們亦尚不知。但他是患自卑情結，這無

論如何可以證實。但若患了自卑情結，又用這種消極的躲避的方法，實在是最要不得的一種處置。常常看見人因為神經衰弱失眠，抱着『自慚形穢』的態度不敢見人，久之而形成一種孤獨怪癖的習慣。所以我們若是有自卑情結，必須與環境沉着奮鬥下去。

還有一種處置的方法，亦是不行的，即是已經有了自卑情結，而硬要面子。明明是自己說錯了，而硬要歪曲事實，說自己一點都沒有錯。要面子是我們中國人一種『國粹』。家裏三餐兩斷，偏偏要說得家裏是百萬財主。所以包圍維維是工友的兒子，但是『史丹康』不得不『康』一下。自己一字不會橫劃，而硬要拿起報紙，寧可倒看，樣子不得不裝。一些自己最不用功的學生，便寫些『爭取時間』，『把握時間』的標語來用功。這些都是變態的自卑情結的處置，實在是非常危險的。正當的方法，要自己知道自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千萬不要放『空心大砲』。

還有一種情形，是知道自己自卑感起來了，便手忙腳亂，發慌得不知怎樣才好。好像夏娃偷吃了伊甸園中的禁果，剛好上帝來了，夏娃直嚇得縮成一團。像這樣一種原始的反應的處置，亦是不行的。自己知道自卑但不宜害怕，而且要進一步設法排除它們。要不然的話，很有患精神病之危險。

通常有一種『吹毛求疵』的處置方法，他自己怕暴露

自己的弱點，所以先發制人，專拆人家的漏洞，來表示自己非常專精內行，省得人家再去抓他的弱點。用這種方法解除自卑的人，不單對自己無益處，而且在處世交友上往往因此而失敗。

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怎樣才是合理正確的自卑情結的處置？我願意再用一個過去的事情做例子：

我大學時有一位同學，從小患了『嬰兒癱』，走起路來，一顛一簸，非常不好看。但他這個蹣跚拐兒，却是我們學校網球隊代表，籃球也當了班代表。他能跳舞，溜冰，做各種運動和遊戲。人家都看不出他的脚有一點兩樣。而他各方面的發展，都超出一般同學之上。他是我們校裏學生會的會長，青年會會長，演講研究會會長，戲劇隊副隊長。他這樣發展的結果，是否因為跛脚而完全潛意識努力向其他方面發展以為補償，因為我沒有為他分析，所以難說。但平時確可以見到有某些因為運動不好，遂把自己撇入書堆中去了；一個臉孔不漂亮的女人，常是比較用功，性情亦比較溫和。這些都是自卑而引起的補償作用。這種對自卑情結的處置方法，我願意介紹給諸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把人家的好處當作自己的好處，所以儘量替別人吹噓而抬高自己，這一種解決的方法，亦不算太壞，至少可以解除一下精神上時時的緊張。有一個助教，大概他自己意識到自己只是一個助教，所以逢人便吹噓說自己所服務的

學校和院系，是全國挺有地位的，系主任是全國的權威。他的弦外之音，大家都會體會到。小孩子穿大人的衣服學大人的動作，亦可說是屬於這一種的處置方法。不過用了此方法，雖能解脫一時的緊張，但決不可自滿，不能專以人家的好處當作護身符，而掩蓋了自己本來的面目。應該積極的仿效人家的優點，纔能使你真正避免自卑的再生。

『晝夢』亦是一種普通正當的解決的辦法。小學生被大學生欺侮了，便在暗地裏發誓：『哼！我將來大了，一定報仇！』在醫院裏，主任壓主治醫師，主治醫師壓住院醫師，住院醫師壓實習醫師。常常因為主任發了脾氣，罵了主任醫師。於是便一層一層的罵下來，罵到實習醫師。無處可罵，只好在腦子裏發夢：『哼！我將來做到主任，也要來罵他一遍報仇！』這樣一來，便什麼都消釋了！這種解決的方法，在中國目前社會裏特別流行。不過單是做了夢就算了還是不夠的。一個實習醫師如果只在受了氣時要做主任，結果只恐怕做了阿Q的哥哥。

最後一種是昇華的處置，就是自己有了某種缺點，而設法用其他事物填充了它。譬如有一個太太沒有生兒子，她常常歡喜養狗養貓，十分小心地養護牠們，把牠們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這就是自卑的昇華的結果。但說它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呢！倒很難確定。所以我一開頭就說，自卑分有意識和無意識兩種，而這兩種的分野是十分困難的。諸位如自己有意無意中有些自卑現象者，應選擇一種

合理的解決方法，或者各種方法同時運用，努力解除此種心理上不健全的病態。

幼童教養法

沈陳式譯述 · 黃嘉晉編校

西風社新書

這本書是根據美國勞工部兒童局所編印的『一歲至六歲兒童之教養及訓練』一書編譯而成，作者都是小兒科醫生和兒童研究專家，以最淺顯通俗的文筆，舉出現實的例子，告訴每個做父母的人對付嬰兒，教導小孩的最好辦法；另外又加上了一些中國方面的材料，實在可說是一本教養幼童的權威作品，是每個已做父母和將做父母在所必備的手冊。

本書內容共十一章，包括幼童的環境，預防疾病，牙齒，飲食和睡眠習慣，衣服，遊戲等重要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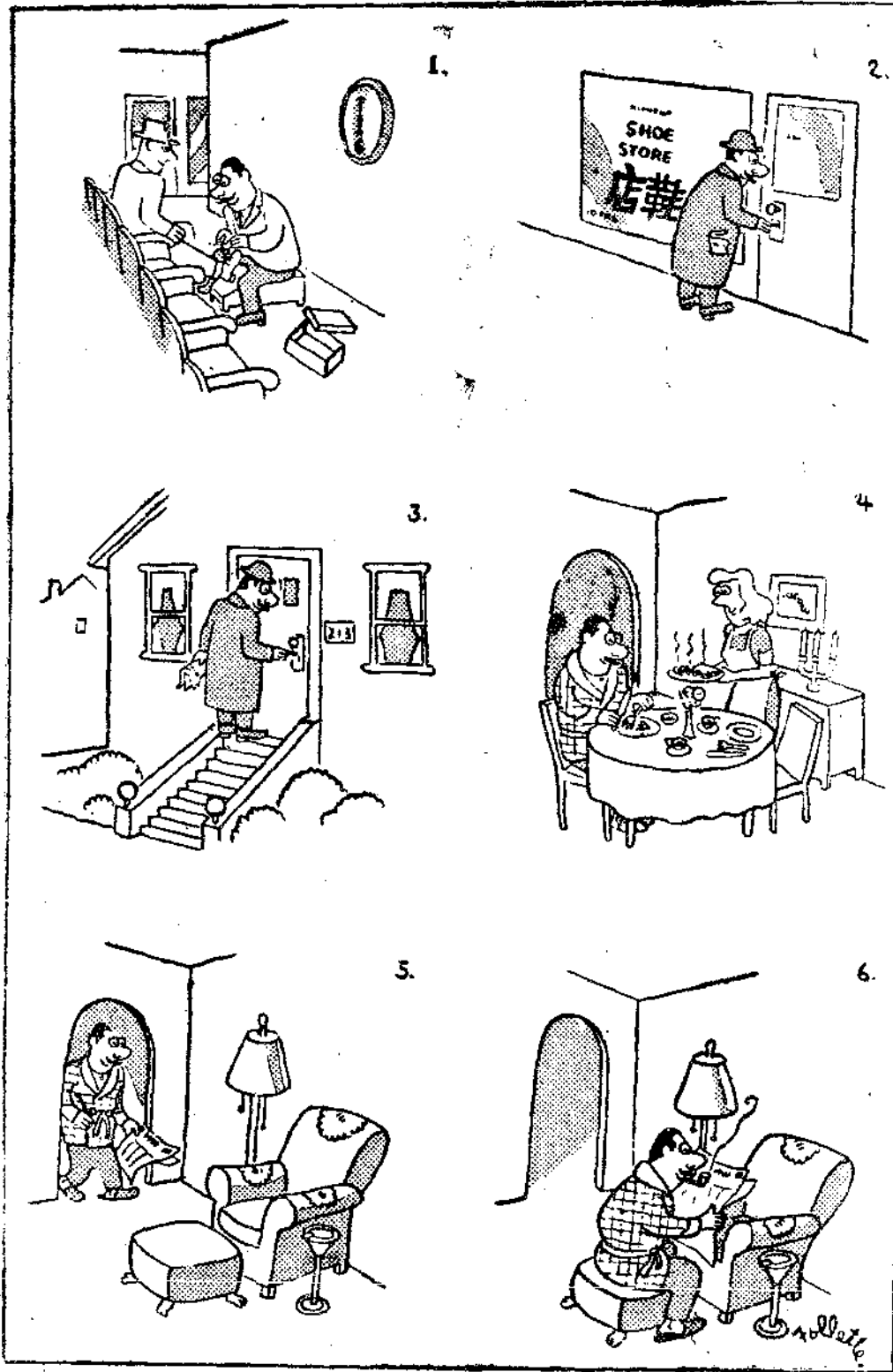
發行所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 三九五七八

定價 六千元
定戶 九折優待

歡迎 讀者函購 同業批發

習慣使然 轉載自小人國雜誌





★行將實現的科學家之夢。

一九四七年科學預言

余範

美國科學服務社 Watson Davis 原著・譯自
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 Science News Letter

一九四七年又是「原子年」，科學上可能有兩大發現都與原子能有關係。第一是葉綠素秘密的發現，植物界怎樣把陽光變成我們的食物，這自然界的大啞謎今年可望被人類打破；第二是癌症的病理與治療預防的方法，今年即使不能完全研究成功，至少可以獲得大大的進步。

這兩個發現都是受原子能研究間接之賜，因為現在原子彈製造廠已能供給大量的放射性 ^{14}C 的碳原子原子量為十四的碳同位素——按普通的碳原子量為十二，質量相異在原子表上位置相同的原子稱為同位素。）這種放射性碳將是一種生理學研究的利器，可作為示蹤性原子 (tracer atom) 之用，葉綠素與癌的秘密都有被發現的可能。

除此之外，一九四七年的科學將有許多重要的進步：用 V2 飛彈可以拍到太空中閃爍的星光之最新照相，在過去天文學家攝取星球（如太陽）的光譜，因有地球外圍高空「臭氧層」的阻撓，往往無法攝得完全的真相，現

在用 V2 飛彈放到臭氧層以上的空間去拍照，可以得到更真實的記錄。

新的預測氣候方法可能在一九四七年中成功，除了用雷達外，還有更重要的電子計算儀器能幫助氣象學家解決複雜的氣象學方程式。

大望遠鏡落成

世界最大的二百吋大望遠鏡在美國帕洛瑪山頂已構築近十年，今年將終告落成，用這架大望遠鏡我們可以觀察極遠的星雲以及宇宙寥闊的邊境，我們的視界將推廣至一百萬光年為半徑的四周（光年是光線從每秒十八萬六千哩的速度運行一年的距離）。

一九四六年中增加了四個新元素，原子序數為九十三號至九十六號，（鈾是第九十二號元素，在原子彈之前，這是一個最重的原子），今年可能再增加二個至三個。

第一個原子能的機器將在一九四七年問世，不過這還只是一種小規模的試驗，離實際的應用還遠得很，煤與電力一時不致感到威脅。

航空飛行的速度將超過聲音的速度，許多飛行的困難將被克服。

第一架噴射式的民航飛機將正式開始營業。

雷達控制的飛機自動降陸，將在少數商業飛行場正式應用。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將繼續接收戰時的原子能研究製造各機構，它將怎樣為和平而努力是值得令人注視的。

新 掘 金 夢

細菌戰在一九四六年的年初曾轟動一時，今年恐將默然無聞，雖然秘密的研究仍在繼續進行，有許多新的防疫方法可能公開為人類造福。

人類與結核症的戰爭在一九四七年仍少獲勝希望，鍊黴素一類藥物將繼續試驗。BCG防癆疫苗在歐洲已試用二十年，今年在美國開始大規模注射，其結果是頗堪重視的。內分泌的生理學在今年可能有重要的進步。又長壽是近年來醫學上研究得很熱烈的問題，自從蘇聯的抗老延壽血清發明以來，美國的醫學界也急起直追，「長壽學」(Gerontology)這一個名詞將被普遍採用了。

原子彈製造成功後，鈾礦的身價頓增十倍，現在全世界都在尋覓這珍貴的鈾礦，在一九四七年內可能有大量的

發現。鈾礦也同樣的吃香，鈾礦與鈾礦的發現消息比過去的掘金潮更能令人聳動，目前各國軍事當局的探測隊已遠赴南極北極活動，他們不一定能找到寶藏，但同時將為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航海學等增加不少新發現。

彩色無線電傳影

五彩無線電傳影已告試驗成功，今年起可大量生產，而且正式為大眾所享受。新式的彩色無線電傳影完全利用電子，這與過去應用部份的機械稱為五彩無線電傳影大不相同。對於現代人的生活而言，彩色無線電傳影是一件比彩色電影更重要的發明。

燃用煤粉的內燃引擎試驗成功已有一年之久，今後將付諸實際應用，最先的成功將見於鐵道的機關車，燃用柴油的火車頭不久也許要被淘汰了。

火箭以及無人飛機的研究是軍事上的大秘密，在一九四七年中這方面的進步可能很大，但研究的結果是不會發表的。V-2飛彈在一九四六年中飛達一百英里的高空，這個記錄大概不久就要被打破的。

如何防禦原子炸彈

在「原子戰爭」中最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始能預防飛彈的來襲？軍事科學家在一九四七年中將彈智竭慮研究這個問題，以冀使火箭(原子)炸彈在飛臨本土前即因某種防禦力量的反擊而喪失其破壞力量。

宇宙線的研究將繼續進行，火箭與高空飛行的進步，已使這研究增加不少便利，但宇宙線的秘密在短時期內還是無法探悉。宇宙線的研究將幫助我們闡明原子核以及宇宙中許多物質基本質點的組成。

今年五月二十日全世界的天文學家都要趕到南美或非洲去觀察日全蝕的景象，這在天文界是一件大事。

新 D D T

殺蟲藥，殺鼠藥，除莠藥等等是戰時科學新發明的特色，其效力都極強大。DDT之後已有許多更靈效的殺蚊劑，毒性更烈，然而對人畜無害。除莠藥也有更新的代替品已製成了。

世界最大的「無土種植場」佔地達八十畝已在日本設置完成，今年就可開始生產。這是一個不用泥土種植蔬菜穀物的大試驗場，所產食物除供給駐日美軍外，同時並供給日本農學家一個研究的機會，這種新法種植使農產品產量激增，可能是糧荒中的一種救急辦法。

★ ★ ★

美國科學服務社在去年年初曾試作一九四六年的科學預言，有許多預言說中了，也有許多沒有說中，現在把這些預言再來回顧一下，倒也很有趣味，同時溫故而知新，不失為一樁有意義的事。

去年我們會說有一種新的病菌或新的植物病蟲將被飛

機帶到美國來，結果造成了大患。這個預言幸而未中，然而這樣的可能性仍存在，在這次戰爭中世界空運頻繁，各地的密切交往已產生了防疫的新問題，在戰後我們仍須繼續採取警戒態度。

原子能將在工業上見諸實用，這個預言說得太早一些，事實上這在一九四七年還是不可能的，假如發展順利的話，我們在一九四八年的年初願意再作這樣的預言。

去年我們會預言應用戰時的一些巧妙的新發明可造成一種小巧玲瓏的無線電玩意。這發明並沒有什麼困難，然而它並沒有在去年出現，也許還要等待一下吧。

也有許多預言在去年都一一應驗了，如放射性原子之作為研究與醫療之用，這完全如我們所預測的一樣，而且是科學界一樁最重要的大事；航空的進步，噴射式與火箭式飛機的突飛猛進都為我們意料所及；肺結核化學治療成功，這個預言雖不中亦不遠矣，一九四六年中出現了一種叫「鏈黴素」的奇藥，總算略略控了結核菌的一些聲勢；南極探險的大規模舉行是我們預見所及的；此外天然橡皮的大量生產以及奎寧等藥物恢復生產，彩色無線電傳影的試驗成功，活動房屋的普遍應用，新汽車的大量出產，還有許多科學的進步已如我們所預言在一九四六年完成了，科學家的成就甚至超過了我們的想像，原子時代的第一年是科學收穫最豐富的一年，從這富豐的收穫我們可預卜一九四七年是更豐收的一年。



★自從用了這種有滲透性的，不可見的「電烙」以後，許多工業產品的質料都大為提高，產量都大為增加了。

無線電熱的應用

陳業榮

羅克里夫 (J. D. Paschall) 原著·原載一九四六年四月號通俗科學月刊·譯自一九四六年四月號讀者文摘

自從人類知道利用火以來，關於熱方面進步最迅速的莫過於利用無線電波所產生的熱了。

祇要幾秒鐘時間，這種奇妙的電波就能把鋼鐵燒得白熱，它也被用於橡皮的硬化，其所做出的車胎，有車子一般長的壽命，幾乎在所有工業用熱方面，它都可以效勞。

威斯汀好斯工廠研究工業電子部門的主腦白賽德說：

「無線電熱是工業範圍內最偉大事物之一，它促進生產減低費用，和造成一種清潔，愉快的工作環境，還可以使以前一些認為不可能製造的東西都成為可能。」

古老的電氣試驗，就發現一塊擺在交流電線圈內的鐵條會自動起來，那是因為線圈內的電力，在鐵條內誘導起了一種電流，鐵條對電流的阻力，而產生了熱。

隨後研究家又知道了一種無線電型式的熱，他們發現在兩塊帶有交流電荷的鐵板中，放上一塊不導電體（如玻

璃、橡皮、木頭），也會發熱的。湧來湧去的電流把物質內的分子推來推去，如是因為分子的摩擦而產生了熱。

這種新方法是一種隔電物質的熱，他有一種顯著的特性，那就是物質是從裏面熱起的，而不像以前一般方法，把熱從外面強迫加進去的。

有一個長的時期，這兩點發現都未會加以利用。直到一九二一年，奇異公司在封閉真空管以前，想到利用它來把帶在燈絲上的氣體驅逐出來，因為從外面加熱，會使玻璃破裂的。使用這種誘導加熱法，它使燈絲發熱，而不是玻璃。

八年以後，有在某短波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發覺他們在大真空管旁邊工作時，人有些發燒，奇異公司的懷尼博士解釋這種發燒現象，是由於無線電波，透過人體而發生的。由這一點發展，於是而有現在許多大醫院裏具備的

人工發燒機。

有此兩種實際用途後，無線電熱即停留在潛伏時期，直到戰事發生以後。纜重露頭角，從此而有飛速的發展，它開場的一幕，就是解決美國缺少馬口鐵的困難。

製造罐頭用馬口鐵的傳統方法，是把薄鐵皮浸在熔解的錫裏面，有人發現用電鍍的辦法，更可增快馬口鐵的生產，不過這有一種缺點，錫不能在鐵皮上鍍得勻緻，在顯微鏡下，看得到許多沒有鍍得到的小紋路，罐頭很容易從那些地方起銹。

無線電熱解決了這一問題，在生產帶上裝了十二呎長的線圈，雖然鐵皮以每分鐘一千呎的速度飛過時，也產生了足夠的熱，令錫層熔得極薄而勻緻。這種方法不僅使我們倉庫裏有足夠的馬口鐵，也增加了錫板的產量；要是沒有這發現，那我們祇有百分之幾十的罐頭食品好用了。

無線電熱也用於層板之膠合，習慣的方法是把層板擺在烘爐裏或者夾在汽熱板裏烘乾，這需要幾個鐘頭或者幾天纔能乾透，不過外面乾後，却妨礙了熱的傳導。所以層板祇能做到一吋左右的厚度。

但無線電熱却是從裏面熱出來的，用在飛機上的層板，可以七倍的速度生產出來。製造援救飛航員的層板船以前需要六個月的時間，現在祇要二十四天，它也使聞名的英國蛇式轟炸機的生產時間，大為縮短。

從此以後，層板可以做成任何形狀，任何厚度，甚至

於建築用的大樑，傢具，船隻，和以前一些認為層板不能做的東西了。

對於可塑體物質，它也有同樣表演，從蒸汽來的熱，滲透得太慢，效果不平均。無線電熱增加了生產量，也提高了品質，例如做電話機方面，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而價格却減低了百分之四十，以前因為蒸汽熱不易達到大型可塑物的中心，所以祇製造一些小東西，如電燈頭，烟灰盤，門鈕，和衣扣等。但自利用無線電熱後，就可以製造可塑物的門框，和建築物的隔板了。

金屬工業方面自然也有很廣的用途，布達誘導熱力公司 (Burd Induction Heating Co.) 有一座機器，可以把一塊一吋三分厚的鋼板，在八分鐘內，熱至華氏表二千七百度。另外一座機器，大小和一架大型的家用無線電差不多，可以在一小時以內，處理五噸小鋼塊。冷的小鋼塊從一端進去，出來却是鮮紅的，預備加以鍛製了。這座機器祇佔了以前爐子三分之一的地位，所以在夏天裏，這座工廠自然要涼爽得多。

還有一點好處，就是它可以在鋼鐵某一部份加熱，在那特別部份澆以冷水，得到特硬的鋼，這種方法用來加硬螺絲頭，汽車的汽缸套，和牙齒輪的牙齒等。這也使一些家用器械，如縫紉機，剪草機，和電氣調和機等的壽命大為增加。

當火石橡皮公司的研究工程師波松渥茲氏發現一架短

波無線電機的橡皮絕緣，因為高週波電流的影響而發熱變壞時，他想起了一個念頭，爲什麼不利用無線電熱來硬化橡皮呢？他用這種方法，來製造各種車胎，祇花了用蒸汽模子五分之一的時間，而且較前更勻緻，大大增加了車胎的壽命。火石橡皮公司也用了一套電子設備，來製造汽車火車用的橡皮海棉。

在製藥和食物方面，無線電熱也有十幾種用途，美國無線電公司利用它來烘乾配尼西林，以前要廿四小時，現在祇要十分鐘。這也用在旅館裏，溶開大塊的冰凍食物。

奇異公司還製造了一件有趣的機器——一架烘食物機器。把一角銀幣塞進狹縫裏，它就把你預先放好的熱狗、三明治烘得很熱。不過有時外面的包紙沒有熱，而裏面夾的乳酪，火腿，倒已够熱了，那是因爲阻力不同的原故。每一件熱力的運用，如同取暖，烹飪，發生動力等等，都是表現一種人類的進步。而無線電熱又沿着以前的道路，在一步一步的朝前發展了。

黑白合作 胡慈

美國格南博士在美國南部人類福利會議中演講
 黑白種人平等的時候說：『我們不要忘記：要用鋼
 琴彈美國國旗歌，必須黑鍵和白鍵都用才行的。』

第九期出版

報 畫 文 藝

光編 龍主 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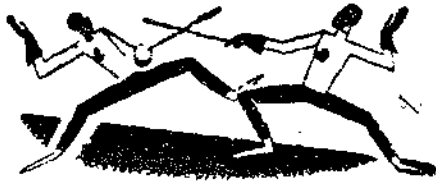
步加準誌 進增水雜 期期的的 一一報看 比比畫不 期期界可 一一世不 容路持人 內銷維國 刊刊終中 本本始是

發行

號號號 〇八五 六五八 四四一 路路路 南中 河林嘉

上海 藝文書局

訂閱全年十二冊四萬元 外埠加郵費八千元



★介紹一種新的血清，可能使肺結核減低至最少的限度。

防 癆 血 清

葉 羣

本文參照下列二文譯出：J. D. Ratcliff 原著·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本星期雜誌·一九四七年二月號科學文摘轉載。Albert Q. Maisei 原著·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自由雜誌·一九四七年二月號讀者文摘

BCG 這幾個字，在有的讀者看來，也許不去注意，但對於其他成千累萬的人，它無疑的具有極大的魔力，閃耀着無窮的希望。原來 BCG 乃是一種新興的血清，注射後可以有有效的預防那可怖的肺結核症。(BCG 三字，似可譯為「避死疾」——譯者)

肺結核一向是可怖的，但經過一次大戰之後，更形猖獗起來。別的國家不說，單說歐洲各國在衛生方面是比較令人滿意的，但現今患結核症者之多，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譬如說，假若有一天報載說貴處中小學的學生有半數以上都患結核症時，你將怎樣驚奇！但是，不必驚奇，如今捷克的摩拉物斯卡·奧斯屈拉華 (Moravská-Ostřava) 就是這情形。假若你看足球賽時，忽然有人報告，說全場三萬個觀眾，其中倒有二百個患有嚴重的結核症，並且不

出一年就要死去，那時你將怎樣驚愕？但是，不必驚愕，如今希臘和南斯拉夫就是這情形。

所以對結核症的嚴重趨勢，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杜路易博士會這樣感慨的說，「六年的戰爭，竟使二十五年的收穫毀於一旦。如今有許多國家，結核症猖獗的情形，簡直養似瘟疫般流行。這可怕的疾病不僅使我們當代的人慄懼，並予我們下一代的人威脅。」

專家們以為，像歐洲現今的情形，患結核症的何止千百萬人，若想替這許多人供給充分的營養食物，良好的醫藥看護，再預備充分的醫院，去容納他們，這可以說沒有希望辦到，時間也太急促，所以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設法保護弱小的兒童，保護尚不會染病的人，幫助他們預防這可怕的疾病的摧殘。因此，預防結核的方法在戰後的今

日，更顯得重要迫切。（戰後我國結核症一定更猖獗了，不過沒有統計罷了。興言及此，增人憂慮。政府無意及此，熱心防癆的人士，須作更大的努力！——筆者）

講到預防工作，新興的BCG可以說是唯一最有希望的靈劑。BCG製造的成本極低，每人祇須注射一針，一針的成本僅值美金一角。用法簡便，注射後毫無不良的反應。講到BCG發明應用的過程，也很有趣，這項靈藥並不是最近在實驗室中突然發現，也不是最近一二十來試驗出來的。若詳述它發明的故事，我們得回到四十年前。那是一九〇六年，法國卡默特（Albert Calmette）和郭爾林（Camille Guérin）兩位醫生，在巴黎的巴斯德學院（The Pasteur Institute）從事研究工作，有一天兩人在一起閒談起來。卡默特大談法國牧場中牛瘟情形，原來當時法國的牛羣中結核病流行，牛患染結核症後，往往由牛奶、奶油、乳酪中，傳染給飲用奶酪的人。

卡默特於是說，假使我們能使用一種血清，使牛類避免結核症時，這發明就有雙重的功用。它不僅救了牛類，更可防止牛類將病菌傳給人。郭爾林聽了這席話，也點頭稱是。

卡默特說這話時，你們猜他可有甚麼具體的計劃？有的。他的主意是：假使由患結核症的牛體中，取出一些惡毒的細菌。再假以歲月，加以調馴，拔去它們的毒齒，剔去它們的厲喙，到後來使得它們不能再引起結核症，可是

在那種虛弱的狀態下，它們會不會仍具有一種餘力，足以在牛體內激起一種自然抵禦結核症的力量呢？

照卡默特的計劃做時，那番工作是足够使人望而却步的。照那計畫，他們須累年積月，堅苦沈悶的做下去，而結果失敗的成份要佔大多數。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卡默特和郭爾林仍開始了他們的工作。

他們先從一頭患結核的牛體內，取出一些結核微菌，再將這些微菌移植在一隻蓄菌的盤裏面。盤內狼藉污糟，盛着一些食物，看了很會令人倒胃口，那是擗爛了的芋艿，再加上甘油和牛膽汁，他們希望，那些兇殘的毒菌，把這種倒胃口的東西連着喫上許多年後，會失去原先的勢焰，變得軟弱下來。

他們每隔幾星期，便用一根白金的細絲鉤，在盤內沾起一些細菌，移到另一隻新盤子裏，這新盤內盛的是新鮮芋艿、甘油和牛膽汁。移好後便將盤子放進孵菌器裏面，時時刻刻去檢驗微菌的力量。

經過三年沉悶的工作（不僅是試驗的人感到沉悶，即連受試驗的微菌也要感到悶損吧），他們準備檢驗此時微菌究有多大的力量。卡默特量了一百廷微菌，一起注射到一隻母牛的體內。像原先這種毒菌，祇消這份量的三十分之一，已致牛於死，但是這次牛注射了一百廷這種微菌後，竟安然無恙，並不生甚麼病。

但是卡默特和郭爾林對這成績仍未感到滿足。他們繼

續移植細菌，待一九二〇年時，他們將結核菌又移植了二百三十次。此時的結核菌和它們老祖宗比起來時，已到了『貌合神離』的狀態，在顯微鏡下細看時，它們即連形狀也有些改樣，照看起來，它們一定不能再毒害生物了。但是，它們雖然不能毒害生物，而能不能保護生物，預防真正的結核菌呢？此時卡默特的心思已不在牛，他的心思已轉到人的身上去。

他第一次試驗，先揀黑猩猩，因為黑猩猩是與人類最相似的動物。試驗的地點是在法屬西非某地，巴斯特學院分院中，他們將新發明的血清注射入三頭黑猩猩體內（他們給這血清命名為BCG，即Bacillus Calmette-Guerin或『卡郭二氏新菌苗』的省寫）。然後將猩猩關在籠子裏體。這籠子裏除了這三頭猩猩外，再送進去五頭患結核症的猩猩，和七頭沒有病的猩猩。過了十五個月後，原先患結核症的五頭猩猩都已相繼死亡，在七頭原先沒有病的猩猩中，四頭亦已陸續死去，但是曾經注射過血清的那三頭猩猩，卻一些病狀都沒有！

卡默特等經過這次試驗成功後，遂擬將血清試驗於法國的嬰孩，此議一出，各界紛紛指摘，他們責難卡默特：你將這血清射入人體後，怎知那一度變得柔馴的細菌，不會再度猖獗起來，引起惡果，致人死命？卡默特當時也不能確切答覆這問題，但是他決意進行試驗。

試驗的工作中最使人焦急的就是：不能在短時期內得

到結論。他們在開始數次實驗中，雖已證明血清在人體內激起一種抵禦結核症的原素。但是他們不能憑了這一點，便斷言凡是注射過這血清的人，就永不會患結核症。他們沒有加速的辦法，祇有坐着乾等，等上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德國魯伯克市的衛生局擬用BCG血清，為大批兒童注射。施行注射的有二百四十九個兒童，當時也無人注意，可是注射後，差不多所有的兒童突然都患了結核症，接連有七十五個兒孩相繼死亡。

這事一發生後，各界對BCG血清羣起責難。可是過了不久，一般人才知道了這事的底蘊。原來魯伯克市衛生局的實驗室中，有一個冒失鬼的職員，不小心把普通結核症的毒菌，混進了卡默特等製成的無毒的細菌中，才肇了這場大禍。真相雖明，知道這事與BCG無關，然而對一般不明底細的人，BCG終沾上了一個不白的污點。

同時卡默特又是一個熱心的人，他不願將這血清私為己有，無論誰向他索取時，他總是不吝贈給。所以許多科學家就竊笑他，說，這樣你怎能證明你血清的價值呢？要證明這血清的效能，你定要揀出兩隊人來。一隊的人都給注射這血清，另一隊的人都不給注射這血清。每一隊須包括上千萬人，施行注射後經過相當時候，譬如說，經過十年，那時假若這一隊中患結核症的，比另一隊中患該症

的少得很多的話，那末就證明出 BCG 的價值來了。但是卡默特不是那種祇求成功的人，所以迨一九三三年，卡默特逝世時，BCG 血的功用價值究竟如何，對大眾仍是一個不會解答的謎。

繼卡默特博士之後，有好些比較務實的科學家，他們用統制方法去進行實驗，那就是說，給某些人注射 BCG 血清，同時禁給另一些人注射 BCG 血清。在加拿大地方，採用的就是這方法。

加拿大薩斯卡茲灣地方，有幾所肺結核病療養院內染患這惡症的極多，年輕的護士在訓練期間，染上結核症的平均竟佔全數百分之六十。這當然是試驗 BCG 的一個好機會，假若護士們施行注射後，能在受訓期間避免結核症的話，那末無論是甚麼人，施行注射後，一定也可以避免結核症的了。

於是加拿大中央研究學會發起進行研究 BCG 血清。由薩斯卡茲灣防癆協會會長傅凱遜博士 (Dr. R. G. Fernuson) 主持研究工作，將受驗的護士分為兩班，每班一千另五人，其中一班施行 BCG 血清注射，另一班則禁受 BCG 血清注射，這樣經過五年之後，在同一的環境之下的護士，凡是受過 BCG 血清注射而患染到結核的人，祇及另一班不會受過 BCG 血清注射而染患到結核的人全數四分之一。這證明 BCG 施行血清注射後，不能說絕對安全，但成績也可以令人滿意了。

另一班醫生，對 BCG 血清研究又得了一個主意。他們想，有許多貧民住宅區，衛生情形很糟，有的人家有患結核症的，兒童生長在這種家庭中，正和上述的護士同樣危險。護士們既可用血清試驗，他們為甚麼不可以也用這血清試驗一下呢？於是他們遂在有人患結核的家庭中，選出一些兒童，施以 BCG 血清注射，同時在另一些人患結核症的家庭中，也選出一些兒童，不給他們施行 BCG 血清注射，經過許多年後，發現不注射的兒童的死亡率，要五倍於曾行注射的兒童的死亡率。

美國的印第安人住區中，結核症猖獗，患這症死的最多。一九三五年，印務辦事處 (The Office of Indian Affairs) 和美國公共衛生局遂聯合舉行了一個防結核的計劃，他們揀出兩隊印第安兒童，第一班一千五百五十人，悉數予以 BCG 血清注射，第二班一千四百五十七人，完全禁予血清注射，過了六年之後，在不會注射血清的兒童中，已有二十八人患結核症陸續夭折，而另一班曾經施行血清注射的兒童中，患結核症死的僅四人，二者相比，竟相差七倍之多！

南美洲的國家極崇信 BCG 血清。巴西患結核死的極多，一九三三年，當局遂創立了一所專門研究製造 BCG 血清的實驗室，凡是去索取的，都儘量的供給。巴西現在有許多地方，嬰孩出世後數天，即施行 BCG 血清注射，這已成了一種例行的規定。烏拉圭的情形也相似。該處的

醫師新創了一個方法，來大規模的測驗 BCG 的效力。他們每次替一個嬰孩施行過 BCG 血清注射後，便在他右脚的拇指上面，留下一點黑的標誌。

歐洲許多國家，如法國、瑞典、挪威、丹麥等地，都普遍的在採用 BCG 血清注射。挪威公共衛生局，自從一九二七年起，即已採用斯項血清，這次大戰，被德軍佔領時，當局見食糧缺乏，知道結核症必定又要猖獗起來，於是事先展開了預防的工作。給居民普遍的施行注射。事後發現，經過 BCG 血清注射而死於結核症的人，與不會施行注射而死於結核症的人數相比時，則前者的死亡數僅佔後者死亡數百分之十八而已。

丹麥在採用 BCG 血清之前，先在邦洪島(Bornholm Island)上作了一次試驗。邦洪是一個小島，上面僅有居民五萬人。當局揀年齡十五歲至三十六歲的居民，共約一萬人，予以 BCG 血清注射，經過這次注射後，結核症死亡率竟減少了一半！這一來，丹麥衛生當局才決然全面採取了 BCG 血清注射。在這次大戰中，丹麥無數的學童都受 BCG 血清注射，當局並計劃，從一九四八年起，對國內所有的學童都將予以 BCG 血清注射。

不僅這幾個採用 BCG 血清，美國軍隊佔領日本後，發現日本也已採用，截至一九四三年止，日本受 BCG 血清注射的人民已達五百五十五萬八千名之多。

蘇聯也採用 BCG 血清，據說受血清注射的人，為數

當在二百萬人以上。有些結核症盛行的地方，當局已將 BCG 血清注射列為一種規定的程序，凡是初生的兒童，照例都要受 BCG 血清注射。

英國醫學界亦盛讚 BCG 血清的功效。衛生部當局近決定創辦一所實驗室，專門製造 BCG 血清。

美國是一個事事爭先的國家，對於這新興的靈藥為甚麼反比較落後呢？原來美國醫界就因為魯白克那次事件，對 BCG 起了戒心，醫生怕闖禍，多半抱了一種觀望的態度。但近來美國醫界亦看出 BCG 血清的價值來，公共衛生局，各醫學院，以及許多熱心的醫師，都覺得美國需要大規模施用 BCG 血清，他們擬大量製 BCG 血清，先從一般易染結核症的人着手，醫院內的護士，監獄中的囚犯，精神病院中的病人，都將一律施行這種血清注射。

BCG 血清並不是一種萬能的神藥，關於這一點，醫學界有幾位權威已經指出過。BCG 血清不能治療已成的結核症，它預防結核症時也不是絕對「保險」，但是在一切防結核的藥劑中，它們不是為一個最有效的藥。易染結核症的人，受過這血清注射後，再患結核的較少，並且即使再患時，也比不曾施行過注射的人輕微易癒得多。

BCG 雖然有這麼一段歷史，但它終究是一種新興的東西。就各國採用情形看來，它已給醫學難題一線新的曙光；而在科學家努力改進後，它將來定可不負從事防癆者熱烈的期望的。



神妙的人體

今純

★法國哲學家蒙丹說，『人們有誰是盡性死的呢？他們戕殺了自家的性命。』

節譯自 Richard C. Cabot 博士與 Russel L. Dicks 合著之『妙手回春』一書。轉載於一九四七年二月號讀者文摘

波士頓地方，有一天有一個中年的男子，面色紅潤，樣子很健康，他由一輛車上下來時，不會留神，竟被一輛汽車衝到。待送到醫院中去時，不到一小時已斃命。據死者的妻子聲稱，死者生前從未患過大病，在身心方面都十分健旺。

可是待醫生一解剖死者的屍體，竟發現死者在生前患有許多毛病：(一)他兩側的肺都患過結核症，是後來痊愈的；(二)他的肝臟患硬化症，結果血液竟『改弦易轍』，由肝臟上面和下面另開了一些新的血道流通；(三)他患有慢性的腎臟病，兩面腎臟組織都有一部份廢壞，但是結果卻由另一部分新的腎臟組織，替代了原先的腎臟工作；(四)他的動脈管患過硬化症，心臟隨着膨大，看來他死前一定患高血壓甚久。他雖然有這麼多『隱患』，但是他從不會覺察出來。他患的四種病症都是厲害致死的，但是他起居行止，一切都與健康的人一樣。

這裏我們想到海裏的船隻：當一艘船遇到風暴，主要

的舵受了損壞時，舟人往往裝上一隻臨時應急的預備舵。上面所述的這人，體內竟有許多輔佐的組織。四個主要的器官都有保衛身體的預備組織，使這人能照樣生活下去。

已故的坎隆醫師 (Dr. Walter Cannon) 有一次說，『你們若對於人體的知識懂得稍多，對於增進健康的學理知道得詳盡時，你們也許會覺得奇怪，奇怪人怎會患疾病。』普通的醫生都知道病人若能充分的休息，食物的營養，心神寧息，病人中百分之九十，甚至於百分之九十以上，自可以期望復元。就好像一艘船，被一陣風暴吹斜後，又支撐起，破浪前進，人的身體也是如此，平日不斷受狂風般痛苦侵凌，開時遭惡浪般疾病殘虐，然而在狂風惡浪去後，又自掙扎起來，向前航駛。

人體中有一部份『生力軍』，逢到需要就隨時出動。有的人患了肺結核，有一部份肺已壞，但是所剩下來肺組織，仍儘够他呼吸之用。這是由於生力軍出動，使他繼續生活下去。好像著名的屈拉杜醫師 (Dr. Trudeau) 一

樣，屈拉杜醫師在沙朗納克 (Sarane) 勤力工作，幾四十年，但是他當時祇有一側肺的一部分是健康的。

根據醫師的實驗，我們知道：一個人的肝臟可以割去五分之二強，仗殘餘的部份，仍可以生活下去。我們見醫師動手術時，將病人三四十根血管割開夾起來，當時心裏也許就會感到奇怪，奇怪原來藉這些血管流通的血此時停止活動後，身體無血供給怎樣呢？原來我們身上血管很多，除了這三四十根外，其餘儘够我們用。像我們的腸子長度幾達二十二英尺，若將腸子割去三四英尺，我們並不會受到甚麼影響。

有時人的心臟有病，心臟瓣膜發炎，以致心臟瓣膜變了形，那情形就像屋子裏一扇門被東西擋住，開着一半，再闔不起來。人的心臟瓣膜若是漸漸有了這種畸形時，人就有死亡的危險。可是心臟會起一種補救的作用，心臟逐漸長厚，將它本身的肌膈加強，這樣一來，患者又安全活下去。普通一個人的心臟和拳頭一般大小，爲了應救急變時，往往會急長到兩個拳頭，或甚至三四個拳頭般大。

你可知道：醫生怎麼敢用手術，把病人一隻腎臟給割去？原來一個人的腎臟，一隻被割去後，另一隻就會開始增長，長得和原先的兩倍大，担任兩隻腎臟的工作。同時腎臟中一切的組織都改變，其組織之精密繁複，遠非人間任何組織構造所能比擬。科學家稱這種巧妙的現象爲『人體萬能』。

人體更有一個自然抵禦病痛的方法，那就是休息。譬如，你扭傷了手腕，在醫生尙不會請到之前，大自然已先替你安上了『防護的夾板』，原來它使得你受傷的地方又痠痛又僵硬，你自然而然怕再動彈。假使一個人在精神或體質方面受到極端的苦痛或驚駭，到了不可勉強忍耐時，造物者就會說，『你給我休息一會兒吧。』於是這人便暈了過去。

假使你的手指被一根不潔的木尖刺破，破處便會發炎潰爛。此時你看，人體中一個最爲生動，緊張，神妙的現象出現了。你們可知道這『膿』是甚麼？這乃是人體中白血球的屍體，白血球一遇到有毒的細菌侵入人體時，便展開了保護主體的抗戰，而這膿正是他們英勇作戰時，遺下的屍體。他們築成一道抗敵的壁壘，外面是進攻的細菌，裏面却讓潔淨的血液自由循環着。人們遇到盲腸潰穿時，假若白血球不在患處築上這道保衛的壁壘，那末凡是患到盲腸炎的人是準死無疑的。這道壁壘在發炎時先抵拒住侵入的細菌，待醫生來後，動手術割去患處，使病人又脫離險境。造物者對人體組織，可以說匠心獨到，它給人體中賦有一種愈病的力量，使人們重又得到健康，醫師們往往取法這種神妙的方法，不斷的加以摹擬，再努力用藥物或外科手術去替代這些自然的方法。而人們和疾病搏鬥時，一直有賴這些巧妙神奇，強大的潛伏力量，才能克服病魔，恢復健康。



★俄國是個古老，智慧，深刻，堅強，牢固不變的國家。俄國人愛俄國正如愛上帝一樣。他們像對待一項永恆的真理一樣地崇敬祖國。

蘇聯印象(下)

顧啓源

美國愛金生夫人 (Oriana Atkinson) 原著·節譯自
Woman's Home Companion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號

正如這個混亂世界上每一處地方一樣，莫斯科也鬧着屋荒，當然，在戰爭時期，非但沒有添造新的房子，而且許多屋子都被燬為平地，或被炸得搖搖欲墜而不得不加以拆除。可是，莫斯科的人口，却比戰前的四百萬人增加至七百萬人之多。莫斯科的居民，憂愁地望着熙來攘往的街道和擁擠的地道與公共汽車，時常皺着眉頭說：『爲什麼這裏面的一部人不回到自己家鄉去呢？』如果真能這樣做的话，莫斯科的生活定會比較舒服一點了。

我會去參觀過鄰近莫斯科中心的五六座公寓，那些屋子都是剛在戰前落成的。這些都是陰暗而怕火災的建築，裏面的走廊與扶梯均極黑暗，外來的生客在其中行走，真有傾跌的危險。屋內皆有電梯，至少留着電梯升降的空隙，然而沒有一架電梯開動，盡皆爲人廢棄不用，變成鏽鐵，而公寓中的人們，却氣喘着在扶梯中爬行。也許將來有一天，那些電梯仍將爲人利用的。

我所見到的住宅區，其中居民都屬中等階級沒有野心而在寫字間內工作的人民。他們的屋子都充滿憂鬱的氣息，而且偏促狹小，全幢房屋祇有一條走廊，所有的居戶，合用着一個廚房，有時竟合用着一間浴室。

有一所九間屋子的公寓，住着九個人。另一所四間屋子的公寓也住着九個人。公寓中的廚房都嫌老式。其中的水盆均用木製，而祇裝着一個冷水龍頭。屋中雖有煤氣灶，然而市政當局的煤氣，却時斷時續，並不經常開放，因此居民都備有煤油爐，——這是很費錢的東西——因爲煤油頗爲稀少而珍貴。城中往往整個區域停止供給電流，於是該區的人民，祇得早早上床，或者使用煤油燈，或到店鋪裏面去搜購蠟燭了。

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却好像生活得相當快樂，他們的屋子雖然悶鬱簡陋，但仍收拾得頗爲清潔。這些公寓中間，具有一種沉重的氣氛。

俄國的室內裝飾，具有濃重的英國維多利亞皇后式的色彩，屋內傢具，帶着一種不甚調和的維多利亞式與俄國風味的裝飾。若干主婦把室內的花卉，栽種在白鐵罐內或土盆裏面。我發覺，即使最小一片顏色鮮艷的布料，也被利用去製造坐墊或床被。我看見許多手製的東西——桌布上的刺繡與花邊，椅套，枕套以及床毯等等。人們因為室內缺乏裝飾，所以爭先恐後地去購買稀薄而華麗的燈罩，甚至付出一千四百個盧布的高價，亦所不惜。

我所訪問的士女，均屬莫斯科社會上的富裕人士。可是其中有一位我所認得的婦人，她的財產已在轟炸中全部燒燬，我見她時，她連眠床與桌子都沒有了。

她溫順地說：『生活很困苦，我有時微感沮喪。可是你有什么辦法呢？你祇能等候將來的好日子啊。』

『生活已經到了不能再苦的地步了，』一個俄國人說，『所以將來終是會變得好些的。』俄國的許多報紙上面，時常宣傳不久將有大量的日用品上市——如衣服，皮鞋，布匹及紡織品，傢具，廚房用具，電器材料等等。但至今祇有一小部份可以購到。

政府當局始終努力地教導人民去度較良好的生活，這種努力，在莫斯科以及全國各地都有表現。青年們被派遣到鄉下去教導農人衛生與家政。有一個教導隊，是由一位二十餘歲的少女，與一位年齡相仿的熱心青年組成。她的任務，是指導人家怎樣整理廁所，而他則專門講解如何

去佈置庭園。他們開會時，那少女就向聚集在一起的鄉人們演講，如何去建造廁所，以及如何加以利用及保持它的清潔。她用簡單的話告訴眾人，廁所應當怎樣造法，造在什麼地方，以及利用的方法。鄉人們靜靜地聽着她。接着那青年也開始演說了。他說，他應當收集起來，作為肥料澆在園中。說到這裏，便有一個年老的農婦打斷他的話。她用手指着先前的那位少女說：『她是對的，她說的是真的。我們一定要弄得乾淨。可是他，』她指着那青年說：『他是魔鬼差來的，我們寧可大家餓死，可不能聽從他那種骯髒的辦法。』

要是你和一个俄國人爭論美國生活是否比他們的生活優良，而你快要說服他時，那俄國人往往會這樣說：『對啦，可是美國對待黑人的問題又如何呢？』美國人如果想把這問題向俄國人辯解，常會弄得十分窘迫。俄國人則沒有此類問題，而黑人在俄國却能自由地做事，絲毫不受歧視。

我曾詢問一位僑居俄國的黑人，是否覺得俄國生活，比在本國生活有趣。他說是的。我問他是否願意回到美國去。他說他祇願意請假回去一個短短的時期。俄國人當與黑人通婚，他們沒有種族的偏見。

目前，俄國已恢復信仰的自由了。蘇聯政制剛開始之際，曾經宣稱『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對於教堂曾經竭力排斥。各地都會發動反對宗教的運動，許多神聖與著名的

教堂內，都會設立反宗教的博物陳列所。目前這一切都改變了。若干莫斯科的外國人，認為這是因為人民輿論壓力太大，故政府不得不讓民眾恢復他們的信仰。若干人則認為俄國的教會，已成為政府的工具。總之，俄國的宗教業已復活。

任何人如果去參觀一所俄國教堂，便會知道俄國人是虔誠的信徒。我曾在莫斯科貧民區若干小教堂內參加彌撒，我目睹教堂之中擠滿着這樣多的人，驚詫不已。許多人跪伏在印滿泥跡的地板上，非常虔誠地把嘴唇親吻那地板。他們諦聽着禱詞，好像精神奮發，感到安慰。牧師們穿了飾着金玉的華麗絲袍，在他們中間走過，當他們行經他們身旁之時，衆人便撫摸他們的衣服，親吻他們的手，閉着眼睛領受他們的祝福。信徒們穿了破舊骯髒的衣服，但心中充滿了信仰，驚羨，希望與熱愛。他們寧願自己穿着破衣，忍受飢寒，却要使教堂保持莊嚴輝煌的氣概。他們熱心地把自己的金錢，放在捐款的籃子裏面，他們呼吸着檀香的烟氣，諦視着畫像的金光與色彩，牆上的大理石，聖像與燭光，這些都是用他們捐款所購來的東西。

信徒們大都是年老的婦女。然而也有男子。尚有許多青年，穿制服的兵士，水手，工人，以及許多兒童，站着觀看那莊嚴華麗的教堂。

俄國人對待兒童的態度，使我深深地感動。兒童們除有政府關心他們的福利以外，成人對待他們也表示出諒

解，熱心與保護的樣子。他們好像想起了自己的過去，所以竭力使下一代的小孩獲得最多的幸福。許多成人還清楚地記得一九三六年清黨的事件。戰爭時期的飢餓與恐怖尚未遺忘。所以從成人們對待兒童的態度上，可以希望那些兒童不致再遭遇貧困與恐怖了。

至於兒童們，我始終未能明瞭他們對於生活，究竟抱有何種態度。雖然我所見到的兒童，大都健康而正常，但覺得他們有一種普通兒童所沒有的機警與沉着。他們很少啼哭，即使受了傷也保持沉默，他們似乎不住地在觀察生活，連哭的功夫都沒有了。我不能說他們遲鈍，因為我會看見活潑的孩子快樂地呼叫着玩耍。我覺得好像他們天生就已知道人生有許多黑暗，正如若干初生的獸類，一遇危險，便靜伏不動，等候危險過去一樣。我從未看見一個孩子大發脾氣，或憤怒地狂叫，像美國孩子一樣。

我從沒有看見一個俄國小孩需要成人給了他錢物，方才聽從，也從未看見一個俄國的成人責打孩子。俄國兒童好像非常容易服從，而他們對於成人的關係，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溫和的樣子。這不是順從或畏懼，而是一種接受規律的態度。

莫斯科的教育水準非常之高。父母和教師們非但具有很高的水準，並且他們維持着一種急切的決心，便是使兒童們都成為優秀的人物。我參觀了若干學校，訪問了幾位教師以後，得到很深的印象。我所遇見的兩位女教務長，

給予我的印象，便是學校校長的標準態度。她們都沉靜，嚴肅，高尚，和平，明理，博學，和篤信宗教。兒童們用友愛的眼光看着她們，和她們談話之時，也沒有拘束與卑屈的神情，學校的空氣和諧異常，具有一種老式與傳統的精神。

學生們在教室裏面，認真地工作着，他們有其他的教師指導着。任何人都覺得那些教師，盡是優秀的人材，他們非但循循善誘而且把教書當作終身的職業。學生們在那兒學習，這是他們難得的運氣。他們中間有許多正在獲得一種他們家長所夢想不到的優良教育。

當兒童們畢業之時，他們的確有資格畢業了。他們已經受了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們也被灌輸了政治的思想，那種政治教育，即使小學亦不能免。一個從俄國公立學校畢業的孩子，便是一個遵守紀律的少年公民，同時亦是個受有良好教育的青年。他是一個列寧的崇拜者，以及史太林的信徒。他腦中深深地種着對於自己政府忠誠的思想，以及對於資本主義的懷疑與憤恨。一位小小的女孩，跟着她母親來看我，便驚奇地向她母親說：『什麼，她是一位漂亮的太太嗎！我真不相信她是資本主義者呢！』在學校裏面，正如在莫斯科所有其他的事物中間，國家是最重要的東西，個人的教育與文化都隸屬於國家之下。

凡是我所見到的其他各項事物，都是如此情形。我發現不少足以羨慕與欽佩的東西，但我也發現許多在美國不

能忍受的事情。譬如，我越是聽說俄國政府在努力謀取民衆的福利，我越是對這政府發生敬意。可是——！祇要舉出一個小小的例子，便足以說明我爲什麼不肯輕易置信了。

在莫斯科近郊的史太林汽車工廠裏面，設有一所工人與工人家屬的文化與遊憩宮。這是一所現代化的漂亮建築物，其中具有各種遊戲的，文化的以及教育的組織。那兒有音樂會，戲劇會，跳舞班，文藝與科學研究班，各種科目的演講，一班由廠中職工組成的音樂隊，以及各式各樣的運動。俄國工人在這裏面，可以用不到擠軌，安然地休息與娛樂。因爲要在任何電影院中去購票，非得擠軌不可。要是他想進修，他得辦理許多登記的麻煩手續，又須拖着工作之餘的疲乏身體，趕乘擁擠的地道車去上課。可是在文化與遊憩宮內，他能毫不費力地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屬，得到所需的改進與快樂。

那所文化宮在大選舉時候，就被利用爲投票的地方。我會觀察若干人投票的情形，深感那種壯麗的佈置，實在遠勝於美國城市中若干理髮店臨時改成的投票站。然而我看見他們僅從別人手中接過投票的紙張，仔細地摺好了，然後走到投票櫃旁把紙片投下去。他們並不看看紙上寫着誰的名字，也不圈選任何人——這一步手續早已由旁人代辦了。紙上祇寫着一個黨的名字，以及一個被選人的姓名，所以無從挑選。投票者最多祇能把被選人的姓名劃

掉，除此以外，他不能做別的事情了。這就是他的『選舉』。可是在投票權上面，却貼着一條大字的標語，上面寫着：『蘇維埃政府，較世上任何最民主的布爾喬亞政府，更爲民主百萬倍。』俄國人民也相信這句話。

俄國正如一幅巨大的圖畫，你愈是當心觀察它，你所看見的愈多，如果你肯說實話，那末你得承認，你所看見的許多東西都是優美的。你不能否認俄國大部份的人民，都比二十年前前的民衆進步，你每天都會發覺不少使你驚羨與敬重的事情。你將深深地感到，你四週充滿着活力，希望與決心。俄國人是優秀的民族，如果可能，我也想快樂地和他們一起生活。

不過，俄國那種濃重的獨裁政治，却使美國人感到窒息。美國人所重視的活潑的生活，個人的自由，個人的事業等等，在俄國都找不到。他們會告訴你，說俄國人的犧牲上述許多東西，爲的是未來更大的利益。這話也許不錯！可是有許多俄國人所最欣賞的東西，已經因此而喪失了。例如，俄國的戲劇，俄國人引爲自豪的成績，現已衰落不堪了。

俄國祇有古典的戲劇，尙保持着原來的水準，若干劇本，總是在同一劇院中由相同的演員扮演，二十年來始終未曾換過。目前，莫斯科沒有一個劇本可以說是良好的現代戲劇。大部份均係刻板而毫無內容與趣味的宣傳作品。雖然劇院中尙有天才的人物，如演出燈光，佈景，導演等

等，都有非常的成就，但戲劇的精神業已死了。它像一株植物一樣，被毒蟲逐漸蛀食着。它所急需的營養，自由精神，却不在泥土裏面。

若干美國人以爲俄國的目標，是造成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在做這樣做，可是我的確知道他們還沒有達到這目標，俄國有無數的貧苦人民，而也有享受舒服生活的特殊人物。大家都順服的承認，某種大人物可以得到大衆所不能希望獲得的特殊權利，如豐富的食物，金錢，住宅與汽車。我曾目睹成千的襤褸不堪的貧民。我曾目睹穿著破靴和舊衣的孩子，一望而知，這些都是沒有人好好照顧的窮苦孩子。然而我也目睹許多衣著考究的人，他們強壯，活潑，快樂與幸福，他們的孩子也穿得很好，也強健活潑。有一次我看見一輛漂亮的新汽車，車廂中鋪滿了狐裘。也許俄國正和世界各地一樣。

目前莫斯科的生活，帶着美國一九〇〇年的那種濃厚的道德氣氛。俄國業已渡過活躍的青年時期，而開始踏入遵守傳統的時期了。先前那種自由的離婚，公開的墮胎，以及違背家庭幸福的行爲，早已成爲過去。目前，結婚已變成莊嚴神聖的事情。辦理結婚手續的地方，充滿了肅穆的空氣，使進去登記的人們，覺得結婚是一種嚴肅的禮儀。目今任何人如欲辭異，必須具有非常充分的證據。國家因爲需要未來的軍隊與工人，覺得從前的放縱情形不甚適宜了。家庭現已爲人尊重，愛護與扶助。大家都認爲國家

的前途，是建立在穩固的家庭，以及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上面。

然而，有一位俄國醫生，告訴我的一位友人，說墮胎雖被禁止，但私下墮胎的女人，却多得不可計其數。同時小產也異常之多，因為婦女們在戰時會被迫參加勞苦的工作。許多婦女現在仍在做着苦工。有許多婦女充任着卸貨工人，清道夫，泥水匠，和担任着勞苦的農場工作，也許男子們退伍以後，婦女們工作可以減輕一點了。

目前，婦女們學習着產前的醫藥知識，醫院中間也在改進產婦們的療養設備。小兒的死亡率，業已大為減少，而他們尚在探求更妥善的方法。母親們生了第二個孩子以後，政府便會發給她一筆小小的款子，如果他生了第三個孩子，那末他可以每月領取津貼。她如果生了五個以上的小孩，那末她的津貼數目，亦將加多。她生到第十個孩子時，政府便頒給她「英雄母親」的獎章。

政府正在竭力設法建造住宅區，使每一家庭可以安靜地生活，而維持真正的家庭生活。原先住在城市裏面的遠征軍士們，則儘速地被送回故居，與妻子相聚。報紙上面登滿了各種社評，勸告出門的男子們，不要再留戀在外面，趕快回家與自己妻子團圓。和丈夫久別的婦人們，如果行為稍有不檢，便將為人指摘。蘇聯政府要求人民生活嚴肅，而大部份的蘇聯人民，的確是如此的。

「嚴肅」二字是莫斯科常用的字眼。如果你說某人是

一位嚴肅的人，你已給了他最大的讚美了。因為你的意思是說他是位堅毅，可靠，傑出的人。莫斯科的生活是嚴肅的。美國人在那兒首先覺得少年們都缺乏輕快的心情。俄國青年男女間的關係，正與參加外交性的茶舞的男女相同。

俄國婦女發展機會之多，使我頗為驚奇。在蘇俄，婦女們就業與參加國家工作的自由，遠勝美國。每一處工作處所，均讓女性參加。婦女們除了充當教師，護士，律師，法官，醫師，與官吏以外，還充任着地道車的司機，電機匠，鐘錶匠等等。婦女們有的做着大規模集體農場的場長，城市的市長，軍艦上的軍官。還有女性的木匠，機師，鉛管匠，漆匠，修理汽車的工人等等。婦女們堅強而能幹地分治着蘇聯的世界。在美國，大家都承認一個四十歲以上的婦人很少能找到職業的。在蘇俄，却有成千的中年婦女，參加着世界上的工作，因此獲得了自尊與尊嚴。

不過，我所獲得的印象，仍覺得蘇俄是個男人的世界。俄國男子雖讓女子得到自由，但你總覺得他們不甚願意與婦女合作。男子們聚在一起之時，似乎更加快樂，少女們好像時常獨自跳舞，單獨進入電影院劇場。

蘇聯的娛樂也是嚴肅的。無線電所廣播的音樂，往往是古典音樂，劇院大多上演古典的劇本。出版的書籍，也多是古典的作品。詩集也大部帶着古典色彩。影片多屬敘述故事的作品。

但他們生活之中仍有若干輕鬆的地方。他們從紙牌，茶葉，水光，心靈的顯示等等，可以預測你未來的禍福。你進食時如果把叉落在地上，那末就沒有女客來訪問，如果把刀落在地上，那末訪問者將爲男客了。你如果把昨夜所做的夢講給人家聽，他們便會替你推測吉凶休咎。你會發覺你所熟悉的許多俗語，在俄國也有相類的成語，而美國的許多笑話，在蘇聯也很普遍。

我所熟識的俄國人才不過十多位，其中有幾位認識比較清楚。我們覺得要是我們丟開政治問題不談，我們仍可有許多談話的資料，而且能够談得十分快樂和投機。但我們在政治方面，却無法接近。

我以爲我們可以談論下列的題目：上帝，宗教，愛情；家庭，兒童，食物與烹飪；生活費用，家政，生活程度；文學，戲劇，樂劇，電影；預測禍福，一般的迷信；園藝，花卉；在美國與蘇聯的旅行；建築，時裝，與古董等等。我們也許尚有其他事情可以談論，例如婦女在各方面地位，還有聯合國等等。關於聯合國，我們的意見都趨於一致。我們討論這個重要問題時大家都用了『希望』兩字。我們都誠懇而急切地希望這個計劃能够實現。

俄國人與美國人是截然不同的民族。美國人創造着美國，它是美國人民心理與希望，頭腦與手臂的產物。美國是一個年輕，堅固，彈性，強盛的國家，美國人永遠在它推着踢着，使它跟着人民的思想而改變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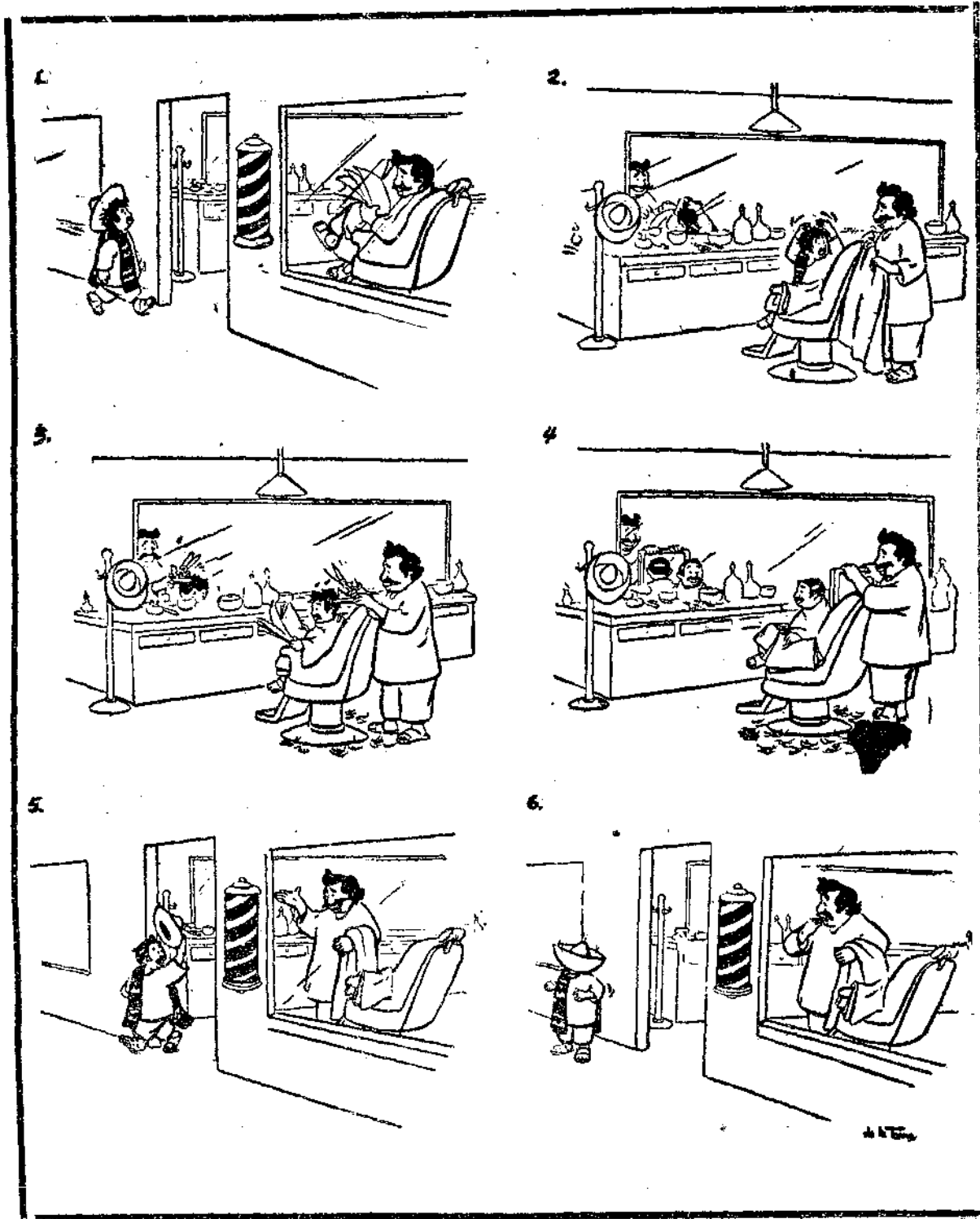
至於俄國，則創造着俄國的人民。俄國是個古老，智慧，深刻，堅強，牢固不變的國家。俄國人愛俄國正如愛上帝一樣。他們像對待一項永恆的真理一樣地崇敬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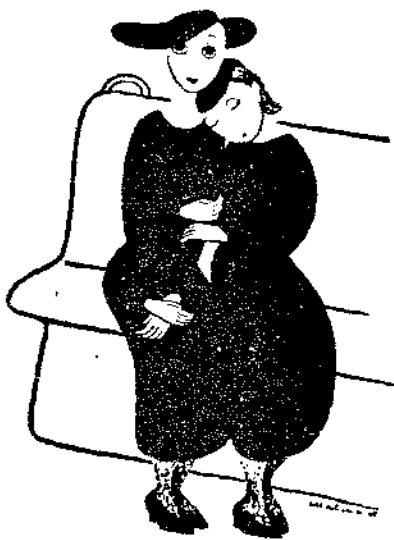
若干俄國人非常認真地，執着我的手，注視着我：『你以爲俄國和美國會發生戰爭嗎？』我也像他們一樣，緊緊地握住了他們的手，注視着他們，反問他們：『你們以爲會嗎？』我們大家都嘆了一口氣，我們同聲地說：『我不知道。願上天不要讓這種事發生。』一位少婦輕快地說，『胡說！我們爲什麼要打仗呢？我們不需要你們什麼，你們也不需要我們什麼。我們爲什麼要戰爭？』一個男子說道：『五年之內，這是不可以避免的。這世界不能永遠一半自由一半奴役啊。』（他意思是說美國是奴役的世界，而他們是自由的世界。）另外一位男子說道：『是的，但至少還有二十年。二十年後，必有戰爭發生。在資本主義之下，戰爭總不能避免的。』

因此，所有的問題，都歸到一個最大的歧異之點上面，那便是極權主義。這便是互相諒解的暗礁。美國人鑒於美俄之間的緊張關係，覺得美國許多表示友誼的舉動，都被俄國人所漠視，心中頗覺憤憤不平。他們不明白爲什麼蘇俄民衆不發動輿論，促使他們的領袖，改變目前那種頑固的政策，而讓兩國之間，建立友好的關係。他們忘了俄國人民在外交方面是沒有置喙餘地的。在鐵幕之後，統治者牢固不動地安坐在馬鞍上面。

徒勞無功

轉載自紐約客





★人們很少知道這些無名女英雄的偉大。可是我覺得我今日的知識，有一部分是由於紀念她而得來的。

我的二姊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原載美國 *The Rotarian* 雜誌

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兩個姊妹，住在內地一個鄉村裏，四周高山環繞，所以這個山谷就叫『東湖』。此地離廈門約六十英里，須經過三天的旅程才可到達。我的父親是基督教的牧師，受了一些外國文化的影響；我們也常常接到各種基督教的刊物；除此之外，這個山地鄉村是和外國的文化隔絕着的。

有一次，我和兄弟們站在我的父親的墓前；我的大哥哥說父親是一個『英雄』；他的英雄行爲便是以十六元的月薪，使他的兒子都能受到現代教育，縱使獲得最佳的免費學額，這種教育兒子的偉業也不是廈門一帶的牧師所能望其項背的。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者和夢想者。他在那個鄉村裏不斷說到劍橋、牛津和柏林大學。主編那些基督教刊物的美國人阿倫 (Young J. Allen)，並不大注意怎樣拯救我們的靈魂，倒比較注意把西洋的知

識、科學和歷史灌輸給我們。我的父親送我一一個哥哥到上海一間最好的大學去讀書，當時在廈門，甚至豪富之家也很少送他們的子弟到上海去。

我相信我的父親是一個『英雄』。可是當我的哥哥講到他的英雄行爲時，我所想到的倒不是這個『英雄』，而是一個犧牲者。當我站在父親的墓前時，我的思念飄蕩到故鄉的另一個墳墓，我那二十一歲逝世的二姊的墳墓。因為甚至這個『英雄』也不能做那辦不到的事情。他須教育這麼多的男孩子，所以終於不能使我的二姊獲得她所要求的大學教育。我的父親不該那麼熱烈的說到『新知識』和英語的研讀，而同時却把她撇在一邊。他硬下心腸來，在她二十歲時，未得她完全同意，便把她嫁出去。在那種環境之下真沒有別的法子可想；父親的感想如何不得而知。在讀書方面；我的二姊是和我們男孩子成績一樣好

的。她很有趣，很活潑，而且很美麗。我不會看見像她那麼漂亮的眼睛，也不會看見像她那麼整齊的牙齒。她雖則是個女孩子，却常常是玩侶中最活躍的份子；我們對她那清脆的笑聲都很熟悉。她在家裏所受的教育跟我們男孩子一樣。基督教的牧師在家裏時間很多；我的父親在家教我們讀書，每天早晨八時搖鈴上課。對於家中事務，大家分工合作，我們年紀較輕的男孩子須在早餐前掃地。可是在工作的分配上有一種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上午九點鐘的時候，我的姊妹們須洗衣服，到十一時，又須幫母親預備午飯。下午功課完畢之後，女孩們須到花園去收摺那些晒乾的衣服，我們男孩子可以到田地裏去散步，或者到溪邊去捉小魚蝦。我們汲取井水灌溉花園的時候，我的姊妹常常跑來幫忙。

我的二姊很看重我，對我說我將來長大時應該做甚麼事情。在這種談論中，她常常提起男女孩子的差別。她也是一個夢想者；她要做許多事情，可是因為是女孩子，無法完成她的計劃；看來她的一部分希望便是要我實現她的夢想。『女孩子終究是女孩子。』她常常這樣說，聲調中顯然含着怨憤的情緒。她平常很樂觀，幫理家務，燒飯洗衣，視之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可是當她談到讀書時，她便憤激起來。

可是男孩子終究是男孩子。當我約十二歲的時候，家裏發生了一樁事情，使我破題兒第一遭感到良心的譴責。

當時她約十六七歲，依習慣已經在替代母親處理家中的雜事，因為我的母親年紀已近五十，應該休息了。我的二姊除讀書外，天天替全家洗衣燒飯。每天上午十一點鐘時，她便看看日影，把書收拾起來，入廚房去燒飯。有一天，我和她吵嘴。我已不記得爲了甚麼事情跟她吵嘴。我大約做了甚麼事，給她罵了一頓。我很不高興，就異想天開，找出一種責罰她的方法，以爲報復。我故意跑到污泥中去滾了一滾。

『好啦！』我說。『你明天洗衣得更辛苦一些了。』可是我的姊妹只是靜悄悄的站在那裏，淚水盈眶，束手無策，露着慈愛的樣子望着我。我只有這一次看見她流淚。我一生真不會感到那麼難過，甚至到了現在，我還不能排除這種難過的心情。

她一定是忘掉這件事情了。過了幾天，我們吃紅皮橘子。依我們家庭的規矩，孩子不許私買糖菓，我們沒有違犯過這個規矩。每個季節裏出甚麼水果，我的父親便會買了一些來，到下午的時分召集家人，大家均分。小孩每人可以分得半隻，或四分之一的橘子。我分得三四瓣；因爲數量有限，所以覺得很寶貴。當我把最後一瓣吞進喉嚨之後，我的二姊知道我心中的感想。她把她最後的一瓣送給我。這種事情是會永遠留在一個人的記憶裏，塑造我們的生命的。

她比我大四歲。後來當我們在廈門讀書放暑假回家

時，我們住在同一房間。當時我大約是十三四歲，她是十七八歲。她很喜歡閱讀林琴南譯述的迭更斯（Dickens）和司各脫（Scott）的長篇小說，讀得幾乎着了魔；她很崇拜林琴南這位作家。當她還在油燈下閱讀這些西洋長篇小說時，我常常打瞌睡。我記得有一個夏天，她和我甚至口頭杜撰一篇西洋長篇小說，人物都用外國名字，一面講，一面杜撰下去，以博我的母親之一笑。那個故事是講述兩個被迫害的情人的。

她在廈門畢業之後，時常說到她要到福州去進女子大學的計劃。當時我有一個哥哥已經在上海讀大學，其他的哥哥則在受醫學訓練。可是縱使獲得免費學額，到福州去念書的旅費和零用，一學期至少也需五十元。我的父親不能做那辦不到的事情，這是我所知道的。因為當我父親爲了要送我哥哥到上海念書，賣掉我們在漳州的最後一間屋時，我看見他滴了一滴眼淚在契約上。

我的二姊抱着聽天由命的態度。我的父親並不是不想給女兒受良好的教育，可是他沒有那種力量。不但如此，她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必須在她未達二十二歲時，趕快把她嫁出去；女子到二十一歲還未出閣，就是失體面的事。據我所知，愛慕她的男人倒有好幾個，因爲甚至在今天，廈門附近和我同輩的人們，都還在談論她的美麗和她的愉快的微笑。我不曉得在那些愛慕她的男人當中，是否有一個是她所喜歡的。漳州附近有一個家境富裕的青年男

子，一定是熱烈的愛上了她的，因爲他在幾年中常常請求我父親答應這門親事。她不喜歡這個青年，反對這段姻緣達一二年之久。當我的母親在夜間跑來和她談論訂婚的事時，她總是把油燈吹熄，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她不願訂婚的事情和她到福州讀大學的期望是有連帶關係的。

後來她知道她的計劃沒有實現的希望，同時覺得她非趁早出嫁不可，所以終於放棄原來的主張，對婚事表示同意了。可是她不會放棄她對我的熱誠。她忘掉到福州讀大學的事情，開始狂熱的談論我將來到上海讀書的計劃。我的哥哥已經在上海，將來一定有能力可以幫助我。因爲我父親對於西洋新世界的熱誠已經傳到他的孩子的身上了。她到過廈門，看見過那邊的外國人，喜歡外國歌，外國幼稚園的遊戲，外國式的房子，以及一切外國的東西。照她談論的樣子看來，到上海還可以看到比廈門更偉大的事物呢。她夢想着這些東西，又說如果她不能到上海去的話，我有一天一定會到上海去的。

一九一〇年的夏天，我由學校回家。她在那年秋間便要舉行婚禮了。她的丈夫——那位求婚多次的青年——住在離我家一二英里的溪邊小鎮上。那年是我到廈門念書的最後一年。當我在九月初旬和兄弟們搭着溪船出來時，我的父母也帶我的二姊同船到那個小鎮上去。

我們的船泊在溪岸邊。我們一行人在早晨的時分，到一間男家替我們預備的房子；我的二姊便是要在這裏穿着

結婚禮服的。這個時候發生一件使我永不忘懷的事情。我們的船快要再啓行了；我不能留在那裏參加婚禮。可是在早晨離別的時候，我的二姊帶我到一個房間，由袋裏掏出兩個二角錢的銀幣來，熱淚盈眶的交給我。

『姊姊是個女孩子，』她說。『我不能像你那樣繼續把書念下去。我現在要出嫁做鄉下女人了！第二世我也許可以生做男孩子。可是你應該努力工作，決心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名人。你或者會到上海去讀書。這裏有一點錢；如果我力量幫助你，我一定幫助你。』

我覺得四角錢和她這幾句話，是我的生命上最有意義的東西。

到第二年我終於到上海去；我在暑假的時候回去看她。我在她的丈夫家裏和她見面。她的身體有點不舒服，坐在床上向我微笑着。可是她的眼睛和聲音中還蘊藏着對於上海的熱誠；她口口聲聲問我上大學的事情。看那樣子好像是我替代她到上海去似的。她並不悔恨；她很快活，因為她對我的夢想已經實現了。她的熱誠和她的殷切的期望深深的感動我。我一生不會像這一剎那間那麼感覺到做男孩子之可貴，對於上大學的特權，也不會像我姊姊心目中所以感到的那麼可貴。

我回到上海去讀書。我曉得不但她的丈夫愛她，而且她的婆婆對她也另眼看待，中國鄉村中的媳婦真沒有一個像她那麼受婆婆的敬重，因為她受過教育，而且非常聰明

伶俐。

不久我聽見她不幸染到鼠疫，回到我的家裏纔死。她一個九個多月的希望一起埋葬了。她的丈夫悲哀得幾乎發瘋，在街上徘徊，坐在人家的門口，頭髮凌亂，衣服不整。過了幾年，他又結婚了。

今日，她的墳墓只不過是故鄉山上的一堆黃土，默默無聞，被人們遺忘了。人們很少知道這些無名女英雄的偉大。可是我覺得我今日的知識，有一部分是由於紀念她而得來的。她的名字叫做美宮。





★你我必須要感到慚愧。我們終生生活於美麗的仙境，但是我們却視若無睹，貪得無厭。

在感謝中生活 何凱

Dale Carnegie 著·原載 *Your Life* 一九四七年一月號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哈羅·亞勃特 (Harold Abbott) 在美國密蘇里州威浦市的西道佛蒂街上走着的時候，突然看到一個光景，消除了他所有的煩惱。這僅歷時十秒鐘。『在這十秒鐘內，』他說，『我對於人生所得到的教訓遠勝過去十年所得。』

『我在威浦市開了二年雜貨店，』哈羅·亞勃特對我講這故事時說。『我不但失去了所有的積蓄，同時又欠了極多的債，這費了七年工夫才把它全部償清。我的雜貨店是在上星期六關門的；現在我預備到商人及礦工銀行去借錢，以便去康薩斯市求職。』

『我像一個被擊敗的人。失去了一切戰鬥力和信仰。於是突然間我看到一個沒有腿的人從那邊過來。他坐在小木壇上，下面裝着滑冰鞋的輪子。他用雙手所握的木棒沿街駛行。我碰到他的時候，正當他穿過街心，在邊石上升起數吋預備爬上人行道。他的小木壇傾斜的當兒，他的眼睛碰到了我的眼睛。他含着滿面的笑容迎着我。『先生，你早。這是一個多好的早晨！』他精神飽滿地說。』

『我站着看他，覺得自己是多麼優越。我有二條腿。我可以走路。我對於自己的自憐感覺慚愧。我對自己說，假使他沒有腿也能快樂、歡愉而富於自信，我有了腿自然更能快活了。我已經覺得胸膛在挺起來。我準備向商人及礦工銀行商借一百元。可是我現在已有借二百元的勇氣。我本來預備說，我想到康薩斯市去設法求職。但是現在我很有把握地宣稱，我要到康薩斯市去獲取職位。我獲得了借款，同時又獲得了職位。』

『我現在在浴室的鏡子上貼了下列的字句；我每晨括鬚時，必定要讀一遍：』

『我因為沒有皮鞋沒精打采，』

直到我在街上看到一個沒有腳的人。』

★ ★ ★

埃第·里根巴格 (Eddie Rickenbacker) 曾經在太平洋上和他的同伴在救生艇上絕望地漂流了二十一天。我問他，他在這次漂流中所得到的最大的教訓是什麼。『從這次的經驗中我所得到的最大的教訓是，』他說，『你假使

你着你要喝的一切清水和你要吃的一切食物，你絕不可對任何事發牢騷。」

『時代周刊』上會刊了一篇在瓜島受傷的某上士的文章。他的喉部被砲彈片擊中，他受到七次的輸血。他寫一張條子問醫生：『我能够活麼？』醫生回答說：『能够的。』他又寫了一張條子問道：『我能够講話麼？』回答又是能够的。於是他再寫了一張條子說：『那麼我到底在煩着什麼呢？』

你爲什麼不馬上停下來問自己：『我到底在煩着什麼呢？』你或許會發現那實在是太無足輕重了。

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九十件事是好的，而只有十件事是不好的。我們假使要快活，我們只須專心於九十件好的事，而抹煞十件壞的事。假使我們自願煩惱、痛苦、並患胃潰瘍，我們只須專心於十件壞的事，而抹煞九十件好的事。

『海外軒渠錄』的作者史威夫特是英國文學史上最悲觀的人。他痛恨自己的出世，所以他在生日總是絕食並穿孝服。但是即使在絕望之中，史威夫特仍舊讚美愉快與快樂助長健康的力量。他說，『世上最好的醫師是食物醫師，安靜醫師和快樂醫師。』

你我可以每天二十四小時得到『快樂醫師』的免費服務，只要我們專心於我們所有的一切不可思議的財富——遠較『天方夜譚』中的阿里巴巴的神話式的財寶爲多的財

富。你高興把你的雙眼以十萬萬塊錢賣掉麼？你高興用什麼代價出賣你的雙腿，你的雙手，你的聽覺，你的孩子，和你的家庭？

把你的資產加起來，你就會知道，你決不願把你所有的一切出賣，以換取世上所有的黃金。但是我們是否認識這一切的價值呢？不，決不。叔本華會說過：『我們絕少想到我們所有的東西，而老是想着我们所缺乏的東西。』是的，『絕少想到我們所有的東西，而老是想着我们所缺乏的東西。』——是世上最大的悲劇。它或許較歷史上所有的戰爭的疾病引起了更大的苦痛。

★ ★ ★

魯茜·普萊克在學到怎樣生活之前，不得不在悲劇的邊緣抖顫，爲苦痛和絕望而悲哭。我在數年前碰到魯茜，當時我們都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短篇小說寫作。九年前，她遭受一生中最大的打擊。當時她住在阿里索拿州的吐斯康。她是——好吧，這就是她親口對我講的故事：

『我當時過着旋風式的生活：我在阿里索拿大學學習風琴，在城裏主持語言治療院，而在我寄寓的『沙漠楊柳牧場』教授音樂欣賞。我參加晚宴，舞會，星夜騎馬。有一天早晨我倒下了。心臟衰弱！』

『你必須一年間躺在床上，作充分的休養，』醫師說。他沒有激勵我去相信，我將重獲健康。在床上躺一年！

成爲一個病人——也許死去！我恐怖萬分。爲什麼這一切要發生在我身上呢？我犯了什麼法要受這種磨難呢？我放聲痛哭。我悲痛而憤恨。但是我依然遵從醫師的勸告躺在床上。

『我的鄰居美術家魯道夫先生對我說：「你現在以爲在床上度一年的歲月將是悲痛的事。但是事實決不會如此的。你將有思索的時間，獲得熟悉你自己的機會。在今後的數月中，你在精神上的成長將遠勝於你的上半生。」』

『我比較安靜下來，努力對價值作新的估計。我閱讀令人感奮的書籍。有一天，我聽到無線電台的批評員說：「你只能表示在你意識中的事物。」這話我在過去會聽到過好幾次，但是現在它却深入我的內心，生了根了。

『我決定思索我想藉以生活的思想：歡愉、快樂、健康的思想。每晨我一醒來，就迫使自己回顧我必須感謝的一切事。沒有痛苦；可愛的女兒；我的視覺；我的聽覺；無線電上可愛的音樂；可供閱讀的時間；美食；好友。我非常愉快，並且有極多的訪客，因此醫師貼上佈告，說是我的病室每次——並且在某時間內——只許一個訪客。

『這是九年前的事，現在我過着豐滿而活動的生活。我對於在床上所過的一年深深地表示感謝。那是在阿里索拿州所過的最可貴最快活的一年。我當時所養成的每晨計算我的幸福的習慣仍予保存。這是最可貴的所有物之一。我到了怕快要死的時候，才真正學到了生活的方法，

說起來是怪慚愧的。

★

★

★

你要知道怎樣可以使你在廚房的水岸邊洗碟子也成爲令人興奮的經驗麼？那麼試讀鮑吉爾·達耳 (Borghil Dair) 描寫其驚人之勇氣的一部令人鼓舞的書籍。那是叫做：『我要看』 (I Wanted to See)。

這本書的作者是五十年間完全盲目的女人。『我只有一隻眼睛，』她這樣地寫着，『而它又是爲許多傷痕遮蓋着，我只能從眼睛左角的一個小空觀看一切。我如要看一本書，必須把書捧到面孔近邊，並且竭力使我的一隻眼睛向左角斜看。』

但是她不願人家對她同情，也不願人家認爲她是有異的。在小時候，她要和其他的孩子玩蹴石戲，但是她不能見目標。所以等別的孩子回家去之後，她撲在地上，沿着目標爬行。她記取她和朋友玩的每一塊地上，不久她成爲奔跑遊戲的能手。她在家裏讀書，把印成大字的書緊貼着眼睛，她的眼睫毛甚至擦過書頁。她獲得二個大學學位：密尼蘇達大學的文學士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

她開始在密尼蘇達的一個小村裏教書，終於到後來成爲南達可大的奧格斯泰大學新聞學及文學教授。她在該校執教十三年，向婦女會演講，並且在無線電中講授書籍及作家。『在我的心中，』她這樣寫着，『老是潛伏着全盲的恐懼。爲了要克服這恐懼，我對人生採取了愉快而近乎

狂歡的態度。」

於是至一九四三年，當她五十二歲的時候，發生了奇蹟：她在那著名的梅約治療院受了手術。她現在的視覺已較過去改進了四十倍。

在她的面前展開了感奮而可愛的新世界。她覺得在廚房的水厚邊洗碟子也足以使她感奮。「我開始玩耍水盆中的白色肥皂水，」她這樣寫着。「我把手浸在其中，檢起一個小肥皂泡。我把它提到亮光處，而在每一個肥皂泡中，我可以看到小型之虹的燦爛的色彩。」

她從廚房水厚上的窗口望去，看到「在雪花中飛過的燕子撲動的灰黑色的雙翼。」

她從觀看肥皂泡和燕子得到極大的歡欣，所以她用這些話結束了她的書：「親愛的主，」我輕輕地說，「我們在天之父，我感謝你。我感謝你。」

你試想，只因爲能够洗碟，看到肥皂泡中的虹，和在雪中飛過的燕子而感謝上帝。

你我必須要感到慚愧。我們終生生活於美麗的仙境，但是我們却視若無覩，貪得無厭。

★在每一種行業中，都有無限的機會，虛心的人就有前途。——凱德林

立創年三國民

行銀蓄儲託信華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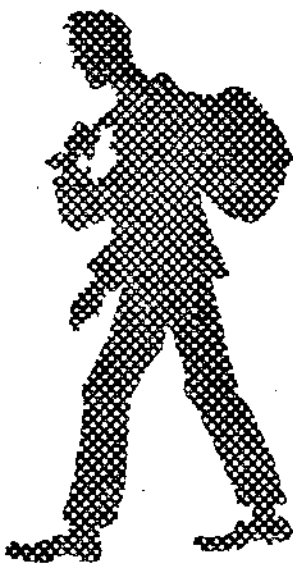
務業行銀切一營經

行總

號一六三路西江

話電

號九〇一八一



★從事偷竊生涯至少使我減少十年的壽命。
這真是極不值得。我現在只有幾年的光陰，
可以用我殘餘的生命去懺悔我過去的罪愆，
去償還我欠家庭和社會的罪惡的債。

竊 賊 自 白

蕭 莎

這是一個改邪歸正的竊賊的坦白自述。他在此文裏把偷竊勾當中的秘密和盤托出，同時對於居民怎樣保障家宅的安全，也提供了一些可貴的意見。他說一個居民粗心大意，結果引起竊賊的光顧；要提防這種危險並不困難。此稿係由該竊賊出獄後向某著名作家口述而寫成的。口述者及作者均不願將姓名發表，不過筆錄者保證此文的材料是完全確實的。
本文原載一九四七年二月號『皇冠雜誌』——譯者識

我在五十五歲時開始過偷竊的生涯，從事這種勾當達五年之久，甚為成功。我對這行業技巧很高超，使巡警和許多居民束手無策。我靠著賣贓物賺錢。我以為我一定可以永遠使鴻運高照，可是幸運之神終於拋棄了我。我被巡警拘捕，在監獄裏吃了六年苦。

我在監獄裏有許多工夫可以沉思默想。有一件事我想得最多，就是一般的居民都很粗心，而且不曉得應該怎樣防備竊賊。這真是奇怪的事情。因為我說這句話，請你不

要以為我在破壞我那些『偷竊同志』的職業。除了在監禁的時期內之外，我從來就不會跟竊賊或其他犯人來往（只有一個與我有點關係），所以我對惡徒並無朋友的情誼。我行竊的時候總是單身匹馬；成功的竊賊都是如此。我對於犯法的人們沒有虧欠甚麼東西。在我的回憶中，我的偷竊生涯好像是一種精神錯亂的結果或一場夢魘似的，因為我在心靈深處感覺到並不是做竊賊的人。我根本覺得自己是個有家庭的居民。

我想做這段自白，有一個原因乃是我知道有許多十幾歲至近二十歲的男孩子都在幹業餘的偷竊勾當。他們覺得這是容易成功的事情，結果陷入泥淖，終於變成真正的罪犯，鐐鑼入獄。他們開頭常常得到粗心大意的居民的「幫忙」，因為那些居民簡直就是在引誘他們去偷竊。如果我能够拯救這一類的孩子，我很願意拯救他們。也許我的自白可以拯救他們。

漫畫家筆下的竊賊總是一個圓頭短髮，下巴突出的暴漢，手中拿着一袋賊物；這幅圖畫往往使我微笑起來。我的身材矮小，外貌溫和，不易引起人們的注意。人家看見我頭上的一堆灰髮，總是說我很像一個典型醫生或大學教授。老實說，我常常能够在很短的時間內和巡警與值夜的更夫做朋友。

我的偷竊生涯是這樣開始的。我原有很正當的生意，不過常常有一些「壞蛋」跟在後邊弄一些不法的勾當。我漸漸認識他們，而曉得他們所使用的方法。這些壞蛋包括扒手、眼線、賭鬼和竊賊，其中以竊賊「地位」最高。

因此，在我正當生意失敗，貯蓄用完之後，我竟幹起偷竊的勾當來。原先只想「幹一兩次」；可是我的偷竊行為居然十分成功，所以一直幹下去，終於被巡警捉到。

在我做竊賊的五年中，我對於偷竊的勾當經驗頗為豐富。我現在想把這些經驗告訴有家庭的居民。如果他會依照我的建議去防備，我相信偷竊的事件一定會大為減少。

你離家時把大門鑰匙藏在甚麼地方，在竊賊看來是毫無關係的，因為他從來就不注意鑰匙之類的小東西。可是如果你把鑰匙藏在席薦下或掛在壁釘上，你便無異在鼓勵業餘的竊賊前來光顧。

你把大門和窗戶全部鎖住吧。可是有經驗的竊賊並不把鎖放在眼裏，因為只要用一根鐵棍就可以輕易把甚麼鎖上的彈簧或門戶的樞紐鑿開。不過初出茅廬的小偷却歡迎不上鎖的門窗。這種情形簡直是在引誘青年去犯罪，一而再，再而三，終於不能自拔，踏進監獄之門。所以，請你把門窗鎖牢，以保護自己家財的安全，同時保護那些意志薄弱的青年，使他們不致犯罪。

你切不要把一張字條塞在牛奶空瓶裏，關照送牛奶者說你下星期二才可回家。這對於竊賊乃是一個大助，因為那字條無異在宣傳你的房屋空無人居。如果你出外作長期旅行，最好把門鈴的電線剪斷，因為竊賊想知道有人在家與否時，往往在門鈴上插一根針，使門鈴響個不停，直至於電池無電為止；他站在附近窺視，知道無人在家，便可施展技倆了（我常常使用這個計策，成效甚佳）。

當你出外避暑，將住宅的窗戶全部關閉時，過路的人都知道屋中無人。因為沒有人會在大熱天住在黑暗無光，密不通風的屋裏的。許多人都知道這事情，却很少加以注意。

許多主婦常常故意把浴室的電燈開亮，使竊賊不敢光

顧。可是有的爲了須離家數日，故意讓浴室的電燈開亮，結果弄巧成拙，因爲竊賊看見白天也開亮電燈，知道屋空無人，正是下手的好機會。（『優秀』的竊賊總是預先把要光顧的房子觀察一兩天，然後才動手的。）

裝置警鈴可以使竊賊工作比較困難，但也不能絕對保障家室的安全。業餘的竊賊也許會因警鈴大鳴而被捉，可是以偷竊爲職業的探上君子則知道怎樣把窗戶預先檢查一番，使警鈴『通短路』，然後從容入屋去偷竊東西。

值夜的更夫有時把圓石置在窗檻上，而在巡邏的時候開手電筒照照那些小圓石；如果小圓石地位不會變動，他們便知道沒有竊賊入屋。可是我曾經有幾次把那些小圓石移去，入屋之後，把小圓石重放原處，從容偷竊東西，而沒有引起更夫的猜疑。

巡警驅警車到處巡邏，對於有經驗的竊賊並無不便之處。我常常躲在黑暗處，看他們驅車過去。後步的巡邏者，不論是巡警或私人的守衛者，却是竊賊的大敵。因爲他們總是慢慢的走着，隨時隨地在觀察任何動靜。我雖則常常在黑暗中瞞過他們，可是依然非常敬畏他們。

一般居民總把貴重的東西藏在容易猜到的地方。珍珠寶石常常藏在抽屜裏。如果居民把大鐵箱放在擱樓上，除了一隻鐵箱之外，其他鐵箱全不上鎖，這在竊賊看來真是快事，因爲他知道貴重的東西一定藏在那上鎖的鐵箱裏。

竊賊多數不喜歡狗兒，尤其是善吠的小狗。可是它並

不使我頭痛。我素來歡喜狗兒，而它不知怎樣也歡喜我。在我做賊的生涯中，我從不曾爲了狗兒的打擾而失敗。

報紙上的社交欄中（尤其是小城市的報紙）常常刊登高尚士女啓程赴外埠的消息。我對這類新聞十分注意，常常加以細讀，這對於我的偷竊勾當大有幫助。

有許多人談論到以槍對付竊賊的問題。我記得我未做賊的時候，常常跟人家討論怎樣用槍去對付竊賊。到我做過賊之後，我對這方法倒反而沒有確定的意見可以提出。竊賊有時對人很危險，有時毫無危險。我認爲竊賊對人無危險的時候較多。

普通的竊賊怕你的程度，是遠過你怕他的程度的。他碰到你須失掉他的自由，而你碰到他只有失掉一些東西而已。他逃走的願望，也許是比你企圖捉他的願望還要熱切得多的。所以如果你放他走，他一定是逃命唯恐不及的。

你當然可以開槍打他，可是請你記住：他是極想逃掉的。我做賊從來不帶槍。我不相信開槍有何裨益。我對於槍彈的厭惡延長了我的偷竊生涯，可是却使我不至於犯死罪。我認爲帶槍的竊賊全是傻瓜。

對於以偷竊爲職業的傢伙，喝酒並無重大的用處。我做賊的時候，總不願使我的神志不清。同時，我在偷竊之後，也不願喝酒，因爲喝得醉醺醺時可能口無遮攔，無意中洩漏任何秘密，可不是玩的。

我在偷竊的時候從來不感驚慌。我總認爲我對所做的

事情，是比對方的主人更爲熟悉的。我比他更有準備，去減少心理上的恐懼或震驚。可是只有一次是例外：那一次我以趾尖行走，經過一條甬道，轉了一個彎，突然與一個男人衝了個滿懷，看見那男人睜開雙眼直瞪着我，使我嚇了一大跳。那是一面鏡子，那個男人不是別人，乃是我自己！可是我一直心驚肉跳，兩天之後才恢復原狀。

我在偷竊活動的休息時間中，往往住在上等的旅館，因爲那邊的旅客很少有犯罪的嫌疑。我始終不會偷竊旅館，雇主，窮人或我的朋友。這可說是一種私人方面的拘謹態度，但也可以說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策略。講到旅館，我總希望可以隨時到旅館去休息。講到雇主，我想我應該忠於他——因爲我在做竊賊之前，也會是個雇主。講到窮人，我始終認爲窮人應該受人們保護。講到朋友，我有一次誤入一個朋友的屋裏去偷東西，當我發覺是朋友的家時，我趕快溜之大吉。

我偷東西總是單身匹馬，這有幾個原因。我的第一個偷竊夥伴同出工作時，總是毛手毛腳，到處碰到屋內的傢具。如果遇見巡警，他往往想開槍。他行竊的時候又不願戴手套。（我却非戴手套不可）。我爲求安全起見，特地介紹他去做機械匠，以後我行竊時便不再要夥伴。警局常常用誘人入網的策略，由捉到的一個嫌疑犯去供出其他的犯人來；如果你沒有夥伴，或如果沒有人曉得你的犯罪行爲，你是沒有陷入法網的危險的。

我常在行竊的家裏過夜。我比較歡喜偷竊空無人居的房子，因爲如果主人出外旅行，你進去偷東西之後，儘管可以在屋內停留至天亮。到天亮之後，你便可以拿一個偷來的手提箱，裝滿贓物，大大方方的在馬路上走，假裝要去趁早班火車的樣子。有一次，我在早上五時半遇見一輛巡警的汽車，我說我要到公共汽車站去，巡警居然請我帶那箱偷來的東西，乘他們的汽車趕了一段路。

如何將贓物脫手始終是個問題。我對這方面頗爲成功，因爲我做過商人，知道應該用甚麼價錢。除非萬不得已，我總不願和收買贓賊的機關往來，因爲這種機關裏的人全是惡棍，而我是不能願跟他們發生任何關係，遭受意外的牽累的。

我通常是帶了贓物到大城市裏的珠寶商店去賣的。我尋找肯出最高價錢的商店。竊賊多數不這樣做，因爲他們多數不是精明的商人。不過在我行竊的五年生涯中，我由出賣贓物所得到的金錢一些也沒有存留；據我所知，其他的竊賊也後來不會儲蓄一文錢。

我是這樣被捉到的：我有一次預備爬進人家的窗去行竊，一個鄰居看見，連忙暗中去報告巡警。那窗子本身沒有光亮，可是當我行近它時，我的身體給數十步外的一盞街燈照到。當鄰居有一個人正站在黑暗的房間裏，等候他那十幾歲的兒子回家。我素來認爲我有充分的機智可以避免任何意外的事件，可是我不會想到會有人等候遊蕩的兒

子回家。

監獄當然不是一個好地方。囚犯的智能和道德水準極為參差不齊，水準低的總把水準高的同化了。監獄對我的害處倒沒有對其他的囚犯那麼巨大，因為我年紀較大，較不容易接受印象。可是我在獄中看見許多青年給劇盜巨奸所同化，終於變成了不可救藥的罪犯。

五十五歲至六十歲之間的偷竊生涯，對於我的心臟的影響極為惡劣。我在偷竊的生涯中不曾想到這點；我以為我的生活甚為優遊自在。後來我才覺得因為須時常警覺，神經十分緊張，這至少使我減少十年的壽命。這真是極不值得。我現在只有幾年的光陰，可以用我殘餘的生命去懺悔我過去的罪愆，去償還我欠家庭和社會的罪惡的債。

我的父親很富有，所以我在年輕的時候，身邊的錢太多。當我從事正當商業的時候，我又是一帆風順，到三十歲時賺了不少錢。現在回首前塵，我覺得我對人生的真價值毫無認識。我只懂得金錢的價值。到我五十五歲時，我的思想很物質主義化，偷竊便是這種拜金思想的產物。

當時我自以為我很聰明，可是現在我知道我真是再笨再近視也沒有！我可能有相當的成就，但現在的我却變成罪人。我不能獲得一個高尚的職業，因我碰見一個雇主，總要把我過去的醜史和盤托出。不過，最使我覺得難堪的倒是：一個聰明的人自以為可以推翻人生的法律（不論是人為的或自然的法），真是再愚笨也沒有的事！

歡 迎 委 員

轉 載 自 洋 客 週 刊





★殘廢人的無用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每一個殘廢人，如果得着適當的鼓勵和支持，都可以有一個長久的有用的生活前途。

殘廢人謀生有道

彭國元

拜伯隊長 (Captain Allan Piper) 原著

原載麥克林斯雜誌

譯自一九四四年十月號雜誌文摘

事情發生在一秒的幾分之一瞬間。那天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帶着一班四十七個人到了英國我們的營地裏的手榴彈試驗場。

這一分隊的四十六個人都演習過了。那第四十七個正在彈藥坑裏把手榴彈準備好。當他走過投擲坑來的時候，彈藥中士就打信號告訴我這個孩子特別神經緊張。

告訴他一些照例應注意的安全方法之後，我就把手榴彈交給他。他就開始打開保險蓋。他的手發抖得厲害，所以綁繩都解開了。手榴彈還在他手裏，重端下垂，保險針都掉出來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非我來挽救不可了！

我警告他站着不要動，又告訴他我來把手榴彈從他手裏拿開。如果我能拿着它——我可以用拇指按着保險針制止它爆炸。他平安的遞過來了，但是我剛從他手裏拿開，它就爆炸了。

真奇怪，我並沒有失掉知覺。我還能記得耳朵裏轟轟的聲音。從一隻眼睛裏，我看見我的兩隻手都沒有了。

爬出投擲坑來，我教他們怎樣包紮止血。然後我告訴卡車司機快送我到最近的救急站。這是一段不好走的三哩長的路，一部分還要經過坦克車試驗場。

在救急站裏，用了止痛藥後，我才曉得當時跑來幫助我的那個中士瞎了一只眼睛。我教的那個孩子却炸死了，雖然我的身子擋在他和爆炸的手榴彈之間。一件奇怪的事發生了，有一大塊碎片從我的胸口和手臂下面鑽過去，正打在他的心臟的下面。

出事後第二天早晨，我度過從沒經歷過的最難過的三十分鐘。早一天晚上，我被他們用了相當的麻醉劑，人有些不清醒。但是我醒過來回到現實世界時，我却是祇覺得前面漆黑一團。

我的兩只眼睛都包紮起來了。我最初以為我的視力連雙手都沒有了。

有一會工夫，我很害怕。如果真是這樣，我想我的前途真是太渺茫了。

那個痛苦的半點鐘，我也不必活靈活現描寫出來。我一直是個多少有點思慮過密的人，喜歡把自己的事情前前後後想一想。這個習慣這時候却救了我，我立刻看出我受傷後的謀生的新問題。

我先估計一下我的資產。我還有兩條腿，我身體的一般情形並不壞。很合用的假手也可以裝上。特別是我的腦力並沒有受傷。如果我還能看得見，那麼別人所有的我也差不多都有了。儘量出我現有的才力，決心計劃一下我的生活，而且澈底實行那些計劃，像這樣，我決不會比別人差到那裏去的。

老實說，我真從沒有那個勇氣問我的眼睛的情形。大約五星期之後他們解開了我一隻眼睛的繃帶。我至少是能夠用這隻眼睛看了。

然而，在最難過的半點鐘之後，我就開始計劃。我想先要成爲自給自足的人，自己可能做得到的一切事情，護士和醫師都給我很多幫助。他們讓我來試驗。

我又決定除非是我相信我能做的事情，我不輕易去嘗試。我恐怕失敗。我知道我每做成一件事，會恢復一點我的自信心。一次失敗又會給我一個打擊。

頭一次的試驗是在兩隻眼睛的繃帶都解掉後的三四天裏。我房間裏一隻吊着的電鈴按鈕就是引起我想試試的好東西。我想出一個法子，下次喊勤務兵的時候就是按鈴。

半點鐘之後，我從床上跑起來，走到鈴子旁邊，靠着這個梨子形的按鈕，用我的左前臂把它按在牆上。然後我用右肘湊合上去，直到它碰着按鈕。

我費盡了許多的氣力，但我終於按響了鈴子。那個加拿大籍法國人的勤務兵應着鈴聲進來，覺得非常驚奇。

第二次試驗是在一兩天之後。我房裏的門常時讓它半開着，被風吹開了。我可以喊勤務兵來開，但是我曉得如果我成爲自給自足的人，我就得自己開門。我先半跪在門邊，把左前臂放在門鈕的上面，右前臂放在下面，這樣把它扣牢在我兩條前臂裏。我把兩臂向相反的方向扯動，這樣扯動着來轉動門鈕。經過幾次試驗，我終於成功了。

我學着自己拿水喝，把杯子緊緊的捧在我的兩隻腕關節中。並且我發現我能拿起一包紙烟在兩腕中，用牙齒抽出一枝來。點烟就把火柴從盒子裏搖出一枝來，兩腕拿着盒子，用牙齒擦火柴。火柴燃着了，把它放在烟灰缸裏，再衝着烟就着火點着。這一串動作笨拙，煩人，而緩慢。但是我克服的每一個難關，都增加了我的自信心。

我開始照顧我自己的修飾的事情。醫院裏的病人和職員，時常覺得希奇驚歎，他們看見我刷牙和刮臉，把牙刷或剃刀用兩隻手腕捧着。

我必須由他人餵着才能吃，沒有其他的事情像這樣使我覺得沒有辦法。我想，解決自己吃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困難，但我必定要做到。

有一天，我想法子把一隻調羹插在我禿腕的綑帶裏，一把叉子插在另一隻禿腕裏，而竟可以動作，我能够自餵自了，祇是切不得肉，倒不得作料。修理廠的孩子們替我做了一付有皮帶，扣子的特別的調羹和叉子，我可以用牙齒帶上去和取下來。

我進步的程度並不是容易而愉快的。但是有時一些忍俊不禁的事情也可以抵消一部份痛苦，像那次麥克里蘭中士裝好了假眼初次來看我的情形就是這樣。不知怎的，他把假眼放反了面，使他成了一個我從未看過的那樣難看兇惡的人。他看到我臉上的表情，曉得有點不對，等他弄明白了怎麼一回事，把眼睛裝正了，我們兩人直笑到眼淚都流了出來。

有一天，我隊裏的兩個上士開着車子接我到營房裏去看看。沒有手來爬上卡車，實在是一個問題。我想當時我頗有點着慌，因為我遲疑了一下，才又爬上去，一個上士伸手來幫助我。

我以前一生從沒有感覺到那樣厲害的憤恨心情。我恨不得要揍他。這種心理反應是我從未有過的，因此，一路上我就分析我這種感覺的理由。我認清楚我應該很理智的應付這樣的事，我不能懷着怨恨的心情到處跑，我要以人

家幫助我的誠懇的態度來接受幫助。

對自己這樣說，『你知道你自己能够做得到，所以如果別人要幫助你，那有什麼關係？』我最後自知確能做到的。一種慰藉心理，就是這件事情的解決方法。

我回到營裏的時候，我最初的努力都專用在學寫字。修理廠的一個兵幫我設計，做了一個東西扣在我的腕臂上，可以拿一枝鉛筆或鋼筆寫字。

那個方法很有效，我的頭一封信寫給了我的妻子。我的筆跡祇略有點改變。銀行裏承認我的簽字沒有問題。從這天起，我又可以寫了，我覺得我的謀生的顧慮已經過去。我已經沒有什麼困難。

出事後不到四個月，我被送到英國的黎罕頓醫院去裝假手。在英國，這種肢體殘廢的病症普通並不都裝上假肢體，因為現時零件難於配到。但是加拿大的撫卹金與衛生部的奧斯汀貝爾少校，特別為我交涉好了。他是上次大戰的殘廢軍人，他曉得像我這樣的情形，裝上了英國製的假肢，將來可以在加拿大研究它們的製法。

我習慣於我的假手——肩部的活動可以開闢的金屬鉤子——就像鴨子對於水一樣。我幾乎立刻就看到了新的境界。裝好十天之後，他們請我表演給醫官們看。我到場之後，自己把兩隻手裝上，從整盒的烟裏抽出烟來自己點燃了吸着，刮臉，刷牙，用打字機打字，並用筆寫字。

人們常時間我是否對於這雙鉤子有異樣的感覺。我的

回答是：不，它們就是我的手。我要它們來生活。它們使我能自立，自給。在飯館裏，我自己切肉，也不需要與其他客人不同的侍候。自然有些人看着我，不過我覺得這是讓他們多知道些事情。間接上我是在替所有殘廢的人打開一條生路。

我到家的那天，我恐怕我成了無手之人的情形會使我的太太受很嚴重的打擊。其實我不必擔心，她已經完全曉得了。撫卹金與衛生部裏古道熱腸的官員們已經使她有所準備了，一得着我成了殘廢人的消息，他們就去安慰她。

第二個試驗是我向哈佛斯密斯紙廠找工作。他們告訴我，很高興我回來，我可以試試我想做的任何工作，如果這一件試不成功，還可以試別的。你可以相信我所選擇的職業——驗貨員——是我曉得我所能做的。這並不是一個名譽職。我努力工作。我使用彎腳規以及其他工具。我能照尺寸切紙，能用天平秤單張的紙。

人們簡直不覺得我有假手，有些粗心的同事時常拿給我一張紙，說道，「愛倫，摸摸這張紙的質料。」

今天我已經是自給自足了。我完全自己穿脫衣裳，有一間個人的工作室在地窖裏，而整整的一個冬天我自己照料着熔爐。去年夏季，我買了一幢房子，自己拿鋤頭開闢出一個花園。樓上房間的修改也大部分是我自己做的。

我在社會事業方面也很活動，去冬擔任了康華地方一個中等棍球隊的教練。有人請我籌劃一個工廠，同時可以

作為城裏的男孩子們聚會的場所。

殘廢人的無用完全是自己造成的。不過，當然要看看他還留有那些可用的部份，很少的人是連思考的能力都失掉了的。

對於這些已經受了肢體殘損的或是在戰事結束前可能受重傷的人的親屬們，我有幾句實貴的勸告的話。不要灰心。每一個殘廢的人，如果得着適當的鼓勵和支持，都可以有一個長的有用的生活前途。他的公民生活的訓練，在他離開醫院之前就會開始的。政府以及私人團體，在他還沒有準備就業的時候，就會設法替他找適當的工作。在他還沒有出院時，他的前途就已經計劃好了。鼓勵他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不要讓他覺得你認為他有缺陷，不要使他覺得是裝了假手。假手是裝了給他用的。它們會對他一生成益的。

在聰明的訓練與就業的計劃之下，殘廢軍人的工作的境界，是會更加開展的。我以為我們都可以充分信任的企望着將來，因為將來會像我們所造成的那樣的光明。到底是多光明，這要看我們自身的努力了。

傑作年齡 夢谷

你是四十八歲嗎？那你正好做過你一生最好的工作。據研究美國名人錄中三百八十個偉大人物的結果，他們平均的「傑作年齡」是四十七歲半的時候。



軍隊的眼睛
逸鶴

——光學器材廠的誕生和成長——

從頭叙起

民國二十六年歲杪，中國正遭遇着空前無比的危難：日本法西斯主義者，以其積蓄多年的飛機，炸彈，瘋狂攪擾着中國的政治心臟——南京，最高當局爲了貫徹抗戰國策，實行『以時間爭取空間』，迫令疏散全城一切機關、人民、物資；我們一羣，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隨了開始籌備不久的××廠，踏上疏散船。在悽厲的空襲警報聲中，懷着滿腔家恨國仇，離別了秀麗威嚴，居處多年的首都——望着那無數被擠下江去的男女老幼，望着那無數翻沉了的渡船，聽着喧天的哭聲，我一點沒有感到能坐『軍用船』的榮幸，我正受到極大的侮辱：敵機毫無顧忌地，在低空飛來飛去，殘忍地向逃難的老百姓擲彈，掃射，我忍不住哭起來了。

關山萬里到昆明

奉到命令：遷往昆明——這西南邊陲的重鎮。雖然地理教科書上曾經告訴我：『……拔海五千公尺，氣候四季如春，城內有五華山、大德山、圓通山……諸名勝……』，可是，對於更重要，更應該知道的：

關於當地的風土人情呢？書本，報章上沒有講過；教師，父兄們也和我一樣茫然，只好獨自閉着眼睛去猜想——我以為：城中就有那麼許多山，又不是商埠，港灣，當然不會成爲第二個香港，相反地，必然是，在峯巒起伏間，約略點綴着幾間奇形怪狀的茅屋，人們操着另外一種語言，過着另外一種生活——也許竟像電影上的南洋或非洲一樣！這幻想，使我最初對昆明懷了相當的恐懼；我雖然愛那裏四季如春的氣候，憧憬着那些不同的生活習慣；我也更害怕自己的腦袋，會被人家拿去裝酒，或掛在胸前作念珠項圈……。

可是，既然奉了命令，就應該毫無疑懼地，去完成使命。渡過險礁駭浪的巴巫三峽，在重慶作了短時期的逗留，會齊人馬，便又踏上川滇大路，汽車一直是打頭擋，走上坡；就這樣，浩浩蕩蕩，行行重行行，餐風飲露，倒也不必細表。好在這次民族大遷流，你也有不少驚心動魄，值得回憶的旅途經驗，這裏且就放下。二十七年四月四日，沿海一帶還是寒氣逼人的時候，我們到達了已經是春風送暖，萬花爭妍的『常春之城』——昆明——很失望，竟沒有裸體持矛的武士，沒有穿草裙跳舞的女郎，也沒有聽到噦哩咕嚕的怪話（當然，我也不必再害怕，我的腦袋會『另有任用』）。在這高空的城市——你記住：這裏是拔海五千公尺的高空——市街雖比不上南京那樣寬整，一般的房屋也比較低矮，五層以上的樓房，簡直是找不到，然而，她却也正因爲如此，而顯得古樸可愛。與南京近似的語音，誠摯純厚的民風，更使我們忘了遠離鄉井的寂寞，感到萬分親切！

春 燕 築 巢

卸下行囊後，也沒有功夫去對這新奇的山城作一次巡禮，便忙着去尋覓廠址，簷下，春燕們也正設法經營它們的新居，準備安頓一家老小，更何況我們是負有軍事使命的人，怎能不急求我們生產的武器，早日走上戰場，去遏阻敵人的進侵呢！征地的問題，賴幾位地方長官，及許多地主的熱心協助，很順利地解決了，營造工人也跟着活躍起來。我們用老百姓的血汗，去換來建築材料，又再用百姓的血汗，去將它們堆砌起來。我們動用了千百萬的錢，而眼看出錢的人，却是衣不蔽體，食不飽腹！老百姓是如何地忠愛

着祖國！政府又當如何地感激老百姓！在焦急的盼望中，渡過了漫長的二百多天，先前的那片田野上，已聳起了一幢幢高大的廠房。等不得全部工程完竣，馬上開始裝置機器，對這新鮮的玩意兒，先來試試看。

第一架自造望遠鏡的誕生

說起磨玻璃這玩意兒，你一定很生疏。在抗戰以前，你也許有機會接近幾家眼鏡公司，可是，若想要去看看他們磨玻璃的情形，那保准要被擋駕。現在，且待我慢慢講來：嗨！玻璃這寶貝，不像銅，鐵……那樣容易對付；它慣會賣嬌，而你却千萬不能對它使一點性子。一個不小心，會弄得你頭疼三天。譬如說吧：今天用這種方法將它馴服了，可是，明天在同一情況下，它却意外地給你尋點小麻煩，憑空添出幾條紋路，或者使昨天磨得極近標準的表面，變成一團糟——這裏是以牛頓光圈 (Newton's Ring) 來測量表面準確度的，一個牛頓圈相當於一公絲 (B.B.) 的十萬分之一，也就是你一根頭髮粗細的五千分之一——這樣，在初期的訓練中，我們所遭遇到的困難，和我們克服這困難所須具有的忍耐，也就不難想像。在這裏工作的人，必須要能靜若處女，動若脫兔，胆要大，心要細，像醫院裏的看護小姐一樣：有清潔的習慣，有極大的耐性。學習、學習、再學習，瑣細問題上漸漸得了一些門徑，可是。最大的困難却還沒法解決：如何才能大量生產呢？前方的期待，內心的焦急，交相煎迫，正是所謂：『急中生智』，磨玻璃的訣竅，終在不久之後探得，第一架自造望遠鏡，於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由我們手上完成，每人臉上都發出了愉快的微笑，然而，這只是工作的開始，肩上的責任正重着呢：要使作戰的軍隊，具有超然銳敏的『眼睛』，我們應該立即埋頭努力幹，產品的數量，由每月一百架，增加到二百架、三百架、四百架……同時，爲了滿足多方面的需要，測遠鏡、各式瞄準鏡、還有許多前所未見的新東西，也陸續由工程師們的腦子裏，跳到繪圖紙上，再到工場裏兜一個圈子，便紛紛走上火綫，去各盡它們的天職。工作在日以繼夜地加緊進行着，一箱箱的成品送上了征途；饑餓的『鸞鷹』，馬上嗅到了獵物的氣味——日本空軍的轟炸地圖上，從此必多了一道紅圈，但它沒有料到，在另外一個山明水秀的地區，我們早就開始在鑿着寬大的山洞，

機器慢慢移進去，敵機的追蹤，沒有使我們感到駭怕，反而更興奮了大眾的工作情緒，就在空襲最頻繁的那些日子裏，雖然觀賞到許多驚險萬狀的轟炸鏡頭，但是，大和人民被多年壓榨出來的牛油、麵包、和血汗，徒自爲『皇軍』統統濫費掉了！

閑 情 逸 致

出品統計的曲綫，一直在疾馳上昇，工人們每天長時間的極度緊張的工作以後，必須要有一個舒適的休息，來恢復充沛的精神，爲民族保持健康的水準——你看：在工作場所裏，沒有一個人苟於言笑，或隨便離開崗位，人們似乎也變成了機器——你也許覺得受不了這樣緊繃的折磨，然而，這並不是受了別人的鞭策，只是一個崇高的理想，在鼓勵着人：爲了贏得戰爭，贏得和平，爲了爭取祖國的獨立，應該貢獻出個人的勞力和心智；就即使這樣工作着，但在前方將士的面前，仍不免覺得慚愧萬分——一待敲了換班的信響，將工作交給另外一批人去接替，暫時放下肩上的重担，洗淨滿手的油污，抹去額上的汗珠，輕鬆的心底，由不得哼出一聲：『……一馬離了……』，慢慢吃過飯，到門外草地上散散步，乘乘涼，看看天空行雲的幻變，在另一部份工作的老陳、小李，也多日不見面了，順便去找他們聊聊天；若果愛好運動的話，那麼，現在運動場上，電燈雪亮，如同正在拍戲的攝影場，不必擔心變成近視眼，大可去顯顯身手；到中山室的閱覽部，去借兩本新書看看，也同樣能修身養性；茶室裏，音樂播音也清晰悅耳，坐在長背椅上，暫且閉下眼睛，假寐片刻……，逢到例假日得有更多的餘暇，不妨陪了太太，帶着小天使，備上點可口的食品，到附近小溫泉去，洗一次『全家福』的澡，再去拜訪些名勝古蹟，舉行一次情趣盎然的輕便野餐；或是約了密友，找個幽靜的去處，促膝訴衷曲；或者邀了三朋四友，駕一葉扁舟，放乎中流，效蘇東坡作竟日之遊……總之，人們都知道應該努力工作，也懂得必須充分休息，這裏是一個天然的大公園，再加上許多人工的設備，已算得是一所龐大完善的療養醫院，縱然工作繁苦一些，也不會有礙於健康。

流 動 醫 院

戰爭持延了悠長的歲月，戰綫越延越長，越打越廣，我們的產量，顯然還不能作充裕的供給，而一些成品已在戰場上，漫天的猛烈砲火下受了損傷，爲了珍惜物力，爲了使受傷的器材，再馬上獲得施展神威的機會，許多個遊動修理隊，被派赴各戰區，受命之初，使每個人都感到十分困難——倒不是怕到砲火連天，槍林彈雨的戰地去——因爲要適應戰地的環境，笨重的機器，儀器都不能帶，自然就說不上齊全，可是，又必得能修理各種器材，不同的傷害——工作人員仍然毫不踟躕的，馬上整裝出發，靠了他們對工作所具的信心和熱忱，及應付困難的智巧，他們竟沒有一次辱沒過所負的使命——許多傷殘的『榮譽眼睛』，從這些流動醫院裏，傷愈重上前綫，幫助士兵們去搜索敵人，指引重砲去毀滅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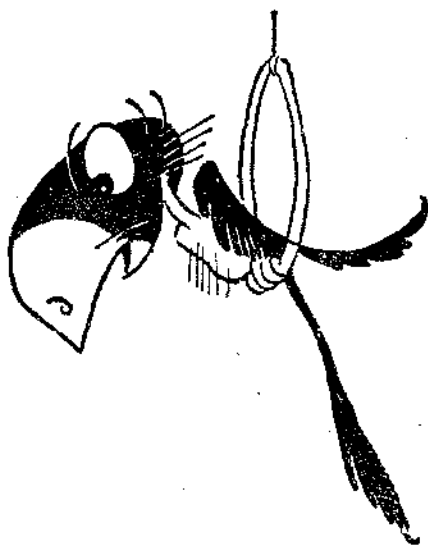
指引世界走向和平康樂的大路

晴天一聲霹靂，贖武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玩火自焚，終於俯首盟國腳下，領受了應得的惡果，幾年的血戰，給世界帶來了飢饉和窮困，所有良善的人們，都不忍想像這慘景的重現，羣策羣力，紛紛謀求全世界的永久和平，所有一切武器的製造，必須從此停止，我們也願望今後不再穿這一身『二尺五』。光學器材的發展，也必定像『雷達』，及其他許多新發明一樣，掉轉方向，齊謀人類的幸福與安全，指引世界，走向和平、富庶、健康、快樂的大路！

辛 苦 了 我 ！

唐 牧

今天我心臟跳了十萬三千三百八十九次，我的血流了一萬萬六千八百萬哩，我呼吸了二萬三千零四十次，我吸入了四百三十八立方呎的空氣，我吃了三噸又四分之一的食物，我喝了二·九磅的液質，我流了一·四三品脫的汗，我發射了八五·六度的熱，我發出了四百五十噸的力氣。我說了四千八百個字的話，我動了七百五十套大肌肉，我的指甲長了：〇〇〇〇四六吋，我的頭髮長了：〇一七一一吋，我動了七百萬個腦細胞。我很疲倦了。



雛鷹的長成

周耀西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這是一個沒有結尾的故事，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以此故事而自豪；我不要再多費筆墨，這是『中國的空軍』的故事。

中國的空軍，在北洋軍閥時代，雖然也粗具規模，總是具體而微，不成其為軍，我們正式的有了中央航空學校，也還是一二八以後的事，在抗戰初起的時候，中國的空軍，僅僅有五年的歷史，然而在歐美呢，當時已有三十年以上，日本也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比較起來，中國的空軍，只能說是『幼年的空軍』，一羣雛鷹。

這羣雛鷹，在牠的童稚之年——五歲——就担負起重大的任務，艱巨的使命，牠那兩支脆弱的翅膀上所負的責任，比牠老大哥歐美的老鷹，倭寇的惡鷗，不知沉重幾千百倍。牠要消滅時刻想着侵蝕牠的強敵——惡鷗，以求得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牠英勇的，振起了牠那脆弱的雙翼，担負起保衛祖國的艱巨責任。

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兒，第一，數量上不及敵人的多，第二，補充的力量不足，第三，訓練的時間也不够；在這個劣勢的情態之下，顯然的，拿這批雛鷹來和強悍的惡鷗來決鬥，是頗為危險的。

然而，牠們勝利了，在八年多的苦戰中，把羽翼養得硬起來了，自從二十六年八一四，我們的雛鷹，在杭州笕橋上空，第一次和惡鷂搏鬥，造成〇比六的全勝紀錄開始，我們的雛鷹羣，一直就在勝利中，這個勝利的比數，最初是一比三，漸漸的一比七，一比九，到今天，可以說已經到了〇比十二，這個紀錄，說明了幼年的中國空軍長成了，說明了幼年中國空軍的特殊精神，戰勝了強敵的物質；我們的正義，戰勝了敵人的暴力，也證明了，我們被壓迫的民族，戰勝了殘暴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

這個勝利，從什麼地方表現出來？雛鷹是怎樣在苦戰中長成的？我們來計算一下：

我們首先應當特別提出來的，就是廿六年八一四，在笕橋造成〇比六紀錄的首次空戰，那次是空軍軍神高志航首開紀錄的，跟着就是志航大隊在七天之內擊落敵機六十架，這拉開了雛鷹勝利的序幕，而且建立了全體軍民的自信心，自此以後，在首都，在武漢，在梁山，在重慶，在成都，在衡陽，在蘭州，各前線後方的戰略據點和重要都市，歷次的空戰，其勝利多數是屬於雛鷹的，就着戰士們個人講，更值得興奮，你看在那短時期裏，他們的紀錄：劉粹剛擊落敵機七架（非正式紀錄是十一架），黃新瑞、劉宗武、陳瑞鏞各擊落敵機六架，毛瀛初、黃泮揚、朱嘉勛、樂以琴各擊落敵機五架，其餘三架以下，和未經空軍首腦部正式承認的紀錄，都沒有計算。

再來看一下大的戰役：

自首都陷落後，二十七年二月開始，經過了二一八武漢首次大空戰（敵機損失十二架，死十五人，這是我們『庚型』機與『申型』機配合作戰嘗試的成功。）接着就是『二二一』遠征台灣，『二二四』粵北第一次大空戰，『四一〇』歸德空戰，『四一三』廣州空戰，『四二九』武漢第二次大空戰（這一役擊落敵機二十一架），『五五一』南海空戰，『五卅一』武漢第三次大空戰（這一役毀敵機十四架），『六一六』粵北第二次大空戰（敵機六架，全軍覆沒）。這九次帶有血腥味的壯烈戰鬥，自然，勝利全是屬於雛鷹，可是，他們都是以少勝多，而且以性能遜於敵機的飛機作戰的，他們盡量的發揮了英勇的、大無畏的精神，打得那些兇殘的惡鷂望風披靡。這還不算太精彩的表演，還有一次是在這次世界大戰史

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那就是徐煥昇大隊長率領雛鷹羣於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作『人道的遠征日本』，這是後來盟國空軍轟炸日本的嚆矢，他們所投下的不是殺人的炸彈，而是給敵國民衆作興奮劑，醒酒劑的『紙彈』——傳單。這一件偉大而神聖的工作，贏得了世界友邦的同情與讚嘆，奠定了世界反侵略集團的基石。

在這以後，雛鷹們，七炸運城，兩征武漢，鐵拳大隊還作過一次遠征北平，給予淪陷敵後的同胞以無限的安慰，二十九年以後，直到三十一年，他們參加了三次湘北會戰，由被動的，防衛的守勢地位，一變爲自動的攻擊地位，他們除了單獨出發作戰之外，真正的作到了陸空配合的立體戰。

在這樣一個艱苦的時期，他們不但殲滅了強敵的木更津、鹿屋、佐世保、木村、第十三、五個海軍航空隊；高雄、加賀、龍驤、能登呂，四個母艦上的海軍機隊，也被殲滅過半，陸軍的上田、岡本、山陸，三個部隊的陸軍航空隊，也被打得七零八落，而且俘虜了大批敵空軍作戰人員，擊斃了敵空軍有名的高級人員，著名的，有：

- 一、敵陸軍航空隊『驅逐之王』三輪寬少佐，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在山西忻縣被擊斃。
- 二、敵陸軍航空兵團司令部兵器部長渡邊廣太郎大佐，二十七年二月二日和敵國保有不着陸飛行世界紀錄者藤田雄藏少佐，同時同機，被擊斃於湖北鍾祥。
- 三、與藤田齊名的原敬三郎中佐，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被擊斃於安豐。
- 四、敵海軍航空隊『轟炸之王』奧田喜久司大佐，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被擊斃於成都。
- 五、敵海軍十三航空隊的指揮官小谷雄二少佐，二十九年六月十日被擊斃於重慶。
- 六、敵海軍航空隊的『四大天王』裏面的潮田良平大尉，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二日被擊斃於都昌，白相定男大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被擊斃於蘇州，南鄉茂章大尉，二十七年六月廿八日被擊斃於南昌。
- 七、敵海軍十三航空隊的兩個中隊長，森千代次大尉、細川直三郎大尉，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被擊斃於成都。

這還都是比較知名的人物，其他無名小卒，還不知有若干，我陸軍部隊擊斃的大角岑生海軍大將和他的同機人員，當然也不能記在空軍的賬上。此外被我們俘虜的為數也很多，俘虜空軍人員很難，我們的俘虜收容所裏，却有大批的敵空軍俘虜在內，我們的雛鷹，對於已喪失戰鬥力的敵軍作戰人員，是不加以殺害的，我們更是傳統的優待。

我們的雛鷹，也難免有失事的，可是我們的戰鬥員，不但不投降，而且不作俘虜，這有事實說明，遠：有閻海文迫降敵陣殺敵自殺，沈崇誨與敵艦同歸於盡，陳懷民火拚敵機；近：有白熙珍去年在河南作了閻海文第二，這都十足的表現了我們雛鷹的英勇作戰精神，敵人怎能和我們作對比？

以上這都是我們的雛鷹在『孤軍奮戰』的時期，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我們已成了同盟國的一個強大支柱，我們的雛鷹，也就登上了世界的舞台，成了一個主角，與盟友並肩作戰。

不難想像到，中國的空軍，在這悠長的戰鬥歷程中，所流的血，所流的汗和所遭受的苦難。武器，經驗，訓練，完全不如敵人的劣勢下，居然能出人意外的，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他所依憑的是什麼？誰能够解答？

過去，敵人曾經不斷的誇耀他們的英勇，那麼，也看看我們的英勇事跡罷：一、吳汝濤在南雄上空以單機殲敵機全隊，二、周志開在重慶以單機參加陪都大空戰，機身中了九十九顆機槍彈，外加一個砲彈，人却絲毫沒有受傷，這次以後，他在梁山會以單機戰八機，自己不拉上風擋，不扣保險帶，結果擊落敵機三架，這兩次戰功，使他獲得了國家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而且是主席親自到基地上去舉行授勳禮，用他那慈祥的手親自給佩帶上，這樣的英勇，在敵國有幾人？三、最近聽說南京偽組織，有一個時期想組織『偽中日混合團』（當然是仿效我們的中美混合團）然而偽空軍真可憐，敵人根本不發給武器，甚至手槍都不給，也想步伍我們的與盟友並肩作戰，在作夢！看我們的：威錫蘭上尉在某次空戰中，忘了自己的危險，捨身搶救盟友，擊落想侵害盟友的敵機，因而榮獲美國的高級勳章，敵偽也想學這種精神麼？

★

★

★

這個故事講得太拉雜太長了，雖然沒有結尾，也該簡單一點說了：自從太平洋大戰爆發以後，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飛虎隊成立了，我們的雛鷹充份的得到了外援，根據美國的租借法案，獲得了尙稱滿意的物質補充；人員們更得到了充份的、合理的、適用的訓練，雛鷹們自己也有了威力無比的轟炸機B-29和B-26，也有了能殺敗Zero-1, Zero-2和Tojo的P-40, P-51，足以應付惡鴨而有餘；雛鷹長成了，雛鷹的翅膀硬起來了。

這些，都不是空話，彰明昭著的事實太多了，接着「八一四」緒戰勝利之後，壯烈無比的勝利戰績，連串出現，以弱敵強，以寡勝衆，懷了必死的決心，年復一年，雛鷹們連接的造成了數不清的勝利，尤其是最近二三年來，戰士們，以在平漢路粵漢路以西遇不到敵機爲憾。他們不但是熱情如火赤血沸騰，而且是理智的，他們自始就知道，中國的存亡，在此一戰，空軍的榮辱，也在此一戰，他們是革命的軍人，是革命的空軍軍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困難，越磨鍊，越堅實，愈淬礪，愈奮發，本來他們那一派氣吞河嶽的聲勢，就可以壓倒敵人，所以他們沒有考慮過數量如何，情形如何？可能的結局如何？他們只有一個信條：『不成功，便成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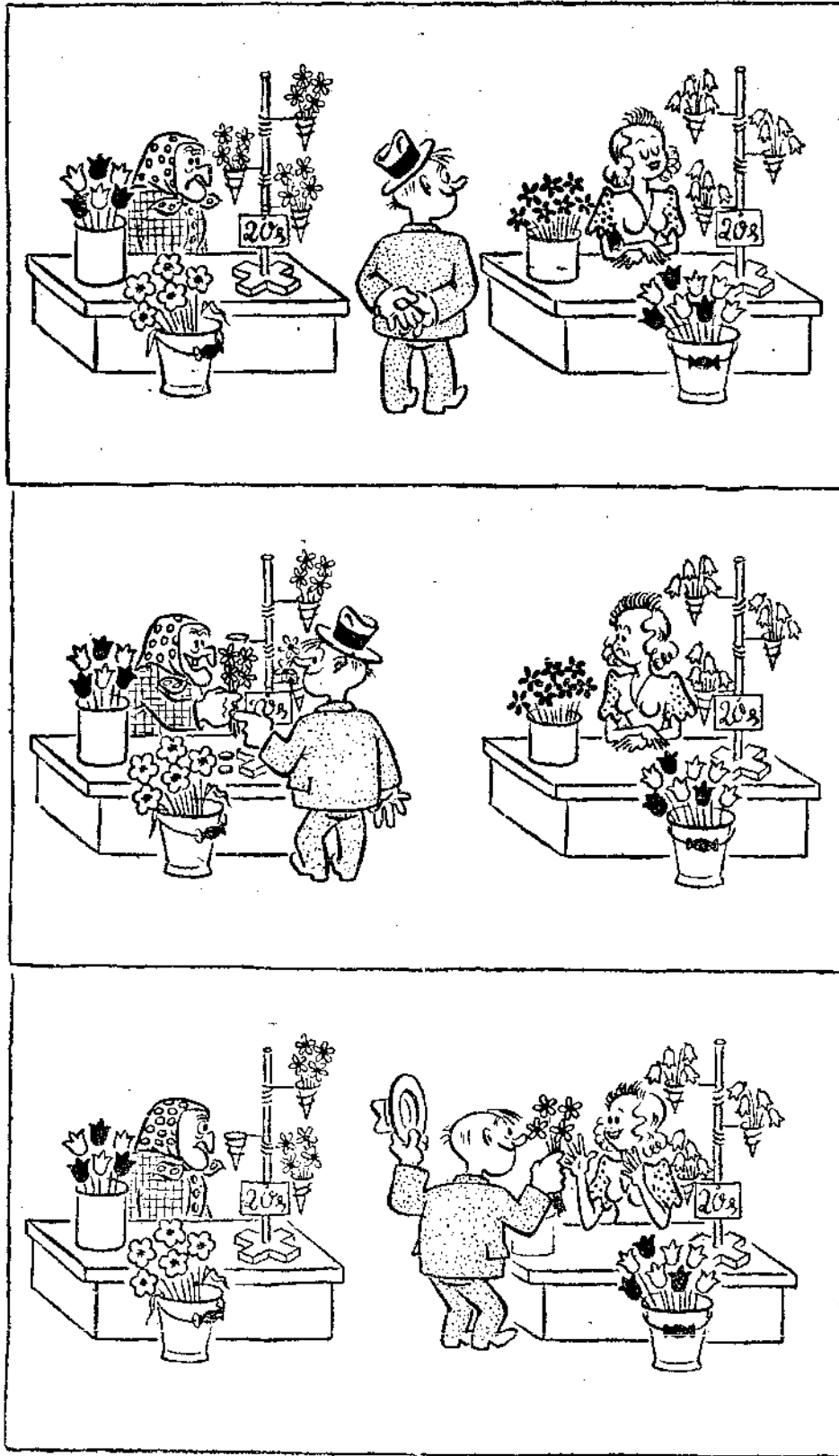
在他們累次勝利的背後，有他們這樣鋼鐵般的意志，一定會以勝利始，還以勝利終的，堅持，貫徹！

西風社接受永久定戶辦法

本社爲便利遠地定戶起見，特由即日起接受『永久定戶』一種。凡於書款用盡後仍決定繼續訂閱本刊者，請即來函聲明願爲本社『永久定戶』。凡爲本社永久定戶者，本社於該戶存款用盡後，在續訂書款尙未寄到之前，當繼續發書一期，以免間斷，而示優待。『永久定戶』除負責清償所欠做社書款及郵包費之外，並無其他責任。

西風社謹啓

獻 花 轉 載 自 約 紐 客



第十四章 一個意外事件

有些犯人的胆大妄爲，是出乎常人的想像以外的。郎尼無疑地是流犯殖民地心腸最硬胆量最大的犯人了。他最後一次逃亡的企圖，講起來簡直像個神話。

郎尼因上次脫逃的罪，被判三年獨坐黑牢，和另外一些犯人乘瑪拿號汽船要到聖約瑟島去。當時艙口開着。渡海那一天晚上，他向一個同船的難友提議，兩人偷了船邊掛着的救生圈，跳進海裏去。那位難友因爲不願意在離岸二十哩的海面掙扎着，而且還有做沙魚食料的危險，所以加以拒絕了。因此，二十四小時以後，郎尼就被關在聖約瑟島的囚籠中了。

他在那光線朦朧的小黑牢中，踱來踱去祇能走六小步，而且要毫無間斷地住上長長的三年，這未免叫他寒心。因此他的腦中祇有一個脫逃的意念。

兩星期以後，他把他的心意用『電報密碼』告訴他鄰室的難友馬瑟美傑。馬瑟美傑和郎尼一樣，同是巴黎人，而且也有脫逃的意思。馬瑟美傑同意跟他一起逃走，郎尼就把他脫逃的計劃告訴馬瑟美傑，這計劃是想法子先到皇家島，再從皇家島逃走。於是他們就着手進行了。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生病。犯人在聖約瑟島上，像被困在陷阱中的老虎一樣，毫無自救的辦法，他們要想離開聖約瑟島，唯一的辦法是請醫生把他們送進醫院去，醫院就在皇家島上。犯人們假病的方法，希奇古怪，花樣百出，時常連醫生都被瞞過。馬瑟美傑就吸起香烟來，烟草中放了大量的奎寧粉，吸了四五天，於是他就告訴聖約瑟島的醫師說他發了很高的熱度。

郎尼假裝生了丹毒。他拿針戳穿面頰，拿手捧在嘴上，不時用力吹着，不久，他頰上就發炎發腫。於是當醫生來作每週例行的診視的時候，他們兩人都被送進醫院去了。第二天，他們就坐在兩島間的交通工

具划子上了。他們初步的計劃業已完成！可是他們曉得這是最容易的一步。

他們睡在醫院的病床上，不斷地在想着離開皇家島的計劃。

起初郎尼想把手術檯偷去。可是後來發覺這辦不到，因為醫院的警士就睡在手術室裏。最好的辦法還是把香蕉樹幹綁在一起，結成木排。許多年以前，有個名叫狄唐尼的犯人，就是乘了一隻這樣的木排脫逃，抵達海岸的。

馬瑟美傑看見病房的牆角上有一堆木板，也作同樣的想法。地板上約堆着二十塊木板。這些木板是預備給病人掉換的。因為病人所睡的鐵床，有一根鐵槓，鐵槓上就擺三塊木板，上面再鋪蓆子。馬瑟美傑就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辦法；這些木板可以結成木排。他把這意思告訴郎尼。

第二天早上，他們以床上虱子太多為藉口，到那木堆上去找木板，把最大最輕的找了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要怎樣把木板偷出醫院，同時自己也偷偷地出去。這是很難的。因為病房是在二樓。郎尼用間接的方法，向侍役打聽樓下是做甚麼用的。原來是堆舊蓆子的。於是在晚上，他就跪在自己的床底下，耐心地用私帶的鏟子把地板的朽木鏟成一個小洞。在黎明之前，他完成了工作，把那個洞蓋好，又回床上去睡。其他的犯人當然是不會講出去的。大家都曉得他們兩人所要做的事，對於他們的一舉一動，發生了很大的興趣。那天下午，郎尼賄賂侍役，把一張紙條帶到流犯營裏去給他的朋友。當天晚上，他收到了一團堅韌的繩索，他和馬瑟美傑把所選的木板紮成一捆。

十一點，是潮漲的時候。醫院裏的一切都很安靜。那天晚上六點鐘，上床的鐘聲響的時候，他們安靜地臥在床上。他們已經決定當晚企圖脫逃，讓潮水把他們一直漂到大陸上去。他們沒有衣服穿，因為他們的衣服在進院的時候已經被收去了。可是他們的肛門塞裏合計有八百法郎，他們曉得後來可以買些衣服來穿。他們不需要糧食，因為他們預料祇在海上一晚，他們相信第二天在海岸上是找得到東西吃的。

郎尼先鑽進地板上那個洞。馬瑟美傑敏捷地把那捆木板傳遞給他。接着又遞了一條氈子和一條被單，

然後自己也鑽下洞去。一會兒他們已經到醫院的庭院裏了，一點也沒有發出甚麼聲息。

庭院有牆圍着，牆頂插着碎玻璃瓶的尖片。他們把氈子摺好，拋出圍牆外去。馬瑟美傑爬上牆去，郎尼把那捆木板遞給他，他小心地垂直滑到牆外去。一會兒，他們就到海邊了。

木排是容易造的。他們把八塊木板分成四疊，兩端上下再各橫上兩塊木板，用繩索繫緊，就成功了。接着郎尼把他所帶圍着腰部的被單，撕成布條，一端結在木排上，另一端縛在自己左腕上。

馬瑟美傑覺得奇怪，問他在幹甚麼。

郎尼回答道：『我把自己結在木排上，叫木排不會漂開。因為我不會游泳。』

這是真的。這個敢在夜晚乘一隻不牢固的木排，冒險到沙魚繁多的海上去的犯人，是不會游泳的。

當他準備好的時候，他低聲向馬瑟美傑說：『我們走吧！』

皇家島的沿岸礁石頗多，海浪洶湧。當晚很黑，天上沒有月亮，他一個人把住木排的一端，幾碼外就辨不出人物。不一會兒，海浪濺到他們的腰際，浪濤的聲音，使他們聽不出彼此警告的話。他們乘着那木排掙扎出去，想要使木排離開礁石，破浪前進。

他們在黑暗中迷失了路向。他們顛簸着，打旋着。突然有一陣巨浪，把木排掀起。馬瑟美傑失了平衡，站不住腳，跌下海去。怒濤把他捲起，撞在礁石上。他覺得痛入肺腑，失去了知覺。

過了一會兒，他神志恢復了。他掙扎了一會，坐在水中。他的頭痛得非常難受。他用手一摸，頭上有一個深傷痕。溫暖的血沿頰上流下來。這時候他記起郎尼來了。他掙扎着站了起來，在黑暗中喊郎尼。可是沒有反響。

於是馬瑟美傑決定要回醫院去，他慢慢地爬上斜坡，向醫院走去。可是他因為失血太多，沒有力氣爬上牆去了。頭上傷處所出的血，流滿了他的臉和頸。他坐在地上，問自己該怎樣做。到警士室裏去自首嗎？可是這樣一來，警士會立即報警，要去追他的朋友了。他不相信郎尼已經穿過浪濤。他決心要等到黎

明。是的，他要忍受痛楚，等到天亮。要是郎尼還活着的話，這樣可以增加他脫逃的機會。

那天早上，當門口的警士看見馬瑟美傑滿身是血，蹣跚着走來的時候，他立即報警。他們連忙點名，結果發覺郎尼失蹤了！那天早上，沒有一個囚犯被押出去做工，都被關在監牢裏。警士和獄卒們在全島搜尋，可是找不到郎尼的影蹤。同時在水面也看不見木排。

郎尼脫逃的新聞，流傳到皇家島以外去了。囚犯中發生了各色各樣的謠言，每個人都有一番理論發表。郎尼的大胆的脫逃，很快地成爲犯人中的口頭語。事後據報告說，惡魔島發現了一隻破木排。後來又有一個消息從新娜瑪里傳來，說是當地的海灘上，發現了郎尼的屍體，已經有一部份被沙魚吃掉了！

可是這些消息都是誤傳的。事實並不是如此。直到四個月以後，當郎尼被解回皇家島，把他冒險的故事告訴我的時候，才算真相大白。

在礁石間幾乎把馬瑟淹死的浪濤，在退去的時候，把那木排也漂了出去。郎尼安穩地拉住木排，呼叫馬瑟，可是沒有回音。那木排被水流帶到海面，向岸上漂去。

天亮的時候，那三個島已經看不見了，郎尼發覺自己離開大陸沒有幾哩。木排還在向岸上移動着，他的心歡暢地跳躍着。他終於達到了他所殫精竭慮的自由的目的了！

他在那幾分鐘內，想像自己已經自由地到了巴西，到了巴黎！自由了！那木排慢慢地漂向岸上去。越漂越近。不久他離岸不到一百碼了。他看着海灘，每進一碼都是好的。接着他發覺木排已經不再朝岸上漂了。木排已經停了下來！接着，木排又慢慢地漂出海去。郎尼是明白的。這時候低潮來了，把他帶出去，越帶越遠，直到他看不見大陸。

第二天早上，他又被浪潮漂到離岸幾百呎的地方。祇要他會游泳，那就好了！這距離是很容易游的，在幾分鐘內，他就可以上岸了。可是他不會游泳，那近在眼前的短短距離，在他看來彷彿是遠在天邊。他覺得那木排又停下來了，潮水退了，又開始慢慢地把他漂回海上去。他怒火中燒，萬分絕望，就解鬆了一

塊木板做槳，用木板划着，可是無情的潮水的力量，把他壓服了。他離開自由祇有幾百呎，他雖有力氣，雖是奮不顧身，可是那短短的距離，在他還是一條無法飛渡的深淵！那天晚上，他又被潮水漂回海面去。他肚子餓。可是最難過的還是口渴。他赤裸着，在夜裏覺得冷，白天被炎熱的太陽晒得身上起泡。過一天好像是過一生一世似的。他又發瘧疾了，爲防止在冷得發抖的時候跌入海中起見，他把自己縛在木排上。

不久他就陷入昏迷狀態中了。四天過去了。沙魚在木排的四週跟着，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恐怖地看着沙魚。

他這樣忍受了七天。

後來有一羣在荷屬幾安那沿岸捕魚的印地安人，發現了他。那飄流在海面上的木排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看見有一個裸體的白種人臥在木排上，就把他救到他們的獨木舟中。郎尼還活着，他們把他帶回村落裏去，由幾個老婦照顧，他終於復原了。

過了八天，他好了，會起來了。他決意涉過馬朗尼河，躲在那裏找些住在聖羅蘭附近流犯營裏的朋友。他有的是錢，他希望和他們一起組織一次由海路走的逃亡。可是有一隊出巡的兵士，經過這印地安人的村落，發現了他。兩天以後，他又被解回聖羅蘭的防舍裏了。他被特別海事法庭審判，在四個月內，又被送回聖約瑟島了。他又被加判了四年的單獨幽禁。

可是這使他離開聖約瑟島的黑囚籠的心意更堅決了。

「三九八七五號囚犯郎尼爲裝病之嫌疑犯。除於極端危急之時，勿送之入醫院。」這些大字是警長命令貼在他囚籠的門口的。每當郎尼出庭院來作半小時散步的時候，他總是默念着這些字句。他想脫逃，比往常想得更厲害。他每晚都做脫逃的夢。他曉得要進醫院去是很難的，可是他還有希望。他時常在想着，在計劃着。

幾個月過去了，郎尼還是很安靜地住在囚籠裏。他似乎是屈服了。接着有一天晚上，在囚籠頂的巡邏道上走來走去的警士，突然聽到一個囚籠裏發出呻吟的聲音。他把手電筒一照，看見郎尼在地板上抽搐呻吟着，好像很痛苦的样子。過了一會兒他找了一個看護來，兩個人一起進囚籠裏去看是甚麼一會事。

郎尼扼住肚子，嘴上出着白沫。那個看護問他，可是他繼續扭換呻吟着，並沒有回答。那個看護告訴警士說，郎尼也許是患了沉重的疝痛，於是他們就給他喝幾湯匙的止痛藥水，把他放在那裏。

第二天早上是醫生到囚屋裏來診察的日子。郎尼當然是曉得的。他裝成好像病勢沉重的樣子。他告訴醫生說，他昨天晚上發盲腸炎，那是兩個月來的第二次了。他懇求醫生送他進醫院去開刀！看護和警士都說郎尼整晚有劇痛，醫生認為這是郎尼自稱有盲腸炎的證據。郎尼囚籠的門上，雖然有着一張警告的佈告，可是醫生還是命令立刻把他送到皇家島去。聖約瑟島的警長提出抗議，他說郎尼是危險份子，是假裝生病的嫌疑犯，絕對沒有甚麼病痛。

當醫院的警士莫黎利看見郎尼到醫院來的時候，喊道：『又是他嗎？你該把他扔回囚籠裏去！』他還沒有忘記上次郎尼脫逃的時候，他被罰三十天薪水的事！

郎尼被關在裝鐵欄的房間裏，這房間是專給需要特別戒備的囚犯住的。第二天早上是星期三，醫生來看他，命令他兩天不要吃東西。他說：『我後天要替你開刀。你不能吃東西，絕對不能吃，你明白嗎？完全禁食。』

莫黎利站在醫生身旁，說：『不必怕，先生』。他要用自己的方法，親自照管郎尼。

郎尼想道，星期五我已經跑遠了！因為醫院的看護長白里夏是他的好朋友，那天早上替他送一張字條去給營舍中的一個朋友。那張字條寫着：

『親愛的托托：我昨天下午到醫院來。請你讓我曉得，你是否還決定和我一同逃走。假使是的話，請你讓來人白里夏知道。請把一支鋸子藏在烟草中送來，可是請別送食物，因為除烟草之外，獄

卒不許讓任何其他東西通過。立刻給我一個回音，今晚我會再給你一張字條，告訴你該怎麼辦。』托托下午寫回條給他，說他準備脫逃。郎尼趕快又送一張字條給他，上面寫着：

『親愛的托托：我們將於明天黑時出走。你白天有空的時候，把所有的東西藏在那塊平石頭後。我們需要一把彎刀，額外的衣服和堅韌的繩子。十一點鐘的時候離開分隊，在那塊石頭上與我相見。我將於同時逃出醫院。謝謝你給我這支好鏟子。』

星期四早上，郎尼醒來的時候，心中自以為當晚準不會睡在那床上了！

那天上午，莫黎利把他的意見告訴白里夏。他對於郎尼，還是非常疑心。他問道：『你相信郎尼會讓醫生開刀嗎？』

白里夏回答道：『當然會的。為甚麼不呢？』

莫黎利蹙額走來走去，他說：『我知道他是絕對沒有甚麼病的。他到醫院裏來，不過是要像上次一樣企圖脫逃的！』

白里夏笑道：『這一次你也許可以阻止他逃走了。』

莫黎利突然說：『我跟你賭三瓶香檳酒，郎尼明天早上不會被開刀的！』

白里夏說：『好！這樣得到香檳酒是容易的！我接受！』他們頓手了。

看了這次東道注的價值，讀者不必覺得奇怪。因為白里夏雖是個做看護的犯人，可是他替警士和他們的家族和其他的看護注射奎寧針，可以得到額外的酬報。他還可以從病人的糧食上揩到油水。所以他至少是和做警士的莫黎利掙一樣多的錢的。

當天旁晚的時候，郎尼接到托托的一張字條，內容是這樣的：

『同志：茲奉上二百五十法郎，是我們第二分隊的同志為你募集的。他們以為這一次你一定會逃成功，並祝我們兩人幸運，我已經把所有的東西預備好放在那塊石頭上的一個地方了，其中有一把彎

刀，一些好繩子，和幾條褲子。可是我們今晚不能走，因為是格羅莫頓值班，你曉得他是甚麼樣子的。我沒辦法對付他，我曉得我今晚不能出去。明晚我就可以想法子出去。那麼我們明天星期五晚上走吧。別失約。要忍耐，明天就可以自由了！托托。」

明天晚上！郎尼曉得他早上就要被開刀的！

他有甚麼方法可以使醫生延遲一點呢？他想了很久。要是他吃一點東西，醫生也許得延期開刀的。接着白里夏到他這裝着鐵欄的房間裏來。他問郎尼覺得怎樣。郎尼說：『不大好。』這一次倒是真的！

白里夏說：『你曉得我剛和莫黎利打賭嗎？』

『不曉得。』郎尼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正在深思着自己的問題。

『三瓶香檳酒，最好的香檳酒！』他打賭說你明天不會去開刀，我跟他賭。』

郎尼坐了起來，正視着白里夏的眼睛，秘密告訴他說：『朋友，那麼你輸掉了。』

白里夏驚奇地喊道：『你不給醫生開刀嗎？』

郎尼回答道：『不！我明天晚上要逃走。』看護白里夏是郎尼的老朋友，郎尼絕對相信白里夏的話。因為白里夏自己也脫逃過一次。他在一九二〇年跟狄唐尼從獄島上逃走。後來被捕，受了極重的刑罰。

白里夏回答說：『聽我的話。假使你想逃走，今晚就逃吧。不然你明天要對醫生怎麼講呢？你曉得莫黎利知道你是沒有毛病的。他已經這樣告訴過醫生兩天了。要是明天早上你拒絕開刀的話，醫生就以爲你在騙他了。他一定立刻把你送回聖約瑟島去，那時你恐怕沒有法子再到醫院裏來了。』

郎尼說：『可是我們是約定明天晚上逃走的！況且我不曉得那些東西藏在甚麼地方。』

白里夏勸道：『唔，那麼你還是讓他替你開刀吧。』

郎尼喊道：『謝謝！』

白里夏繼續說：『一定的。醫生看出你沒有甚麼毛病，就停止開刀了。這樣一來，你可以在醫院裏住

上十天，有充份的時間可以準備脫逃。我會幫助你！我所給你的是朋友的忠告。你曉得我不是爲了三瓶香檳酒才這樣講的！」

郎尼明白這是最好的一條路。他說：「我想你的話是對的。通知托托，告訴他發生了甚麼事情。」白里夏要去的時候，郎尼微笑着說：「你也許會給我一杯香檳酒吧？」

白里夏笑道：「兩杯」！他的詭計已經成功了！

是星期五的早晨，醫生例常的診視完畢，在手術室裏。他問白里夏道：「替郎尼開刀的一切都準備好了嗎？」

看護白里夏回答道：「準備好了，先生。」

醫生說：「唔，那麼把他帶進來。」

莫黎利跟白里夏一起去，親手開了那個裝着鐵欄的門。幾分鐘以後，郎尼已經在手術室裏，挺身臥在手術檯上。」

醫生在洗滌器械的時候問道：「你過去兩天沒有吃過甚麼東西吧？」

郎尼回答道：「先生，沒有。」

醫生問道：「你的心臟怎麼樣？有沒有生過心臟病？」

郎尼回答說：「沒有。」

莫黎利一直在旁邊看着，對於事情發生了這樣的結局，覺得有點不痛快。他從來沒相信過他會看見郎尼上手術檯的！現在他損失了三瓶香檳的代價了。

醫生沒有哥羅仿，因此用醚使郎尼麻醉。當郎尼失了知覺的時候，白里夏微笑着，噙着嘴唇想他很快就可以喝多少香檳酒了。

十五分鐘以後，有一個新聞像野火一樣地傳遍了病房和營舍。郎尼死了！是發生了意外嗎？當然是

的！可能是命令。無論如何，一個當局所不能制服的犯人，現在是死了。

那天下午，郎尼的屍體被運到離皇家島礁石幾百碼的海面，丟進海裏去，做了沙魚的食料。我們用花和棕櫚的複葉編成一個大花圈，由槳手投入海中他的身上。

當天晚上，警士莫黎利和看護白里夏坐着舉杯喝三瓶香檳酒。

可是在醫院裏，這祇不過又是另一次的意外事件！

莫黎利說：『他當然沒有甚麼毛病！屍體解剖的結果，他並沒有生育腸炎！』

白里夏回答道：『當然。可是我們的東道是說，他讓不讓醫生替他開刀！』他自己微笑着，向海中他已故的朋友舉起酒杯來。

不平凡的希冀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個高中畢了業的學生，像一般高中畢業的學生一樣，我做着熱烈的大學夢。我的祖父是鄉村的郎中，我的

西風信箱

父親是個眼科醫生，因此，我也走上了學醫的道路。我非常憧憬台灣大學，聞說台大醫學院設備十分齊備，我多麼希望能在那兒充實自己啊！但是，我對台灣一點也不熟悉，台大更不知設在何處？先生能告訴我一點台大的情形嗎？國內的學生能否去升學呢？台大在國內招生嗎？我以國內高中畢業程度能否勝任他們的課程？我們的言語能適用嗎？我能否去信台大學校當局，請求他們給我一個明確的指示呢？這些望先生能告訴我。

我是個孤伶的孩子，命運對我十分殘酷，但是，我不以自己的渺小來蔑視自己的前途，我有顆向上的心及一個遠大的志向，我願以我的智慧、青春以及生命供獻人羣，我倔強、沉默，雖然，我是個非常年輕的女孩子，但我懂得怎樣用奮鬥來迎接襲來的風雨，怎樣用容忍來對付一串苦難，我對前途是充滿信心的。我十

八歲高中畢業，接着就進了某一個醫學院，在那兒我讀了一年。因為我不願白花去光陰及努力（一年來我沒有學到什麼），於是，我決然離開了，我叩問幾個學術之宮，結果我失敗了，我開始對『只要努力，什麼都會成功的』這信念懷疑起來。我讀過英·哈代著的『歌德』，歌德一生掙扎着想叩學術堡壘之門，結果，他的命運是那應悲慘，這悲慘直冷入了我的心！先生，難道他沒有努力嗎？難道他沒有奮鬥嗎？為什麼努力奮鬥終不能使他成功呢？這種懷疑可怕地苦惱我，命運會不會也把我擲向深淵呢？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不應該有一個不平凡的希冀呢？我希望先生能以無上的智慧，來分去我這擾人的思想！

我是個將快樂跳躍在臉上，讓憂鬱埋在心底的孩子，我太高傲了，所以，我不大人訴說我的痛苦，而我又不能從苦惱中自拔出來。我願先生能回答我的問題，并解除我的苦惱。有機會我願和先生多談談，像伏在母親的膝上，我將訴盡生活對我的委屈。

壇下女士：

讀者陳壇下啓

我們不太詳知台灣大學的情形。但是你可以直接寄信到『台灣台灣大學』去問。我們相信他們會覆你信的。

孩子，你可以有『不平凡的希冀』，但你的希冀不能與現實脫離關係，此外，你的『希冀』也不能太誇大了。

比方說，我們也是很平凡的人，我們並沒有甚麼無上的智慧。如果你認為我們有『無上的智慧』（這是與

實在的情形不相合的)，而以為我們一定能解除你的苦惱的話，那你一定將失望的。

你說你『叩問幾個學術之官，結果失敗了』。你說得太簡單了，不知你失敗的原因何在？是因為程度不夠嗎？是因為缺少轉學證書或文憑嗎？是因為那些學校不招生嗎？是因為經濟不足嗎？你必須研究你所以失敗的原因，然後再想辦法去克服那些原因，這是你該走的路。你不能因為努力失敗就對努力的信念失去了信仰。你該知道，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沒有努力必無成功之一日，努力可以使你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却不一定能担保你必定成功。

一個平凡的人可以有不平凡的希冀，但是却不能有事實或力量所辦不到的空想。爲了不能達目的而苦惱是不應該的，因為『苦惱』不能幫助你成功，祇有更大的努力能幫助你達到目的。

西風信箱編輯部

到底有沒有鬼？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在小孩子的時候，是非常怕鬼的。一到天黑，就不敢出大門。要出大門，就必須找到我姐姐一同出去。在外邊無論玩得多久，要回家時，往往不敢回家。並且許多小伙計，還說你家門口有個甚麼樣的活鬼正在等你，或者鄰居剛死的甚麼人找你談話，我聽了，更是怕上加怕。終於我有辦法，我便站在離門口很遠的地方，扯起高嗓子喊我

的姐姐出來，一時喊不應，就會帶着哭調。但是，雨夜更初，叔伯哥哥在我家裏的時候，好奇心又會使我儘情的央求他說鬼的故事。他說了什麼窄的醜臉，披頭散髮，舌長擦地，再說它的變化恍惚，細微的門縫，能擠擠擁擁的進來。他越說我越往他身邊貼。如果窗外忽然響了一個暴雷，或樹枝在窗外一晃，或者燈頭被風一撲，連連閃了幾閃，啊呀！我怕！頭髮直聳聳的豎了起來，我趕緊叫他不要再講。夜裏睡臥，準是被子把頭蒙得緊緊的。七八歲時，秋夜，月明星稀，我一個人坐在書房裏溫書，油然想起了鬼來，立即覺得我的周遭，許多東西都具着猙獰的怪象，漸漸覺得空氣陰森而緊張，越看越坐不住，站起來飛也似的跳躍出去。母親問我『幹甚麼？』我說，『我害怕！』母親就罵我一頓。命我姐姐陪我一同回去給我壯膽。

後來我漸漸大了，知識漸開，就覺得鬼未必有。乃至受到科學的洗禮，一直到今日，我根本就不認鬼的存在。去年，我曾想得了一種這幻妙問題的解釋，我以為鬼的發現是人的『視覺殘餘現象』，加上新偶感的視誤，再加上潛意識潛幻覺的存在，遂幻成新的影像。我們突然看到這影像，當然是古怪，瞬息變化莫測，如果心理上更恐慌，視覺神經更昏亂，則隨之而起第二次之影像，如不逃避，和有精神上之安慰，心理的皈依，神經情緒的恢復，必致人於病，致人於死。比方說：某人在鬼的恐怖中，先看見一個茅亭，正在疑懼之際，猛然再看到一棵小樹，就

會看見有鬼怪的出現，刺激他瞳孔放大，造像不正確。

單就瞳孔放大，神經錯亂也可以發現鬼怪。在這裏，我忽然想起有一次我在家生瘧疾，發高燒，我看到平日木架上所堆放的棉花，都變成許多的小孩，亂跑亂跳。我很羨慕他們的活躍，可惜我病了，動顫不得。不一會，我母親在門口『喀』了一聲，這一羣小朋友，就一哄而絕跡。我回想，我所看見的小孩，確切是一點不差。『鬼』何嘗不也是如此產生的呢？

以上的說法，是因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鬼的顯現的緣故。無論人家說得怎樣逼真，我總不敢輕信。但是一張像片突然引起我的驚異，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學校裏有一位同學，因實施手榴彈投擲時，不幸被炸，抬到醫院，不治而死。入棺待葬，祭客攝影之先，他的區隊長就看到這位死同學，在面前過去，攝影時，又看到他在對面的芭蕉葉上。像片洗了之後，芭蕉葉上顯出三個面孔，中間一個是清清楚楚的，據認識他的同學講，正是他的像貌，一點不差。這張相片為我親眼所看到，左思右想，總找不到答案。我想貴刊是善於解決人生一切問題的，必能給我一個完善的解答。在此我是如何的景仰與渴望！ 陳扶倫於成都扶倫先生：

到底有沒有鬼，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不會看見過所謂『鬼』的東西，也沒有看見過任何有鬼的證據。

甚麼叫做鬼？鬼的定義是甚麼？這根本也就是一個先

該解決的問題。

你對於鬼的解釋，是有可能的，我們認為頗為合理。至於那『芭蕉葉上的三個面孔』，可能是底片偶然複攝了的關係。不然的話，鬼的照片也拍得出嗎？這未免又是『鬼話』了。

『鬼』這東西，我們以為大概是沒有的，至少在沒有科學上的證據之前，我們不能根據傳說就說有。

西風信箱編輯部

實踐互助的精神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大鑒：

茲閱貴刊第九十期『牆倒眾人推』的主角王女士所遭遇的，甚為同情。本人類互相幫助，基督的博愛精神，及為了婦運的前途，並同屬東北的離鄉者，故擬以棉薄之力，予王女士以精神及事業上之援助。貴刊為迷途之的羊指針，實為榮主益人！望將此信轉交或載於貴刊，請王女士到愚園路兆豐邨七十三號孫宅問陳師母及孫師母面晤。願上帝祝福她精神有安慰。願貴刊作普世之光！

主內同道 孫敬啟

編者按：我們會給王女士覆信，但是沒有得到她的答覆。因此特將此函發表。希望王女士見此信時按址去訪陳孫兩師母。我們對陳孫兩師母這種愛人互助的精神，表示深切的謝意。

西風信箱編輯部

讀者來函

「萬靈過癮藥」

嘉音先生：

一個人要是意見太多了，我相信他的頭腦是不好受的；他的意見也許還會助長他固執成見，損壞了他凡事客觀的態度。

所以我要將我「累月積日」的一些意見告訴你，也許由此你都會得到一點利益。謝謝你允許，而且歡迎我們批評你——你編的雜誌。

我眞的不知恰切地告訴你，到底「西風」在這八年抗戰的中間染了什麼毛病，我遇到好多個朋友，他們都曾對我說起「西風像不知所以然地比以前普遍地減少讀者的趣味了。」可是我們翻翻目錄看，不是樣樣都完備的嗎？但我們都指不出「毛病」生在那裏。我希望你肯花一點點的時間，取幾本早期的西風看看，或者你會自己發現所以成爲西風風格的一本西風。在信箱解答的地方，你看你是曾用過那麼多的時間，同情，解答，分析過一個簡單的

問題，可是近來呢？像在熱誠的中間，減少了熱度是嗎？我希望你不祇是同情他，而他有什麼錯的地方，你還有勇氣作公正的指正。

科學的文章好像太多了。西風的讀者是普遍性的，他們希望知道的也只是世界上到底有了什麼新發明，和它是什麼一回事而已。過於「專門」的文章，並不合於雜誌的性質呀！

不可以以增加一篇外洋掌故小品文在西風裏？

假如你是我的話，我一定將「通訊運動」辦得更起色，因爲「我」在無形中已幹了不少次的「月下老人」了，——但同時却也有人因此而得「煩惱症」。

我希望有一次總登記，然後輯成一本「徵友通訊錄」，給這個「運動」辦得更完美。我這個議案提議了五六年，我相信終有實現的一天。

再後一點，就是「西風」還是太貴了一些，我知道你時刻是在想辦法把價目減少，可是你知道當我聽見最近期的西風要四千元（上海的定價已高，但到這裏還要加上五百元的郵費）的時候，連我那空空如也的袋子也跳了一跳。

還有一點，我是一個十分愛好音樂的人，喜歡歌唱，也愛彈琴。記得以前看到煥光先生的「音樂在倫敦」一文，至今尙繞目不絕。像我這種好音樂而沒有機會升學，而更談不到學音樂的人，這種文章未始不是一方「萬能過癮藥」。可是西風却絕少有這種的通訊或文章，好不好盡可能登載這方面——音樂的文章？

在這種令人更不願說話的時候，我倒說了這麼多的話，可見我是善意的，希望你不要生氣，也不要因此而「失志」。祝你

快樂得像春曦中的小蝶

弟陳振源廈門鼓浪嶼

再者：西風九十一期看到了，很滿意。我像發現了什麼大事似的，因爲往往在閱後感覺到像缺少了一樣東西，原來這東西是老早已沒有了的「情調」作品！看完黃嘉德先生「我的噩耗」，我的心溫暖得多，因爲到底世上還有這麼多的人，對一個好人的反應是這麼眞誠的，正常的。

振源先生：

謝謝您的信！我決不會生氣，更不會因此而「失志」。您的意見給了

我們很大的鼓勵。

西風是跟以前有點不同的，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編者已經不是十年前的編者了（雖然人沒有換過），讀者也與十年前不同了，就是中國與世界也已與十年前兩樣。我們不希望西風與十年前完全相同，永遠停滯在創刊時期的階段中。我們祇希望這不同不是西風的『毛病』，我們祇希望西風是進步的，是合乎潮流的，是有益於國家社會的。

我承認近來用在覆信箱的時間是比以前少了。有許多問題因為經常看到，以前答覆過很多同樣問題的，也許就此簡答起來。但是我自信內心的同情和熱誠，並未減少。來函者如有錯誤的地方，我也決不予以姑息，因為信箱的創設，原是爲了『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如果沒有指出來函者錯誤的勇氣，豈不與原來的宗旨背道而馳？

科學的文章也許是多了一點，但這大概是因爲這是一個『科學的世界

』了的緣故吧，您看，在西風的欄中，如『發明』，『自然』，『心理』，『生理』，『醫學』，『健康』……莫不與『科學』有關。科學文字的通俗方面，我們是隨時在注意着的。感謝您的指點。

西洋掌故和小品方面，偶然來一兩篇也許可以，如果希望每期有，則很難辦到，因爲篇幅有限呀！

『微友通訊錄』的印行，也許不易實現，因爲參加通訊運動的人究竟是少數的。而且參加者興趣和通訊地址隨時在改變，所以印出來恐怕是沒有甚麼大作用的。

關於西風的價目方面，我們暫時以同時出重慶航空版來補救，用土紙印，每冊約在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之間，內容與滬版完全相同。

關於音樂的文字，如果有不太通俗而適合一般興趣的，我們當擇尤發表。西風第九十二期中的『許培德的生平』，够您過癮嗎？此請
大安
黃嘉音

願西風像千人針

西風：

當你在我的懷抱被人拖出的時候，我便感到莫明其妙！雖然我以在書末寫着你是屬於我的，和寫着你的歸隱地址，但是一樣的無效！不用我介紹你已去過了小姐的圍房上下人等的懷裏，最後剩了一副殘餘身軀躺在公眾閱報室或一個陌生人的書案，偶然與你的主人相逢，爲了別得太久，不敢貿然請你回來，當時心情是感到異地重逢的哀樂！呵！願你像『千人針』一樣流到每個愛好者的心田！這雖然我是痛心！但是你是榮耀的呀！在滿目黃色書報的今日，願你以『衆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照耀每個純潔青年底心田！使他們的思想日新一日，在小社會中去完成及明白人生的使命！祝你
康健

五九七號訂戶余光利

似欠通融

執事先生：

貴社每逢定戶預付匯款將罄，立即通知之辦法甚善。蓋定戶一時偶或遺忘，惟同時立將書刊停寄，致令定戶久候，似欠通融，且適表示 貴社對於任何定戶之不能信任，大有概視定戶為騙讀書報之流，未免輕視定戶，殊非忠恕之道。蓋長期定戶既已數數匯款繼續訂閱，當為 貴刊忠實讀者。除非有特別情形，如驟然遷移或死亡外，當不致專為騙讀一二期之書刊也。深望 貴社有以改善，並將此函登諸後期貴刊，藉以徵詢其他外埠長期定戶之意見。

九二二號定戶謝叔奮拜上
(四川五通橋)

叔奮先生：

我們感謝您的意見和指點。我們完全沒有『不信任任何定戶』或『視定戶為騙讀書報之流』的意思。我們對於每一位定戶的相信我們，敢於把他們的血汗錢寄來交託我們這一點，祇有覺得興奮和感動的份兒。我們怎能抱着不信任之心呢？

祇是每一件事務各有其所規定的辦法和章程。我們在定戶款項還剩一期的書款的時候，就附在書中發一封通知信，如果

續定的款項還沒有寄到，那麼在書款用完的時候，又發一封信，在以下兩期發書的時候，又對未來款的定戶再發兩次通知信，一共發了四次。四次以後未來續定的，我們就不再發信了。

過去在書款用完的時候，我們是不再發書的，這完全不是為了不信任定戶的關係，而是為了辦事手續的關係，同時我們也無從知道那一位定戶想繼續訂閱，那一位定戶不想再繼續訂閱。因此祇好停寄書，靜候定戶的續定書款和吩咐。

現在經過您這樣的提示，我們準備把辦法改變一下。如果本刊定戶希望在書報用完而尚未寄到之前，繼續寄書的，請即來函聲明為本刊的『永久定戶』。我們接到這封信以後，當在該定戶單上註明『永久定戶』字樣，並按期寄書，至書款用盡時繼續再寄一期，以示優待。

做了『永久定戶』以後如果為了本刊退步或有甚麼缺點，或是自己的經濟情形不甚寬裕，還是可以隨時停止訂閱的，並沒有『永久訂閱』的義務。

我們定出這個新的辦法，對各位定戶的愛護西風略表謝意，並表示我們信任敝社的定戶。

西風社謹啓

通訊運動

我是剛滿了三十歲的男青年，有着強壯的體魄和清新的頭腦，在戰前我家道富有，是一個醫科大學生，戰爭把我優裕的環境打破了，我於是出任軍醫，衛生行政人員，中學教師，盟軍譯員等職務，自覺好笑！戰後改業西藥商人，希望積一點錢，至國外去跑一趟。

戰爭使我失去了許多寶貴的友情，許多朋友都音信渺然了！我希望在這篇自我介紹中，能找到新友情。

新十六號(補)小林(廣東汕頭)她廿四歲，好靜，也好動，愛默思，也愛淘氣。二月前，方從遼遠的北國漂回上海來，都市於她；只留着煩囂，矛盾的印象。她深深地覺得寂寞，熱切地需要着友情的溫暖。

她酷愛；文藝，音樂，話劇，旅行，跳舞。喜歡參加熱鬧的Party也喜歡將自己浸沉在詩的靜美中，朋友；她雖已廿四歲了，但還像孩子，爽直，淘氣，有些暴燥。你們不討厭她嗎？那麼，請伸出友誼的手來，她將熱烈地握着你們！

假如你是一個歌唱或鋼琴的愛好者，她將更歡迎。

新二十二號璠珊(上海市)

西風讀者通訊簡約

(一) 本欄的介紹西風讀者做文字上的朋友為目的。參加者須動機純正，信中請勿談及任何有礙對方安全和幸福的問題。

(二) 參加徵友者暫限本刊直接定戶。

(三) 徵友者除應作二百字以內的自我介紹以外，須註明定單號碼，姓名，住址，年齡，性別，籍貫，職業，任職機關或肄業學校。發表時可用筆名，本刊僅將徵友者姓名（或筆名）及地名發表，並依次編列號碼。

(四) 凡欲與徵友者通訊的本刊讀者（不限直接定戶）請將函件直接寄本社讀者通訊部，並須附有貼足郵資而未加封口的空白信封一隻，以便本部主持人審查合格後代為轉遞。

(五) 本部除代轉第一信外，對於通訊的雙方讀者，不負任何責任。

(六) 本部主持人對於來信有自由處置權。

(七) 來信請寄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西風社讀者通訊部。

西風繼續徵文啟事

我們為提倡西洋雜誌文體起見，決定把徵文繼續下去，合格的稿件刊登後酌致薄酬至少千字壹萬元，每篇最好請勿超過五千字。題目如下；

(一) 我的職業生活

歡迎醫生，律師，工程師，工廠男女職工，傭婦，茶房，舞女，女招待，會計師，銀行行員，兵士，農夫，新聞記者，嚮導女，乞丐，流浪兒，奶媽，議士，海關關員，稅務人員，司機，郵局職員，公務員，經理，大官，闊老，商店老板，小職員，大學教授，保險傭客，傳教士，學生，和尚，道士，尼姑，苦力，電話接線生，畫家，詩人，藝術家，音樂家，警察，司閩者，清道夫，洋行職員，法官，獄吏，推事，社會工作者，裁縫，鞋匠……各色人等。目的在打破各種職業都頂間的隔閡，增進各界人士彼此的了解。

(二) 我的……

(三) 如果我是……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接受外稿。
- (二) 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 如係譯稿，請詳細註明原文出處，最好附寄原文。
- (四) 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被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 稿費每千字壹萬元起，於每期出版後五天發出。
- (六) 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七) 投稿人除由本社致送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
- (八) 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退稿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 來稿請逕寄上海陝西南路二二三二弄十八號西風社編輯部。

西風廣告價目

後封面	六十萬元
目錄前第一面	四十萬元
普通全面	三十六萬元
半面	十八萬元
四分之一	九萬元

欲刊登者請與本社接洽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上海創刊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重慶復刊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遷滬出版

西風

第九十三期
 三十六年四月號

顧問編輯

林語堂

主編

黃嘉德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三三九五七八號

重慶辦事處

重慶臨江路大井巷二十號

特約經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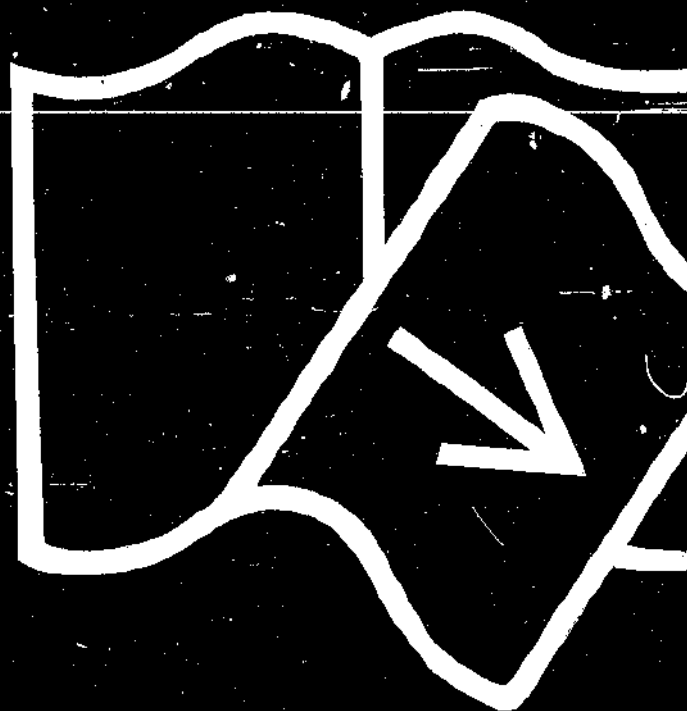
泉州新南書社
 青島祥記行

THE WEST WIND MONTHLY

Advisory Editor: Lin Yutang

Editors: Huang Chia-Teh, Huang Chia-Yin

Publisher: Huang Chia-Yin



原件短缺